

江西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

瞿式耜诗文研究

姓名：魏建毅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古代文学

指导教师：欧阳江琳

20080501

摘 要

瞿式耜（1590—1650），江苏常熟人，明末诗人，著名的南明抗清领袖，也是当时一位天主教人士。

由于历来学术界对瞿式耜的研究多集中于政治、历史、军事等方面，对其文学成则关注较少，这实与瞿式耜诗文在明末颇为重要之地位价值不甚相符，故本文主要围绕他的诗文创作进行考析。

本文分三章。第一章介绍瞿式耜的生平，第二章探讨他的诗歌，第三章分析其散文。对于瞿式耜的诗文，论文一定程度地发掘了瞿式耜的诗文创作观念，全面深入地考察了其诗文创作的题材内容、艺术特点，并专节探讨了《浩气吟》与写梅诗，并考索其诗歌渊源。文后另有附录，共三部分。附录一为“瞿式耜天主教徒身份考”，这部分对瞿式耜的天主教徒身份做了探讨；附录二为“交游考”，其中考察了几位与瞿式耜相关的人物；附录三为“瞿式耜佚文考”，其中对笔者发现的数篇瞿式耜散佚诗文做了介绍与考察。通过考索，论文以为瞿式耜的诗歌与文章极具价值，尤其是其《浩气吟》，可与文天祥的诗歌相媲美。作为明末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瞿式耜在文学上的成就，学界也应该予以更多的研讨！

关键词：瞿式耜；诗文；明末

Abstract

Qu Shisi (1590-1650), was born in Changshu, Jiangsu province. He was a poet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 famous Nan-Ming anti-Qing leader, also a Catholic.

This articl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quite is always weak to the Qu Shisi research, the inspection concentrates in aspects of politics, history, military and so on, to its literature achievement then little pays attention, but Qu Shisi's article really had the quite important place and value in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therefore mainly carried on the research to his literature works.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three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describes the life of Qu Shisi, the second chapter discusses his poetry, the third chapter analyzes his prose. The article explores some creative ideas about Qu Shisi's poetry and prose. The second chapter has a special discussion on the topic of ShiSi's "Hao Qi-yin" and the poems of plum, besides, and has discussed its poetry origin. The article makes a amount of research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 about Qu Shisi's poetry and prose. After the article, has the appendix, altogether three parts. The appendix one are "The Study of Qu Shisi's Catholic Identity", this part has made the discussion to the Qu Shisi's Catholic identity; The appendix two are "The Study of Friends", which investigated several persons who is related to Qu Shisi; The appendix three are "The Study of Lost Article", discovered several Qu Shisi's lost article. Through research, the article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Qu Shisi's poetry and prose have great value, especially "Hao Qi-yin" can be comparable to Wen Tianxiang's poetry. As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figure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Qu Shisi's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academia should also be more research and discussion!

Key words: Qu Shisi; Poetry and Prose; the late Ming Dynasty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2008年5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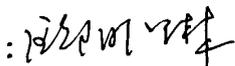
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签字日期：2008年5月25日

导师签名：

签字日期：2008年5月25日

引 言

瞿式耜（1590—1650年），字起田，号稼轩、耘野，又号伯略，江苏常熟人。他是明末清初一位著名的抗清将领，在南明永历朝的政治、军事中曾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砥柱作用，在明、清易代之际的这一段历史中，是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的诗歌与文章极具价值，尤其是其《浩气吟》，悲壮慷慨，可歌可泣，堪与文天祥的诗歌相媲美，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表现志节操守的爱国典范作品。

目前学术界对于瞿式耜的研究，大多从他的政治业绩及抗清事迹着手。有的放在南明史研究中进行，如谢国桢的《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¹。该书卷十一载永历朝史籍，有专记瞿式耜者，如《桂林留守始末一卷》、《庚寅十一月初五日始安事略一卷》、《粤行纪事一卷》等，大大方便了研究者的考索；张玉兴的《南明诸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也是南明史研究的别开生面的论著。其中第五章为“闻警即逃的永历帝”，第一节到第三节有对瞿式耜作了多方面、深入的刻画和描写，表现了瞿式耜矢志孤忠，鞠躬尽瘁的正臣形象。另外，顾诚的《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也有对瞿式耜的看法，文字虽涉及不多，且颇有微词，然对全面认识瞿式耜，亦足资参鉴。

其它涉及瞿式耜的论著，如方豪的《中国天主教人物传》（中华书局1988年），实为中国天主教徒系传的一部天主教史。瞿式耜身当明末清初，正值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黄金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学”，大大地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一些开明士人欣然接纳，谦虚领受，有的接受上帝信仰，成为天主教徒，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便被称为当时天主教“三柱石”。据此书，瞿式耜之家族中有瞿汝夔、瞿式毅父子为同奉上帝信仰而著名者，汝夔为式耜父汝说之兄弟，即劝利玛窦“儒服传教”者。瞿式耜也受到了天主教的影响，该书主要以天主教徒的身份为瞿式耜立传。不过，目前学术界对式耜的天主教徒身份仍有怀疑，本论文附录《瞿式耜教徒身份考》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的思考。此外，清史委员会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中华书局1986年），上编第三卷也有李鸿彬撰的瞿式耜传。该文叙述瞿式耜一生事迹，文中也谈及其信仰。

近三十年来，出现了一些关于瞿式耜的论文，如关汉华的《瞿式耜述论》对瞿式耜一生的业绩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指出他不仅是明末坚持抗清斗争的杰出将领，而且是一位以忠直清正见称的政治家；瞿鸣恺的《汗青留取姓名香——纪念民族英雄瞿式耜诞辰400周年》叙述瞿式耜生平，肯定其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何平的《瞿式耜略论》从时代与人物的关系着眼，探讨他面对历史潮流所作主体选择的动因及其意义，指出瞿式耜矢志抗清的意义在于他深沉的历史使命感，对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关注，在于他的浩然正气，为国捐躯的爱国精神；严沛的《瞿式耜与桂林抗清运动》通过叙述瞿式耜在桂林的抗清活动，分析评价瞿式耜在南明政权中的作用，指出清人《明史》、王船山《永历实录》，都是从表扬他对明朝尽忠殉节的角度立论的，今天我们也应从他一生的主要活动对当时历史发展起促进作用去肯定他；覃延欢的《略论清朝初期桂林的抗清斗争》就史学界尚少专文论述的桂林抗清斗争入手，从斗争的性质、

历史意义以及最后失败原因等问题，作了初步的探讨，认为瞿式耜领导的桂林三次保卫战，不仅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永历政权，而且有力地阻止清军南下，支持大西农民军于西南地区站稳脚跟，为日后抗清斗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吴奈夫的《论瞿式耜》从地主阶级的改革家和汉族官僚的抗清派两点对瞿式耜作了介绍和评价，指出瞿式耜抗清的英雄事迹，可以和文天祥、史可法相媲美；另有梁业敬、关汉华的《试论瞿式耜在广西的抗清斗争》和朱炜、陆继忠的《民族英雄瞿式耜》等，均主要侧重于一个历史英雄人物的角度，来肯定瞿式耜的抗清业绩。

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瞿式耜不仅仅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政治家、抗清将领，同时也是一个歌咏啸吟的文人。他的一生写下了不少动人的诗文，特别狱中所作《浩气吟》，更以其慷慨激昂的正气，辉映了明末清初的文坛。在瞿式耜殉难后的两年，其孙瞿昌文曾搜集整理他的诗文，以常熟和桂林均有虞山，名之为《虞山集》。清道光十四年（1834），常熟许氏曾将此集校梓刊行，更名《瞿忠宣公集》，但传本不多。纵观瞿式耜的诗文，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学等诸多方面，对于研究瞿式耜和明清之际的历史、文学均有重要的资料价值。然而，学术界有关他的诗文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主要体现在资料整理方面。

上世纪八十年代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齐鲁书社分别出版了《瞿式耜集》和《瞿式耜年谱》，为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瞿式耜集》由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苏州地方史研究室编校，主要根据瞿昌文编的《虞山集》和清初瞿氏东日堂刊本《浩气吟》，参照道光年间许氏刊本《瞿忠宣公集》、民国年间国学保存会影印本《明瞿忠宣公手札及蜡丸书》和桂林文管会编印的《桂林石刻》等资料，进行校勘补充；同时收入了《明史·瞿式耜传》和瞿果行撰写的《瞿式耜年表》，作为附录。

《瞿式耜年谱》，常熟瞿果行编著。“年谱”以瞿玄锡《显考明柱国特进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临桂伯稼轩瞿府君暨显妣诰封一品夫人邵氏合葬行实》所叙时间为主要依据，并参考刘湘客《明光禄大夫左柱国太保兼太子太师留守桂林武英殿大学士吏兵二部尚书临桂伯瞿公传》和徐鼐《小腆纪年》，力求在时间先后上不致舛误。编年中，先扼要介绍当时的国家大事，着重以下几个方面：一、朝政设施；二、宦官专权；三、农民起义；四、清王朝的崛起以及以武力征服全国；五、抗清斗争。然后编列谱主的事迹，也略举对瞿式耜有较大影响的师友。“年谱”所引诗文，一般择要介绍谱主政治见解和当时思想感情，不全文照录。但属于代表作或发现集中未收录的诗文，则摘引较多，甚至全录。“年谱”前列“前编”，介绍瞿式耜家世，反映家庭对谱主的影响，较多引述瞿景淳和瞿汝说的事迹，以见稜稜风骨，其来有自。“年谱”后列“后编”，着重介绍谱主殉难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附录并有若干篇关于谱主的传记以及当时的部分祭文、挽诗以及后人的纪念诗文。

另外，李英有《瞿式耜诗歌校注》。其中《耕石斋诗》和《桂林诗》以桂林图书馆藏、道光十五年许氏刊本《瞿忠宣公诗文集》为底本，以广西区图书馆藏、光绪十三年刊本《瞿忠宣公诗文集》为对校本，参照了《瞿式耜集》。该硕士论文在诗歌研究部分叙述了瞿式耜的生平及思想，考察了瞿式耜的诗歌创作观，并对瞿式耜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作了很好的分析，阐述了瞿式耜诗歌的研究价值。

钱谦益评瞿式耜云：“其人则宇宙之真元气，其诗则古今之大文章”，式耜人品既高，文章亦伟，其人其文在明末实有重要之地位价值，正如《瞿式耜集》“前言”中写到：“瞿式耜的诗文，内容涉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学等好多方面，对于研究瞿式耜和明清之际的历史均有重要的资料价值”，则研究

瞿式耜之诗文，不仅具有文学上的重要价值，且在历史研究及其它方面也非常有意义。因此，鉴于瞿式耜诗文研究之薄弱，本文以此为选题，力图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全面而具体地展现瞿式耜诗文创作的风格特征和价值意义。

第一章 瞿式耜生平

1.1 明末仕宦沉浮

1.1.1 官宦家世，学优而仕

万历十八年（1590）八月初八，瞿式耜出生于江苏常熟五渠里的瞿氏家族。这是一个“四代甲科，鼎鼎名家，世传忠孝”²的世代官宦之家。其四世祖及曾祖父均授通议大夫、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祖父瞿景淳（1507-1569），字师道，号昆湖。嘉靖二十三年（甲辰，1544）会试第一，殿试第二，授编修。为人正直，以抗严嵩著称。累官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曾总校《永乐大典》，修《嘉靖实录》，以理学文章知名于明嘉靖、隆庆年间，与王鏊、唐顺之、薛应旂同为明代八股名家，时称“王、唐、瞿、薛”。著有《文懿公集》。父亲瞿汝说（1565—1623）年，字星卿，别号达观，瞿景淳幼子。万历二十九年（辛丑，1601）进士，历任工部营缮清吏司主事、都水司员外郎、江西按察司金事、湖广学政，广东布政司参议等职，以刚正闻，人谓之“风骨稜稜”³。据《重修昭阳合志》卷二十《人物志》载其“好西儒利玛窦之学，熟精其书”。嘉靖、万历之间，文苑波靡，说者以为瞿景淳与瞿汝说父子皆有起雅去俗之功，撰有《兵略纂闻》十二卷。

瞿式耜从小生长于这样累世书香、世代忠孝的家庭，幼而好学，加之父母严厉精心的教育，九岁即能熟颂四书五经，少年文章“下笔辄有惊人句”。十四岁，他从学于学识渊博的王季和，揣摩苦攻，十六岁又拜师著名学者钱谦益，读书于拂水山房，并与执友互相砥砺，学业大进。万历三十三年（1605）冬，补郡庠生。其后两年，随父在北京勤学。万历三十六年（1608），回家乡参加岁试，当时任督学御史杨庭筠将之列第一。以后数年，式耜苦思力学，曾“纵观三楚文风”⁴，又同友人论文角艺，与魏浣初、沈春泽、陆泰徵、顾应琨并称文坛“青虹、白毫、紫电、将军”。瞿式耜家学深厚，又有良师益友。万历四十三年（1615），至南京应乡试，“直陈时事，于治法、臣品、边防、珥寺诸大端，抵掌言之，毫无顾忌”⁵，中举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瞿式耜赴北京应礼部试，成进士。万历四十五年（1617）冬，授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令，从此开始步入明末纷繁杂沓的政治舞台。

1.1.2 初任永丰，惠政于民

在赴任永丰之际，父瞿汝说临别赠言云：“汝第龟勉初政，毋坠厥声，以能于其官，是即我之所以报国也。”⁶秉承父亲厚望，瞿式耜立身行事不敢稍殆，他以曾任永丰知县的嘉靖风节名臣陈瓚⁷自期许。《明史·本传》述其“有惠政”。一年之内，“一切与民更始”，除弊兴利，使地方纲举目张。瞿式耜为政敢于担当，富有责任感。作为一方县令，他不仅“不妄取民间一丝一粟”，而且“谢却馈遗”；是非公平，既能广造福于一方人民，又能“不费县官一钱”；有事势抵牾而以前的官员所未敢发端者，亦都“毅然担之靡推委”。其政治才能，卓然可

见，一时“颂声鹊起”。当年冬天邹元标等人就荐请于上司，谓其“长才远馭”，可兼任吉水县令。当瞿式耜离任时，人民攀辕泣送，一再请留。兼任两县之职后，事务更加繁剧，且要来往于两地，然式耜夙夜匪懈，“凡刑名钱谷，士习民风，无不细心厘剔，嘉与维新，不以庖代苟且塞责。”⁹从万历四十五年（1617）到天启三年（1623）瞿式耜两任永丰，兼吉水县令一载，政优绩实，载誉史册人心！

明末朝政混乱，党争激烈，边防紧急，国势日已倾颓。天启之间，更是政柄权阉，有识之士往往空怀报国，无由效忠。瞿式耜虽治一方，但心怀天下，时时欲为羸弱之明末时局开拯世良方。天启元年（1621）春，他与父汝说共纂《皇明臣略》。该书举凡有明二百余年朝纲事迹，按类编纂，其中尤重兵略，意在“为国家缓急之计”⁹，出一腔“忧世苦心”¹⁰。然这番深虑苦思，忠烈报国之心，在阉党薰天的权势之下是无法实现的。天启三年（1623），经其从弟瞿式毅介绍，瞿式耜结识意大利人天主教传教士艾儒略，并研究了当时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等阐扬天主教教义的书籍。后领洗入教，取圣名多默。天启四年（1624），阮大铖作《点将录》、崔呈秀作《天鉴录》列东林党人名单，献魏忠贤。瞿式耜虽非东林党人，但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魏忠贤浊乱朝政》条，又附“又有非东林，为人正直，不附魏党，亦一网打尽”名单，式耜则列名其中。

1.1.3 仕宦沉浮，待坐林园

天启七年（1626）八月，熹宗卒，崇祯即位。他大刀阔斧地罢黜朝臣，想连根铲除阉党对新廷的影响。而同样逃脱了阉党爪牙监控的瞿式耜，也满怀信心，欲为国为民建言献策。崇祯元年（1628）正月他赴任京师，四月任户科给事中。在接下来的七个月时间里，式耜共上奏疏二十余章，无不朝上夕可。奏疏中，瞿式耜大胆直言，搏击权豪，指陈时弊，建策兴国。数月间，“直声震朝野”¹¹，大臣多畏其口。

由于崇祯打击阉党不遗余力，因此牵涉入案的朝臣过多，造成朝中人才匮乏。是年十月，朝廷下诏会推阁臣，枚卜事起。所谓会推，或称廷推，是明朝阁臣选拔的一种形式，即由九卿及各科道官员共同推举内阁大臣，由皇帝圈定。此法随着晚明党争加剧，逐渐陷入困境，遂又有枚卜之法。枚卜是由吏部推荐候选名单，然后由皇帝抓阄决定。所选大臣即为大学士，入内阁主事，称首辅。当时任礼部尚书的温体仁因资历浅薄，名望不够，被摈于会推之列。此人素善权谋，擅玩心术，此次入主内阁无望，便私会同样落选会推名单的周延儒，两人沆瀣一气，欲推翻会推结果。他们将矛头对准了位列名单之首的钱谦益。时阉党甫息，崇祯对结党之风深恶痛绝，温体仁把握了崇祯之心理，四造谣言，上疏发难讦钱谦益受贿结党。“神奸结党”之疏大大触动了崇祯的疑心，盛怒之下他罢免了钱谦益的官职，其他涉及人员也分别受到不同的处分。在这次事件中，瞿式耜也被参劾掌握“枚卜”，一手操纵了钱谦益的推举，最终亦遭贬谪还乡。

崇祯年间，国家之势已同幕巢累卵，病入膏肓。各地农民起义纷纷而兴，清兵铁蹄频频长驱直入，朝廷内部倾轧混乱，有志救国之士志不能伸，贪诡争利之辈则占据要职。在这种局势下，瞿式耜有心兼济而志不获行，只好寄兴园林，陶情翰墨，日与一般诗友赋诗遣兴。崇祯三年（1630），他重构浣溪草堂，因酷爱沈石田画，建耕石堂，刻《沈石田先生诗文集》。崇祯五年（1632），因曾举荐胡平表，被革职。镌职后，式耜更放怀山水园林。其所居之东皋，水石台榭之胜擅绝一时，当地有“徐家戏子¹²瞿家园”之语，并目为“虞山二绝”。

然而，瞿式耜并非耽情逸豫之人，不过借诗酒园林，寄托怀抱，一浇胸中块垒。每当听到朝政中有颠倒是非邪正的事，他总是扼腕攒眉，一听到边关告急，则旦暮彷徨，寝食俱废。¹³他的一些著述也在此时付梓刊刻，崇祯八年（1635）刻《兵略纂闻》，九年（1636）八月又刻《愧林漫录》。书中于边防经济，世道人心，极所关注，沸腾着瞿式耜一腔治国情怀。

崇祯九年（1636），已入阁主政的温体仁并没有放过革职在家的钱谦益、瞿式耜，欲杀之而后快。他唆使常熟衙门师爷张汉儒上疏，凭空罗织钱谦益与瞿式耜五十六条罪状，诬陷其“结为死友，侵国帑，谤朝廷，危社稷”¹⁴。瞿式耜于崇祯九年十二月被押送京城审讯，次年闰四月与钱谦益一同入狱。钱谦益在《丁丑狱志》中记载这次蒙冤入狱的始末：“乌程以阁讼逐余，既大拜，未尝顷刻忘杀余也。邑子陈履谦，负罪逃入长安，召奸人张汉儒、王藩与谋曰：‘杀钱以应乌程之募，富贵可立致也。’汉儒遂上书告余，并及瞿给事式耜。”可见，瞿式耜是因与钱谦益关系密切，再次被构陷入狱的。至崇祯十一年十月，温体仁倒台后，始被释放回家，度过了几年悠闲而苦闷的隐居生涯。

1.2 南明抗清事业

1.2.1 砥柱西南，留守桂林

崇祯十七年，明亡。南明弘光朝建立后，起任瞿式耜为应天府丞，又擢为右金都御史，巡抚广西。弘光朝不久灭亡，隆武帝代之而立。1645年8月，靖江王朱亨嘉也乘乱机在桂林自称“监国”，并胁迫瞿式耜推戴。瞿式耜“荒服长鲸剪”（《病中感怀》），计擒亨嘉，避免了一场大内战，稳定了抗清力量。隆武二年（1646）八月，隆武帝被杀。十月，瞿式耜与丁魁楚等奉桂王朱由榔监国于肇庆府，式耜以大学士兼吏部右侍郎摄尚书事。从此，瞿式耜开始了在南明永历朝的砥柱西南事业。

永历元年（1647）二月，永历帝奔全州，以式耜为吏、兵两部尚书，赐剑便宜行事，留守桂林。在留守桂林的四年里，瞿式耜为国为军，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在抗清事业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成功有效地组织了三次桂林保卫战，又兴师北伐，在与督师何腾蛟共同努力下，收复湖南全部失地，掀起了抗清的高潮。永历三年（1649）正月，督师何腾蛟不幸被俘牺牲。江西复陷，金声桓被杀，李成栋阵亡。抗清事业一时落入低潮，形势万分危急。瞿式耜兼任督师，指挥江、楚各省兵马。他力排万难，再次北伐，又恢复湖南部分州县，取得了抗清的局部胜利。然而，永历朝廷几乎完全继承了崇祯、弘光等朝廷的腐败，文武互斗，党同伐异，仅有瞿式耜等少数人艰难支撑局面。永历三年末，清军开始集中优势兵力进攻西南。永历朝廷忙于党争内斗，人心涣散，一大部分将领竟然闻清之来不战而退。永历四年（1650）十一月五日，清定南王孔有德在攻克严关后，再陷桂林。

桂林之陷，瞿共美《东明闻见录》的记载很说明问题：“夫以葦葦一桂，捍江南半壁，剪其手足，掣其肘腋，城无一卒，库无一钱，虽武侯复生，亦奈之何？留守时为余言，簌簌欲泪，可伤也已！”¹⁵没有可信之人，没有可用之兵，没有可资之财，敌方广布之侦探随时可察知城内的情况，敌人甚至连司马懿的疑心也不必有，即便瞿式耜是诸葛亮重生，恐怕也唱不了这出空城计！桂林城陷后，诸将不听瞿式耜调遣，弃城而去。瞿式耜危坐署中不去，总督张同敞自江东至。次日，两人被执，不屈，被囚系。

1.2.2 生死存留，彰显大义

瞿式耜被拘囚后，孔有德曾遣人劝降，式耜不从。他与张同敞二人互相唱和，赋诗明志，《浩气吟》四十首，即作于此时。狱中，瞿式耜还遣人贻书焦琏：“敌兵羸弱，城内空虚。公可提兵以来，此中兴大计，毋以我为念！”然不幸事泄。永历四年（1650）闰十一月十七日，孔有德派人之囚所，请瞿式耜出，瞿式耜神色自若说道“我知之矣！”然后援笔作诗：“从容待死与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张。三百年来恩泽久，头丝犹带满天香。”又赠张同敞一诗：“断臂伤睛木塞唇，犹存双膝旧乾坤。但将一死酬千古，剩有丹心傍主臣。”题毕，整理衣冠，将手录临难诗稿放到几上，从容走出。行到仙鹤岩下，见一磐石，说道：“吾生平癖爱佳山水，此地颇佳，可以止矣！”瞿式耜与张同敞同时被害。

瞿式耜之赴义捐躯，实是南明王朝行将就亡的凄凉写照。这个苦苦支撑的小王朝并没有流露哀兵必胜的决心，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不休止的内讧和倾轧中。王夫之《永历实录》云：“胡钦华劾瞿式耜‘老奸误国’，王化澄调严旨切责张同敞”，“以于远焯督楚师夺式耜权”“以坏桂林”。¹⁶《明史》云：“七年正月，南雄破。王惧，走梧州。诸大臣讪时魁等下狱，式耜七疏论救。胡执恭之擅封孙可望也，式耜疏请斩之。皆不纳。九月，全州破。开国公赵印选居桂林，卫国公胡一青守榕江，与宁远伯王永祚皆惧不出兵，大兵遂入严关。十月，一青、永祚入桂林分饷，榕江无戍兵，大兵益深入。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选出，不肯行，再趣之，则尽室逃。一青及武陵侯杨国栋、绥宁伯蒲缨、宁武伯马养麟亦逃去。永祚迎降，城中无一兵。式耜端坐府中，家人亦散。”“王惧”，皇帝害怕逃了；“七疏论救”，要为朝廷极力救被谗言陷害的朝臣；“不纳”，皇帝不听除奸臣的话；“惧不出兵”，将领也害怕，到最紧急的关头则“尽室逃”；“迎降”，最后“城中无一兵”，连家人也都跑了。瞿式耜兵权被架空，诸将不听其令。《临难遗表》中说：“拮据四载，力尽心枯。无如将悍兵骄，勋镇诸臣惟以家室为念，言守言战，多属虚文；逼饷逼粮，日无宁晷”，“驯至今秋，灼知事不可为，呼籲益力，章凡数上，而朝廷默然置之。”对于那些逃跑将领，瞿式耜痛呼：“朝廷以高爵饵此辈，百姓以膏血养此辈，今遂作如此散场乎！”这种情况，正如瞿式耜所说“大厦倾圮，固非一木所能支也”。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与皇帝、朝廷和众将领乱哄哄的内斗，忙纷纷的逃离相对照的是瞿式耜的坚守。虽然已经孤支力尽，心灰意冷，但他仍选择了留守桂林，最终慷慨就义一条路。式耜殉难后，部将焦琏因不及护救，闻讯痛哭道：“瞿公远我，致我仓猝不及救；今公既死，我又谁与共功名？”¹⁷吴江义士杨艺收拾瞿张两人的残骸葬于桂林风洞山，后瞿式耜的长孙瞿昌文将祖父遗灰带回常熟虞山。永历帝闻知赠谥瞿式耜“文忠”，清乾隆四十一年，赠谥“忠宣”。至今，桂林仍有“瞿张两公殉难处”遗迹。

回顾瞿式耜的一生，数次处于时代的风尖浪口，关乎朝局，维系家国，生动体现了士人个体命运在危世、乱世之际的重重磨难和艰难挣扎。然而，如严冬下的草芥，不论狂风摧折，酷雪覆压，瞿式耜始终执守着返青的信念，从来没有动摇对家国的责任感，一直奋斗到生命的终止。《明史·瞿式耜传》赞瞿式耜与何腾蛟云：“崎岖危难之中，介然以艰贞自守。虽其设施经画，未能一睹厥效，要亦时势使然。其于鞠躬尽瘁之操，无少亏损，固未可以是为訾议也。夫节义必穷而后见，如二人之竭力致死，靡有二心，所谓百折不回者矣。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¹⁸

第二章 瞿式耜的诗歌创作

瞿式耜一生留下了较为丰富的文学作品，包括奏疏、家书、杂文、诗歌等，其中，诗歌创作更是引人注目。

2.1 “寄托感慨”的诗学观念

瞿式耜没有系统的诗学论著，其诗学观念大多零星散见于单篇诗文中，虽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

首先，瞿式耜十分重视诗歌的价值和作用。在《戊子九月书寄》的书信他写道：“吾本余生再生之身，荣名货利总不关心，捱得道路可通，即芒鞋竹杖，道装而归，再做几年太平百姓，只留几首诗文传之后世足也。”主张将诗歌作为“不朽之盛事”的艺术载体，以此寄寓个人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达到系人传世之目的。

其次，对于诗歌创作，瞿式耜主张情从境出，有感而作。在《狱中忆梅杂咏》组诗序言中，他写道：

“余素不娴于诗，而最喜吟诗。归田多暇，情境偶有所触，或率意口占，要以自适其天而已。岁丁丑，骤罹奇难，幽囚请室，兴味索然，又不喜描写园中苦况，久已搁笔。今年春首疽发肩背，楚痛几不可忍，枕上思及北山梅花，聊成数首，因命童子录之。犹忆东皋景物，殆不胜书，中夜呻吟，每自拟一题，辄占一首，数日间不觉成帙。因自笑东皋名胜，岂堪唐突，要以病苦无聊中藉以消遣，仍不过自适其天而已。戊寅春分日记。”

这组忆梅诗写于崇祯十一年（1638）瞿式耜困狱之时。该序谈到组诗创作的两点原因：一为“喜吟诗”，这属于个性之偏好；二为情境所触，这是诗歌创作的直接触发点。从忆梅诗的创作体验来看，诗人深刻感到诗歌创作仅有个人喜好是不够的，更多需要特定情境对诗人心灵的触动和激荡，才能找到创作情感的突破口。若情从境出，翩连而至，哪怕身体“罹奇难”、“囚请室”，也能文若泉涌，率意成诗；反之若遇到“苦况”，“兴味索然”之时，诗人即便有心作诗，也无力为之。

再次，瞿式耜诗歌创作强调诗歌的寄托功能。在谈到沈周的诗歌时，他说：“此其寄托感慨，又岂仅仅欲以文章名世哉！”又说：“古来高人韵士，遭逢盛代，意匠经营，使人流连感叹于豪素间者，固不惟石田先生一人也已！”¹⁹主张通过诗文的“意匠经营”来表达深刻的“寄托感慨”。瞿式耜力求直接与《诗经》、《离骚》相连，发掘寄兴之传统和内容。他写到：“骚经动客愁”（《和密之七夕韵二首》），“愁来把盏读骚经”（《感怀用前韵》），“风雅翻从变，诗骚惯助神”（《题戈庄乐藏砚赠其令嗣茂才》）。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乃师钱谦益之影响。在《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中，他这样评价钱氏诗文：“先生之诗，以杜、韩为宗，而出入于香山、樊川、松陵，以迨东坡、放翁、遗山诸家，才气横放，

无所不有，忠君忧国，感时叹世，《采苓》之怀美人，《风雨》之思君子，饮食燕乐，风怀谿浪，未尝不三致意焉。太史公之论《离骚》也，必原本《国风》、《小雅》，其斯为先生之诗已矣。呜呼！先生之文，其亦可谓至于斯极者矣。”可见，本诸“诗骚”的“寄托”，实际是以诗文创作来抒情发志，表达“忠君忧国，感时叹世”的现实关怀。

上引诗序中有“不喜描写园中苦况”之语，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瞿式耜诗歌的“寄托”说。历来苦吟诗人，生活苦况随处可捡，正可以拿来做丰富的诗料，其创作一般以呈现、倾诉、叙说为主。对于英雄之诗人则不然。他们的心思无法只停留在眼前的苦况上，而是超越艰难，渴慕向上，投向未来的图景。因此他们不大喜欢用诗歌来描写人生之苦，反而在诗中以豪迈乐观来战胜人生的各种痛苦。就瞿式耜之诗歌创作观念来说，他似乎不愿意在诗中书写萧索的苦境，寄托低沉的意志。除非是个人在其中有所体悟，有所升华，意志战胜现实的雄心又重新昂扬起来时，其创作就有了表达的方向与冲动。

“自适其天”正是瞿式耜对这种诗歌创作观念的自我表述。这看起来很有一点道家式随安处顺的意味，即安适于自身所处的境况，满足于现实的环境，诗歌创作也就能抒发出自己的个性，达到自我陶冶的心灵境界。然而，这里的“自适其天”蕴涵了更高层次之精神境界。从“自”到“天”是一个精神向上的内在运动过程。而“适”所内涵的则为诗歌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主体的谐调、体悟、感发以至于升华自我精神意识的主动追求。易言之，即诗人战胜了恶劣的环境、意志的软弱，情绪的疲乏，得到和恢复了心灵的平静，欣欣然于字里行间流露自身乐观的情愫。从诗歌表现上来看，瞿式耜的《忆梅诗》正是诗人从心灵上超越幽愁，自适其天之作。若“羨杀孤山林处士，居然花里一神仙”、“我亦山中一散仙，栽花插柳让谁先”、“梅椒一见便欣然，破白舒红眨眼间”、“神想清游穷胜事，此身何必怨天涯”等句，皆以意运笔，笔出胜境，意境相互发挥而使诗歌达到潇洒豁达的艺术境界。

瞿式耜还赞同“诗可以怨”。《送孙二如三十二韵》一诗中有“促膝忘寒暑，论心共夕晨。诗篇可以怨，饷糗不知贫”，主张以诗歌针贬现实，抒写不平之声。当然这种“怨”是有节制的，并非表达一种尖锐的愤恨。同诗他接着写道：“臣罪无轻重，君恩总圣仁。同忧交勉歇，脱网尚逡巡。”所谓“无”、“总”、“同忧”、“脱网”，达到了那种“哀而不怨”的“美刺”效果。从瞿式耜一生的诗歌创作来看，其关切时势，忧心天下，基本实践了自己寄怀写志的诗学观念。

2.2 诗歌的题材内容

瞿式耜的诗歌按时期可分三部分，即在其集中所收录之“耕石斋诗”、“桂林诗”和“浩气吟”。“耕石斋诗”收录的是瞿式耜在崇祯年间的诗歌，占现存诗歌的一半左右。这部分诗歌以崇祯十年入狱后至崇祯十七年的创作占瞿崇祯时期诗歌的绝大部分，约此期的五分之四。从其数量看，由于被囚这种巨大的人生变动，明显地推动了诗人的诗歌创作。“桂林诗”包括瞿式耜在甲申（1644）后到永历四年（1650）秋这一阶段所创作的诗歌。“桂林诗”较前期诗歌也有进一步的发展。此时诗人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故其诗歌也展现出了更加广阔的社会历史现实，是处在时代之风端浪口的诗歌，内容更加深刻，意义更为丰富。瞿式耜之诗歌，以“浩气吟”最为世人所重。“浩气吟”包含诗人永历四年（1650）冬被囚直至殉难的四十余日中所作的约四十首诗歌。这些诗歌是瞿式耜人生中最悲壮慷慨的生命凯歌。这部分诗歌诗艺纯熟，艺术境界非常高，诗歌文字所蕴涵的意义已经大大超过了文字本身，属于人类精神的崇高悲

壮之审美境界。

按照不同的时期来看瞿式耜的诗歌，可以看到随着诗人经历的变化，诗歌水平呈现阶段性的增高。如诗人在崇祯后期所作诗歌的质量要明显比前期更高，这与诗人的贬谪被囚禁有极密切的关系。“桂林诗”较崇祯期诗歌也有较明显的超越，此期诗歌包含了极多的军国忧愁，尽瘁之志。至诗人临难前之“浩气吟”则壮志未酬，慷慨悲壮，可谓肝胆毕现，曝心之作，从技艺角度看，诗歌已入浑然之境。瞿式耜诗歌在不同时期的不断超越，可以说也体现了“诗穷而后工”这一诗学规律。

瞿式耜的诗歌以七言律诗为主，其次则为五、七言古诗，也有部分五言律诗和七言绝句。从内容上来看，有感事述怀、酬唱寄赠、田园歌咏、即事纪游，以及咏物诗等。

1、感事述怀：歌以咏言，诗以咏志，瞿式耜的很多诗篇直接咏怀抒感，如《园中见雪援笔志感》《甲申秋渡江感怀》、《病中感怀》、《再叠前韵感事》、《用七夕韵感事述怀四首》、《感怀用前韵》、《感时三首，即用前韵》等。像《甲申秋渡江感怀》一诗，就是表达了作者在明清易代的板荡之际南渡赴任的心情，“徙倚乡关倍惆怅，江南早已最堪哀”，刻画出了当时国家情势及个人心绪的复杂。诗中又云“鱼龙莽伏知何意，燕雀堂高莫剧安。指点断云荒戍里，凡回击楫过江干”，对局势的忧思忧虑，对执政的提醒警戒，诗人虽被朝廷派到南方偏远之地为官，但心中思想的还是北渡收复失地。又如《病中感怀》，作者起首云“国破家何在？干戈载路横”，在杜甫式的悲歌中，抒写了诗人无限的忧怀，全诗260字，其中如“规模空粉饰，皮骨易支撑”的反问，道出了时事之艰危与朝廷的可怜境地。瞿式耜用诗来吟咏心感情怀，篇句处处可见，不胜枚举。

2、酬唱寄赠：瞿式耜本人极其热爱诗歌创作，与当时诗人交往也非常密切，又积极组织和参与一些诗人集会，所以，他的诗歌中有非常多的唱和寄赠之作。酬唱类如《次韵似孟阳》、《次牧斋师韵》、《和刘简斋韵二首》、《和李孟芳自寿诗》、《再和石帆夜坐》、《和朱子暇南熏亭留别韵》等，这些诗歌创作于诗友的互相唱和之时，有的名句如“须知胜友真良药，莫作寻常旅聚看”（《留别石帆，即用前韵》）表达了极其深厚的友情。寄赠之作如《寄赠海宁令宋元实》、《送李衡桥》、《寄赠海宁令宋元实》、《赠王烟客五十寿》、《送友二首》、《送黄跨千督粮东省》、《赠顾玉书请恤北征》、《赠赵子秋屋》等，这些诗歌是诗人赠人以言的作品，从如“纵欲盈庭同许国，敢辞禁掖独忧天”（《赠凌茗柯赴东辖任》）、“请君歌，为君寿，上言努力为名臣，下言明岁同作还乡人”（《短歌赠吴槛在》）这类诗句则可看出诗人之寄赠往往寄寓高远，是绝非尽如寻常赠语的。

3、田园歌咏：瞿式耜的田园歌咏主要集中在他的前期诗歌中，这类诗歌有园居的澹然，但同时又有幽隐失路的苦闷，颇多无奈啸咏之句。如《菊月饮五亩居》云“心远原知易结庐，地偏何处不幽居”，作者陶然于渊明式的悠淡中。诗歌中抒发田园别趣云“经霜篱豆香逾发，食稻江螯雪有余”，可谓佳句可羨。他赞美这种生活是“人生只合长如此，何用浮云易饭蔬”。而在《庚辰岁二日，牧师枉示除夕元旦诗，次韵辄得十首》诗中，他也写到：“玉几朱衣只眼前，雷惊电转又三年。休论逝景风中烛，正好安心浪里船”，“引拙何须更护前，只拼吃饭过残年。任教风雪还高枕，但觅烟波尽放船”。这种诗句，不难体会作者惊心时光之逝，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思。这类诗歌还有《立夏日五亩居醉歌》、《园居杂咏》等。

4、即事纪游：瞿式耜也有一些诗歌即事抒兴，临景纪游，如《春游》、《观灯即事二首》、《戊子季夏劳师全阳途中即事》、《腊月廿五日雨雪初弄，偕方密之、朱子暇、姚以式同游靖邸梅亭，酒罢复叨王燕，即席纪事，得三十韵》、《出

郭闲步》、《积雨初晴，密之以新舟相邀春泛，即事二首》等诗。这类诗歌有时兴致所至，笔意淋漓，有的更兼豪放之风，颇可欣赏。如长诗《乙酉清和十四日，侨寓西湖，积雨浹旬，廿五日始渡钱塘，过富阳、桐庐以迄兰溪，无日不在烟云叆叇中，舟行景移，目不停瞬，无暇捉笔。夏五西安道中，追纪其概，得二十韵》，记述了作者从西湖出发，历钱塘江、富春江以及桐江一路的行程胜景，并抒发了“今游非昔游，世宙几沉陆”的感慨。又如《戊子季夏劳师全阳途中即事》以“我车我马咸雍雍，一出灵川紫翠重。青眼天地开心胸，疏疏落落时蒙茸”之句描写诗人一种豪迈气概，以“饶歌动地声逢逢，旌旗耀日光玲珑”之句赞军容之胜，胜利的喜悦溢于句间。像这种即兴佳作颇多，不一而足。

瞿式耜还有不少的咏物写景诗。咏物诗歌典型的是他的很多咏梅诗作像《咏梅呈牧师》《狱中忆梅杂咏》《咏月下红梅再和尔宁韵》《咏归云庄落梅二首》等。此外，《咏素灯》、《次牧师元日雪诗》、《霜叶二首》、《看菊次韵》、《咏河灯》等诗也同属于此。瞿式耜的咏物诗歌很能把握所咏对象的特点，又能于中有寄兴，如《次牧师元日雪诗》写雪时说到“准拟销兵一挽河”的洗兵马之想，《咏梅呈牧师》中也有“迎风桃李颜难驻，耐雪松篁味转长”哲味。写景诗歌如《东皋写景八首呈刘简斋》、《东皋记胜》等，篇章也不少。像《雨沐郊林》写一时雨色云：旋看柳叶风翻白，瞥见山头电闪红。昏黑一天雷雨过，千村佳气郁葱葱。而《东楼月上》之“楼头乍涌冰轮出，万壑千林改面时”则可以说寄寓之间，最见奇志。咏物写景，贵能不拘执本物，有味外之味，有余韵。景中寓趣，物中蕴理，耐人咀嚼涵泳。瞿式耜的咏物写景诗也颇有大大可咀嚼的地方。

2.3 瞿式耜《浩气吟》与文天祥后期诗歌

瞿式耜之与文天祥，可以说是隔代并峙的两座人格高峰。历代的评家对于二人之间的精神、节操及境遇有过不少对比性的论述。归庄在《和〈浩气吟〉》中就有云：“栋折不忘支大厦，路穷无异履康庄。精忠实是同文谢，非特沙场侠骨香。”²⁰文、谢指文天祥、谢皋羽，诗句中把瞿式耜和宋末慷慨气节的这师生二人作比，特别地强调了瞿式耜不单是沙场式的就义而已，而更重要的是更具有伦理道德意义的“精忠”品质。张瑛在题《前明常熟瞿氏四代忠贤遗象》中云：“吾邑瞿忠宣公纯忠大节，争光日月，……其《浩气吟》，文丞相之《正气歌》也。”²¹张氏将《浩气吟》与《正气歌》相比，其实也正是看到了二者文辞背后所共通的那种精神、气骨。陈瑚在《〈桂林诗稿〉序》中也把瞿、文之诗类比而说：“公，今之文信国也……读信国《指南》之集者，莫不唏嘘感动，流涕太息，其关于世道人心甚钜，诗又曷可少哉？桂林诗，固公之《指南》也。”²²关于瞿式耜与文天祥之比较，郭之祥序《虞山集》认为“公为今之文信国也，夫人而知之”，“而余以为有未尽然者”，他称赞式耜之“戊亥之交，粤东西无一片干净地，公一掌湮河，只身砥柱，三月平章，四年留守，敌兵之衅于桂城下者，至再至三，迨势尽力竭，外援不应，内溃莫遏，然后从容就义，南向受戮，身与危疆同尽”，认为与文之“奔走转战，胜负不常，间脱而被縶，仰药求自毙”不可同日语，并说“公之同于信国者，忠也；信国之犹有逊于公者，功也。”文字辞意慷慨激荡，作为文天祥之本乡的人，在他的理解中，人们不难看出其中透露出瞿式耜之闪光点，固然每个人有对于二者不同的评价，这些文字却足以说明瞿式耜本人所具有的历史特点。又如程正秋《祭太保大学士瞿公文》一文也称赞瞿式耜：“劳师全阳，五月渡泸之勤也；驰兵衡永，六出祁山之略也；至知人善任，文昌门再捷而未尝有街亭败绩之事。《浩气》有吟，天地正气之歌也；绝命有辞，柴市衣带之赞也；至城亡与亡，自誓一死而未尝有黄冠故乡之思。

——公直驾武侯、信国而远之矣！”²³在与明末各死义之臣的对比中，程氏也认为他们之节义同而功名不同，瞿式耜是“出于其类、拔乎其萃”的！通过以上摘引，我们已经不难看到，在历史过程中瞿式耜与文天祥及其他一些历史名人在一些评家的眼中是有极大的可对比性的，而且瞿式耜与众人相比之下的特点也是被予以了充分肯定的。下面来看瞿式耜与文天祥及二人诗歌之异同。

2.3.1 相似的人生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江西吉州人。文天祥的《正气歌》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历来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文天祥在就义前曾经有相当长的一段幽囚生活。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日，至至元十九年（1282）十二月初九日，文天祥在元京大都（燕京，今北京）作了三年两个月零九天的囚徒。在这期间，文天祥经受了种种考验，忍受了精神、肉体、环境等个方面的折磨。最终临刑就义，成就了他生命浩然正气的悲壮凯歌。瞿式耜则中年曾在江西两度为官，所治辖区与文天祥家乡毗邻，晚年砥柱西南，艰难支撑，在为南明事业尽心尽力，至于殉难，实不无受文天祥精神之感染。相隔数百年，二人的经历却非常的相似，郭之祥在其序《虞山集》中对比道：“信国赐上第于宋理宗宝祐丙辰，公为神宗朝丙辰进士；元张弘范以祥兴元年闰十一月执信国于五坡岭，公桂林致命在庚寅之闰十一月，登进之时同，殉难之时亦同也。信国上书请斩内侍董宋臣，直学士院不肯草留贾似道制；公在掖垣，前后二十余疏，斥巨奸，锄阉党，一时直声震朝野，旋以枚卜牵连罢职，年尚未强仕，信国三十七年而致仕同也。四十日幽囚环卫，公与江陵别山先生分韵赋诗。十七日临刑，笔墨未辍，朗吟至仙鹤岩下，毕命之顷，震雷怒电，敌人咋舌；信国燕京小楼，柴市授命之事同也。”瞿式耜与文天祥同生于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同负恢复王朝的巨任，及至功败垂成，又同有被囚生涯，同赋生命绝唱，也同为殉节，这种历史的惊人相似性带给人们很多的回味。

2.3.2 浩然之歌咏

一、“浩然之气”

孟子说过：“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解释“浩然之气”时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矣。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以一种实践大道仁义的精神来解说他之所谓“浩然之气”。从文天祥之《正气歌》“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及下面所列举的“时究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例子看，所谓“浩然之气”在于人，就指仁义、节操、气节等；“浩然之气”在行为中，就是以取义成仁为行动是非指南的实践。“浩然之气”支撑了哲人们义无反顾的真理求索。我们可以说瞿式耜和文天祥的生命中最共同的东西就是：浩然正气。文天祥之《正气歌》，瞿式耜之《浩气吟》，取意都从孟子“浩然之气”之语而来。从瞿式耜的诗歌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瞿式耜一再表达了他以文天祥为自己的品行榜样的志向。这些志士的“浩然之气”推广于文章中，则就是像《正气歌》、《浩气吟》这类的吟咏！

二、诗歌对比

文天祥诗歌中有非常多的叙事诗，堪称诗史，如其《指南前录》，纯为纪事，实录诗人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种种艰险，《指南后录》也以纪实手法描述诗人被拘北行的见闻感想与被囚三年的处境、情感、节操等，语言朴素，感情激荡，继承了杜诗传统²⁴。瞿式耜的诗歌则叙事成分很少，不过，对于杜诗的热爱则在其诗歌中到处可见。

文天祥在其诗歌创作理论中，特别重视“情性”。他说“诗句自是人情性中语”（《集杜诗自序》），其德祐以后大量诗歌都是诗人自我情性的真诚表露，实证了他的“情性说”，所谓“凡十数年间可惊可愕可悲可愤可痛可闷之事……无所不至。其惨戚感慨之气，结而不伸，皆于诗乎发之”（《东海集序》）。文天祥诗歌中有忧国忧民的热情，有对侵略战争的严正控诉，对卖国奸佞的无情鞭挞，有对抗争的回顾和对亲友的怀念，更有诗人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与国家民族共存亡的浩然正气和拳拳之心。²⁵瞿式耜的诗歌也以抒情为其一大特征，他的“浩气吟”同样直抒胸臆，直抒性情，不假雕饰，充分体现了诗人的纯洁、忠诚、正直、无私，是发自肺腑的热血沸腾之作。

《浩气吟》与文天祥之后期诗歌有着某种时代的呼应性。在文天祥的《吟啸集》、《指南录》等诗歌集和瞿式耜《浩气吟》的诗句里，读者能感受到那种浩然正气于诗章气韵慷慨铿锵中的流动。文天祥被俘后，重整山河的理想已无法实现，其诗歌即转于主要表现自己的高风亮节和忠肝义胆，表达自己对“仁”、“道”、“正义”、“正气”的追求向往，表现自己的民族气节和舍生取义的生死观，如“仁人志士所植立，横绝地维屹天柱。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言志》）其临刑前之《衣带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瞿式耜在《自誓》诗中这样写到：“临节征完养，成仁诵昔贤”，“生死休言命，《春秋》抵教忠”，“乾坤留此夕，忠魄也教安”，二人所言，实为一致。

文天祥囚系燕狱中时所作诗有“朝飧淡薄神还爽，夜睡崎岖梦自安”（《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赋》）之句，瞿式耜“浩气吟”则云“宁识孤臣梦坦然”、“旋与衣冠语益壮”，二者临危之气度真是何其类似！文氏狱囚期间之《五月十七夜大雨歌》云“达人识义命，此事关纲常”，瞿式耜又云“纲常万古一身留”，二者取意也并无不同。

对于仁义节操的思咏，文天祥在其诗歌中云“求仁得仁尚何语，一死鸿毛或泰山”（《言志》），瞿式耜也有“夷然经浩劫，同志始成仁”（《闰十一月十五日付别山》），求仁得仁，夷然成仁，语意同为透露了视死如归的坦然。文天祥说“唯存葵藿心，不改铁石肠”（《壬午》），瞿式耜则云“天心莫问何时转，臣节坚持讷改常？”（《自入囚中，频梦牧师，周旋缝络，倍于平时，诗以志感》）二人对于自己信念同是坚守不移。

对于锦绣山河变为残山剩水，文天祥描绘云“山河千里在，烟火一家无”（《指南录·常州》），瞿式耜感慨到“日月晦蒙天不雾，河山破碎地偏寒”（《闰十一月初一夜放言》）。文天祥说“烟横古道人行少，月堕荒村鬼哭哀”（《指南后录·越王台》），“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指南后录·金陵驿二首·其一》），瞿式耜也沉痛的道“上爵满门皆紫绶，荒村无处不青磷”（《浩气吟八首》）。文天祥诗歌中有对卖国者的谴责“一日尽将输敌手，何人卖国独甘心”（《指南录·则堂》），瞿式耜诗歌中对逃将也同样斥责云“失地寸诛何足赎？孤臣惟有叫苍旻”（《问天》）。

文天祥在其诗歌中云“乃知世间为长物，唯有真我难灭磨”（《浩浩歌》），读之其慷慨激昂、悲壮刚烈的形象尽显眼前。瞿式耜在“浩气吟”中也说到“到头方梦醒，在我不由天”（《自誓》），“造化真由我，须教后视今”（《赠别山》），二人在生死存亡的大节前，同样地觉悟到了生命主体的主动性，诗人没有屈服于命运，而是同样选择了保持节操。

三、《浩气吟》的“铁汉精神”

瞿式耜“浩气吟”中有句云“不有江陵真铁汉，腐儒谁为剖心肠？”江陵铁汉指与瞿式耜同被囚同殉难的张同敞。瞿式耜有“矢节经营久，临危志气沉”

等诗句赠同僚，同僚评云：“志沉节定，夫子自道耳。”英雄互相欣赏，其实“真铁汉”数字，也同样正是瞿式耜的“夫子自道”之语。下面说说瞿式耜“浩气吟”诗歌中的“铁汉精神”。

1、对正道矢志不渝的坚持

《浩气吟》中的“铁汉精神”首先表现为一种对正道矢志不渝的坚持。瞿式耜被俘后，如同元朝之欲降文天祥，清将也打算让瞿式耜投降，瞿式耜自誓一死、断然拒绝，“浩气吟”诗句云“莫笑老夫轻一死，汗青留取姓名香。”这是对自己素所持守的价值取向的坚定坚持。“欲坚道力凭魔力”，在艰难的环境反而坚固持守正道的信念。在对正道矢志不渝的坚持中，《浩气吟》呼唤、认同并追步理想人格。

《论语》中说：“德不孤，必有邻”。瞿式耜以“无逃大义昭千古，敢望文山节并垂”的心志勉励自己，体认生命。文天祥说“死生久已定，宠辱安足惊”，式耜云“矢志经营久，临危志气沉”，天祥道“理明心自裕，神定气还清”，式耜言“骨坚神亦助，识老崇难侵”。二人之诗，真可谓“正气遥相接（《和别山韵》）”。千古之下，忠贞的心灵之间得到了回应的默契和价值的认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在瞿式耜的诗句中转化为“汗青留取姓名香”的形式。这种认同，铸成了为后人称许的那种民族“脊梁”式的人格。瞿式耜毅然而豪迈地追步了先贤履“道”之迹。城危之时，众将弃城而去，己独留守，尽封疆之任；被囚之后，拘幽土室，求死无门，任凭榜辱劝诱，丝毫不为所动。“残灯一室群魔绕，宁识孤臣梦坦然？”坦然于极危难的生死关头之际，何等境界！在“藉草为茵枕块眠”的环境里，瞿式耜“正襟危坐待天光，两鬓依然劲似霜”，一个“待”字，一个“劲”字，表现出对自己的选择的坦然心安、坚定豪迈！在进行人生价值的衡量、思考时，当所有的人、境、势都离弃合“道”的价值中心的时候，自身却不因外界的改变而改变，这显示了人格中的那种刚劲。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瞿式耜的《浩气吟》里有着对危难的蔑视，更有对持“道”的信心，真正可以说是一曲正直人生的笑歌。

2、“铁汉精神”另外表现出的是一种责任感

家国的责任感贯穿了瞿式耜人生和诗篇的始终，《浩气吟》的诗句更是浸透了作者那份忧国为民的赤子热忱。责任感构成了其“铁汉精神”之重要一面。

“已拼薄命付危疆，生死关头岂待商？二祖江山人尽掷，四年精血我偏伤”，瞿式耜忠于职守，刘湘客为瞿式耜作传时说他“孤力留守，九鼎不移，凡安危至计，社稷隐忧，披陈献替，月奏至盈尺”。对自己职责的尽心始终，钱谦益形容其为“劳人”，言其“奋半臂以回天，百身支柱；援弱毫而画日，五载拮据”，“呕血酸辛”，“誓心赤苦”（《为留守相公求贖迎丧引》）。责任感使他在诗句中斥责了那些只顾自己、弃城而走的将领的失职，“年年索赋养边臣，曾见登陴有一人？”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那些将领平时索要粮饷，到了危急关头，竟无一人应战。在这种情况下，瞿式耜“心维汉鼎千秋痛，目极尧封万里酸”。国家朝廷，时时在心，“岩疆数载尽臣心”，就是式耜为国尽责的写照。对于那些无耻蠹国之徒，式耜写到“上爵满门皆紫绶，荒村无处不青磷。仅存皮骨民堪畏，乐尔妻孥国已贫”，官宦豪门与荒村青磷，皮骨仅存与妻孥恬乐，这种对比醒目而深刻，于那些剥民肥己、误国饱私的“硕鼠”之类，是警告，更是谴责。持心公义，系心国民，使人想到杜甫的著名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此外，《浩气吟》中“砥世即为功”、“须教后视今”、“无逃大义昭千古”等诗句则让人看到式耜在坚持自己所信之“道”的同时，对当世、对后人的砥砺、负责和勉励，可以说是对历史的责任感。

式耜在《丁亥正月初十再书寄》这一封家书中说“吾尽吾心，吾尽吾职”，铁汉是这样一种敢于在各方面尽责尽任的人。同样的责任感也可从文天祥的诗句中读到，如“三宫九庙事方危，狼子心肠未可知。若是无人折狂虏，东南那个是男儿”（《指南录·纪事》），“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即事》）等，语气铿锵，胸襟豪迈，同是以匡扶社稷、救亡图存为己任。

3、“铁汉精神”里面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

瞿式耜在《戊子又三月廿九日书》曾说到：“吾既以身许国，自应不复顾家……忙着身、忙着心，遂不暇转念及他，一似有类麻木者，然合着眼时，又何夕不在家乡？何夕不与儿女骨肉相聚、相见也！”充满了国事与乡心的矛盾。在《浩气吟》中，有“故丘回”、“落异乡”这样的字眼，又有“黄冠莫拟故乡游”这样慷慨的词句。桂林城初陷之时，家人告诉他，“次子由海上来”，万里探父，两三日就可以到了。式耜没有去逃，而是选择了与城共存亡。从人情的角度看，这是何等冷而刚，然而正像文天祥曾说到云“欲了男儿事，几无妻子情。”在大义面前，英雄们都舍弃了己情。虽然如此，《浩气吟》的诗句中却又饱含着作者对父母妻儿以及师友无比的思念。这种思念之情，也往往形诸梦寐，又凝结为一句句血泪之诗。“总关儿女事，有泪不须挥”（《初五日奴辈闻滇兵起营……感而有述》），思念儿女；“遗像他人得，亡亲入梦看”（《二十六日夜，梦在一室，如家中级婆馆。先君命余设榻而卧……觉而纪之》），梦忆父亲；“梦里音容几度看，似怜遭难慰予安”（《亡妻以闰十一月初九为生忌，囚中不能焚一纸；杨硕甫礼忏山中，诗以谢之》）、“亡国俘臣生亦鬼，几时偕汝故丘回”（《囚中（为亡妻）设位，以饭一瓿、菜一碟、酒半杯（以）哭之》），追想妻子；还有“自分此生无见日，到头期不负门墙”（《自入囚中，频梦牧师，周旋缝络，倍于平时，诗以志感》），追忆恩师。英雄绝非无情之人，而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勇于取舍，兼具豪情与柔情之人。这种取舍即《论语》里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里的“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气歌》里的“时穷节乃见”，那些高尚的人格则总是选择了以“道”为先的。

瞿式耜的《浩气吟》继承文天祥诗歌浩然之气，具现为一种“铁汉精神”，被人誉为“浩气乘云诗句在”，所谓“千载做完人”（《赠别山》），观看瞿式耜的整个人生，其诗歌内容和其人生实践是统一的！

2.4 风度自远的写梅诗

瞿式耜诗歌中，以梅花为专门的歌咏对象或以梅为重要抒情意象的诗篇较为突出，这类诗歌大概有46首。相当质量大量出现的咏梅诗不能不引起读者的瞩目，诗人为何对梅花情有独钟，这其中寄寓了作者怎样的情怀呢？

崇祯年间，瞿式耜归乡隐居，放情山水园林，曾筑东皋园、春晖园、白云居、归云庄，栽种各样花木，梅、兰、竹、菊、松柏、牡丹等随景点缀，依地蒔植，整个园林“曲槛朱栏，映带参差，无论柳暗花明，月澄雪霁，佳致不一而足。即塞郊木落，风雨凄其，亦足供人鉴赏。”²⁶诗人流连其间，歌咏酬和，梅花成为诗歌中尤为重要的意象。崇祯十一年春，式耜在狱中时，“疽发于臂，呻吟中追想东皋，赋浣溪三十题以消痛楚”，²⁷这期间，他用了好些诗章专笔描绘梅花，包括“戊寅初春，忆卧雪亭梅花”四首、“咏梅呈牧师”一首、“狱中忆梅杂咏”六首等。自此，式耜集中频繁出现咏梅诗。

瞿式耜咏梅诗众多，却颇具特色。他喜欢从各个角度、各种方式细腻地观察、描写梅花：

从诗歌中描写的主体对梅花所发出的行为看，有踏梅、忆梅、问梅、别梅、

咏梅、饮梅、望梅、见梅、欣梅、思梅、得梅、占梅、喜梅、带梅、寻梅、探梅、集梅、共梅、伴梅、看梅、唤梅、又有品梅、赞梅、譬梅、拟梅、指梅点梅等；

从其诗意中的梅花的自然时空位置意象看，有郊梅、亭梅、篱梅、塘梅、狄梅、枕梅、山梅、窗梅、溪梅、袖梅、庄梅、野梅、檐梅、关梅、坡梅、墙梅、早梅、年梅、春梅、酒边梅、隔窗梅、月下梅、雨后梅、晴时梅、胆瓶梅、雪中梅、风中梅等；

从诗歌中梅花与其它自然意象的组合看，有梅尊、梅椒、梅天、梅屐、梅柳、梅社、梅舍、梅雨、梅月、梅雪、梅晴、梅亭等；

从诗歌中梅花作为客体所具有的各种形象情态看，有梅萼、梅香、梅情、梅发、梅报、梅知、梅魂、梅影、梅冷、梅声，又有梅之冰、梅之斜、梅之寒、梅之落等；

从所写到的梅花的品种看，有红梅、白梅、腊梅、红点白梅等。

其中佳篇佳句层出不穷，颇令人不胜枚举，下略摘选，以见特色：

一抹寒烟殊黯淡，数枝苍铁自玲珑。（《戊寅初春，忆卧雪亭梅花》）

烈日繁霜经苦战，搓琼笑玉吐春阳。（《咏梅呈牧师》）

带得梅花香满袖，此中风月可须钱？《庚辰岁二日，牧师枉示除夕元旦诗，次韵辄得十首》

雪拥搓丫芳径合，烟合篱落古苔深。（《梅下小集社中诸子，孙子长首以新诗见贻，舟次荆溪，依前韵叠和五首》）

梅柳定应知胜赏，不辞坚迥报芳菲。《嘉平月连日大雪，数年来未有，余从梁溪过荆溪，舟中纪事二首》

香勒梅坡泉未动，泥融麦陇雪初消。（《壬午立春日》）

一窗红艳倚东墙，笑日含情不受霜。《和吴尔宁隔窗红梅二首》

孤性从甘傍野墙，浓姿偏自耐冰霜。《和吴尔宁隔窗红梅二首》

独压群芳原有艳，扫除俗态自成妆。《再和红梅二首》）

冰壶忽映流霞色，绛蜡初矜薄醉妆。雨过蝶须仍传粉，风来鸡舌自含香。

（《再和红梅二首》）

苦雨严风定为谁，冰捐铁干从他炼。（《归云庄看梅过雨，率笔代柬示同游诸子》）

岸柳溪梅寻旧约，篮舆小艇试新成。（《癸未元旦》）

香雾细烘云坞净，冰梢偏妮夕阳迟。（《次友人看梅韵》）

檀晕半酣斜并倚，汗珠轻缓点还差。（《次友人看梅韵》）

野蝶遍寻香宿处，溪鱼还傍影回翔。颠风骤雨谁禁得？直自难消铁石肠。（《咏归云庄落梅二首》）

东风翘首梅花里，一夜春回散九边。（《庚寅元日感怀二首》）

由上可见，式耜写梅，有粗笔泼墨式的描画，如“一抹寒烟殊黯淡，数枝苍铁自玲珑”；有字炼句雕式的赋咏，如“香勒梅坡泉未动，泥融麦陇雪初消”；有倜傥超拔的浩歌，如“独压群芳原有艳，扫除俗态自成妆”；有知音慷慨的嗟叹，如“带得梅花香满袖，此中风月可须钱”；有钢铁性情的倾吐，如“孤性从甘傍野墙，浓姿偏自耐冰霜”；有战斗精神的抒发，如“苦雨严风定为谁，冰捐铁干从他炼”；又有凯旋式的欢歌，如“烈日繁霜经苦战，搓琼笑玉吐春阳”，等等。然而，不论何种方式，梅花始终渗透满溢的一往风发的不屈精神。对于诗人来说，它不仅仅是流连风雅的点缀，更多是与之心神相通，灵犀俱照的对象。

我们先来看诗人最早的一篇咏梅诗《辛未二月八日纪事》，它也是《瞿式耜集》中所收的第一篇七言歌行。全诗清健挥洒，逸气横飞，有唐宋名家风味而又绝不落窠臼，极富艺术感染力，颇值得品鉴：

梅花雪花杂乱飞，顷刻春山失翠微。不知晴光何处去，顿令百草失芳菲。
新松高下各有意，飐飐细响增寒威。坡陀曲折白更好，逼勒桃杏衔红肥。
乍如鬓发沧浪叟，愁与檀颊相因依。又如胡尘卷地至，昂藏壮士撑重围。
绿萼红英俱可惜，风鬟雨鬓争光辉。亭亭老干不记岁，鼎然玉立高崔嵬。
我来唁花花欲笑，花应笑我时相违。但说巡檐更秉烛，安知觅句忘添衣。
平生独酌不盈盏，此夕大斗纵横挥。双鹤舞罢忽长唳，似欲劝我公无归。
美女长身宜露宿，兼之野性堪朝饥。不分阴晴来伴汝，庭前早有钓鱼矶。

辛未为崇祯四年（1631），该年式耜家居于乡。诗歌从梅花与雪花一齐飞舞的情景写起，起篇有壮有丽，清洁高远，令人顿思“阳春白雪”之古调。接下来，雪阴之下，晴光不再，百草顿失芳菲，松风愈发“寒威”，面对如此恶劣的环境，作者竟说“白更好”，因为惟如此才能“逼勒”那些桃杏绽放出更加娇艳“红肥”的花朵。这似乎在喻指，人生无畏困难艰苦的环境，只有这样才可以锻炼出坚强的品格意志。雪中梅花在诗人眼中的形象是怎样的呢？作者写到，乍见如白发沧浪之叟，“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诗人心中恐怕涌起的是那份水清水浊的萧然之愁。“檀颊”二字则扣景扣物，更使梅花意象平添了耐咀的情韵。与“沧浪叟”相衔的是“昂藏壮士”之形象，诗人将梅花比为鼙鼓胡尘中力撑重围的“壮士”。翻看历代咏梅之作，“玉人”、“高士”、“岁寒三友”等形象络绎笔端，至陆游有“放翁”的自喻，然将“壮士”和梅花相连则恐怕遍索稀有，是式耜的匠心独具吧！这表明什么呢？崇祯年间，各地不断出现农民起义，山海关外的金兵肆意纵横中原，频频进逼京师，明朝廷抵御无力，内忧外困，国势颓圮。对于这些，瞿式耜内心有着深深的风尘之虑。在他的眼中，风雪狂舞的梅花竟然如同那力撑重围之“昂藏壮士”，在环境极严酷之时砥柱中流，回挽狂澜！这是式耜心底的抱负，也支撑他在不被朝廷任用的日子里耐心的冀望！诗歌以下的“绿萼红英”、“风鬟雨鬓”、“亭亭老干”、“鼎然玉立”，进一步渲染了梅花的昂然形象。“我来唁花花欲笑，花应笑我时相违”，“时相违”三字正是全诗的诗眼。梅花尚能如壮士般在风雪中抵御恶劣之情势，而我呢？与时相违，困坐度日，徒惹得梅花笑了吧！然而，梅是知己，是理想，与“我”交融一体，倾心相悦，以至于“平生独酌不盈盏，此夕大斗纵横挥”了！诗歌后面部分三句以鹤来写到自己对梅花的眷恋，庶几有“梅妻鹤子”之意，全诗也就在这样浓浓的情味中收束了。

再来看一首律诗《咏梅呈牧师》：

孤根原自蕴真香，柯斧相寻岂受伤？烈日繁霜经苦战，搓琼笑玉吐春阳。
迎风桃李颜难驻，耐雪松篁味转长。正恐和羹需国手，幽崖未许为君藏。

这首诗歌句句精警，而其所蕴涵之丰富，寄寓之悠深，绝非平常咏物等诗歌所能比拟。该诗作于崇祯十一年（1638）初春，时作者正被囚于狱中，而且疽发于肩背，精神肉体都处在很大的痛苦中。诗中显然具有很浓的政治情怀。钱、瞿二人罹难拘囚，罢黜归乡，恰如梅花遭受柯斧之斫，饱经烈日繁霜，然而这一切都无法打垮他们有为天下的信念。“吐春阳”，“味转长”，是何等坚韧豪迈的精神信心！“正恐和羹需国手，幽崖未许为君藏”又是何等的积极壮阔的

政治愿望！

当然，瞿氏笔下的梅花并非只有武士形象，而是显得摇曳多姿，丰富多样。有时类似庄子、屈原等作品中的“玉人”形象，如“涿涿漠漠连朝雨，仿佛佳人何处所”、“净洗铅华偏素艳，重添膏沐助清辉”（《归云庄看梅过雨，率笔代柬示同游诸子》）等句；有时又带有仙风道骨，飘然出世的意味，如“羨杀孤山林处士，居然花里一神仙”、“我亦山中一散仙，栽花插柳让谁先”（《狱中忆梅杂咏》）等句；有时又如林下美人，山中高士，如“美人林下光相接，高士山中驾可迎”等（《狱中忆梅杂咏》），不一而足。然而，不论哪种梅花形象，都寄寓了诗人特定环境下特定的精神和情感。诗人大篇幅、浓墨重彩地写着梅花中的人或者人中的梅花，梅花所具有的人文品格已经与其内在精神得到了极大的认同和互融。如崇祯年间《岁八日独坐山庄，率笔写怀得二十韵》一诗写道：“态浅微歌落，姿寒着酒浓。占春何事早？发腊倍情钟”，“最是横斜影，能浇块磊胸。冻香非旖旎，素艳独惺忪”，这时的梅花展示是一种幽栖逸逸、壮怀孤抱、烈士自贞的操品意境，作者情钟于梅花“发腊”之精神，实际是希望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有所作为的孤闷表达；又如，作于永历时期的《腊月廿五日雨雪初弄，偕方密之、朱子暇、姚以式同游靖邸梅亭，酒罢复叨王燕，即席纪事，得三十韵》一诗写到：“烽息城依旧，春来景再新。探梅淹积雨，融雪趁良辰。谢屐欣初试，梁园幸托邻。携尊偕素友，屏骑且纶巾。步履循山麓，听歌隔水滨。残英飘绮户，落瓣砌花茵。队舞戎装炫，庭悬乐部匀。”“烽息城依旧”，说明战火燃起，时代更替；“谢屐欣初试”，表明作者的地位也产生了变化。此时“探梅”的诗人，已经成为一位“羽扇纶巾”，统御边疆的儒将。在这里，梅花的“残英飘绮户，落瓣砌花茵”，紧密地与“戎装炫”联系在一起，梅花已化身为一位在战争中抵御强敌的真正战士形象，既有“廓清殊迅速”的刚强意志，又蕴藉了“生聚好艰辛”的绵深感情。

综上所述，瞿式耜咏梅诗中，梅花形象与诗人的经历品性如此不可分割的交融着，升华着，其境界的深度正是那个巨变的时代在诗人人生中所历练出来的。事实上，历代诗人咏梅之作难以数计，自南朝陆凯《赠范曄》一诗“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较早首倡，其后佳篇美什，竞唱频出。尤以宋林和靖《山园小梅》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句，惊动千古。他如苏轼、陆游等，俱各有奇句，如陆游之“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花一放翁”，竟欲身化梅花。明人写梅之作以高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一诗较为著名。举凡前人写梅，不乏就物而咏、即景而歌的诗歌，然而也多有以梅花为题，灌注一番浓情逸气、奇异品格的。如陆游的“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梅花绝句》），文天祥的“惟渠不变凌霜操，千古风标只自如”（《题陈正献公六梅亭》）等，真正可称得上是梅花与诗人互相砥砺之作。瞿式耜的咏梅诗继承发挥了前人咏物寓志的精神，充分融注了自身的阅历学识、情感体验，塑造出人格操练与梅花韵致如一的坚强英雄品格。刘湘客在为瞿式耜所作的传记中这样写到：“梅花之铁石心肠，风度自远，固不为峭直休，而持正不回，尚想见曲江之风焉。”²⁸人如斯，诗又何非如斯！瞿式耜咏梅诗辞意俱佳，雅健豪迈，在古代咏梅诗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2.5 瞿式耜诗歌的艺术特点

前人对瞿式耜的诗歌曾有过一些评价，如陈瑚《桂林诗稿序》曾说到：“公之诗，指高而骨秀，采壮而声烈。”又云：“今读公之诗云：‘君臣千古重，生死一身轻’，见公之忠之纯；‘完贞方是德，砺世即为功’，见公志之定；‘死

岂求名地，我当立命观’，见公之诚之明。”²⁹诗以见人，诗歌的内容、格律与诗人的气质品格形成了一定的对应关系。又如刘湘客《临桂伯瞿公传》提到瞿式耜之《浩气吟》时说：“诗共四十余首，韵度铿然。其忠厚和平，忠君爱国，绝无愤怨愁绝之色。公所谓‘看得分明，不生恐怖’，学问气识，究竟得力哉！”³⁰人入于诗，学问气识和诗歌的意韵、品格具有了必然的联系。

瞿式耜的诗歌受其师钱谦益及明代诗风的影响，在抒情和用典等方面较为突出，其总体的特点基本是风格主典雅、用笔擅抒情。下面就其长于抒情、表现方式和艺术风格分别进行讨论。

2.5.1 长于抒情

瞿式耜的诗歌从田园啸咏到风云慨歌，其所抒发流露的，无不是实境中的真情。从不同时期看瞿式耜诗歌中所抒之情怀，“耕石斋诗”主要是一种幽隐的志士之情，“桂林诗”则是忠臣的忧国之情，“浩气吟”则为英雄烈士的激昂悲壮之情。钱谦益曾说：“诗者，情之发于声音者也。”³¹瞿式耜的诗歌就是这样一种诗歌观念的很好体现。瞿式耜把他的真实性情注入到了自己的文字中，悲喜忧闷，一出于真，如隐居时的“剩得几行忧国泪，与君洒向画桥东”（《叠前韵一首示伯玉》），桂林时期的“思乡噩梦醒犹怯，忧国愁肠醉不消”（《再次前韵》），“浩气吟”中的“年逾六十复奚求？多难频经浑不愁”等，都是此类。瞿式耜常常把复杂的心绪凝结在诗句中，如“欲展迂筹前又却，未消热血吐还藏”（《再叠前韵感事》）将作者于弘光、隆武之际失路彷徨、志难得伸的踌躇心情纳于十四字之中，又如“碓里青山抛战骨，松间白月照寒枝”（《感时三首，即用前韵》），战火硝烟，青山白月，战骨寒枝，无直接抒情之字，而景语之中几近凄怆的悲情已经溢满纸间。

长于抒情，换过来说也就是瞿式耜的诗歌不太重叙事这一方面。其实，这一点也是与瞿式耜本人的性格特点相符的。人形容瞿式耜为“恂恂不胜衣，泊然恬雅，临觞遣咏，不与世事相即”。瞿式耜“泊然恬雅”的个性也客观上使其吟咏诗歌时偏重于感情之表达而不重有关“事”的层次。“遣咏”之“不与世事相即”，差不多也就是不说什么具体之事。在瞿式耜具体的诗篇中很少有关于时事的铺陈，而只是直接发出感叹，抒写情思等。如《不寐》一诗：“乱后衾无絮，风声到枕寒。更长烛烬易，梦短曙光难。军国愁千缕，乡园苦万端。中兴应有日，吾意在黄冠。”诗歌中说到了“愁千缕”、“苦万端”，而更多的“军国”、“乡园”之状则包含在了不尽的诗情中，读者如不留意，很容易只是读到字面的述说而未意识到瞿式耜当时之“不寐”的历史背景之危急。抗清之日已多而实际进展并不乐观，广大的地区早已陷入清军势力但又一时难以恢复，正是由于时局之惨淡，支撑之艰难，使诗人发出了“梦短曙光难”的叹声，这叹声确实也仿佛预示了南明朝廷的一些前景。朝政的混乱纷争，自己的被排挤，现实令诗人很难看到前途的光明，于是他打起精神说了句“中兴应有日”，马上却又无意中把自己的暗暗的一些灰心失望寄托在最后一句“吾意在黄冠”中！

总的来说，瞿式耜诗歌中长于抒情而世事语少，儿女语少而风云气多，所以，读其前期诗歌，可以看到个体心灵在时代风雨中的抑制，如“廿载江乡梦玉除，久拼生计付耕渔。忧时抵益心头热，报国其如鬓脚疏。边檄数传烽火急，井闾刚是调征初。团圞父子更深坐，徙倚平安一纸书。”（《壬午除夕和牧斋师韵》）；读其后期诗歌，更可以看到军国之忧在吟咏遣辞中的含蓄深沉，如“喜着荷衣戴捧冠，自怜双鬓已凋残。暗流有恨乾坤泪，闲送无情日月丸。酒后歌天犹耳热，梦中触事亦心寒。勤王无计随鞭饵，尝把吴钩仔细看。”（《石帆以余夔诗，又出藏画鉴赏诗以致谢，如韵答之》）

2.5.2 表现方式

一、直绘素描

刘勰《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³²赋也就是对“物”、“心”，即对各种自然景物、生活事件等客体对象以及情、志、意、趣等各种主体精神要素的叙述描写。赋是古人写作诗歌时最多用到的一种创作方法。瞿式耜诗歌中有很多诗篇诗句在这方面很有特色，可以从两方面看。

一是情景俱妙的直绘：

瞿式耜有很多诗句对景物进行直接地描绘，笔意浓厚，气韵生动，如同一幅幅设彩清新妍丽的图画展现在读者面前。如“香雾细烘云坞净，冰梢偏妮夕阳迟”（《次友人看梅韵》），把梅的情态写地融融漾漾；“香勒梅坡泉未动，泥融麦陇雪初消”（《壬午立春日》），将春的气息透露无遗；“鱼子初生闻跳跃，鹤雏随母试飞翔”（《东皋写景八首呈刘简斋》），绘物生动，从杜甫“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学来，而又别具一种生活情趣；“暖意暗归村柳上，冰条斜发野梅香”（《除夕次韵》），取意别致，设景有序，更有一番韵味。这一类诗句往往成为整篇诗歌极具看点之处，读罢使人有口颊生香之感。

二是形神兼备的素描：

这种诗歌的特点是质朴自然而又气韵灵动，通常是运用极朴素真切的话语却具有极能传神的效果，如同国画中的写意一派。实际上，这类诗歌虽然看似简单明了，但其实只有那些心性明达而又在诗歌表达上达到心手如一之人，才能在这类诗歌上创作出上乘佳作。瞿式耜的诗歌中就有大量这种作品，尤其是在其“浩气吟”中的那些倾吐心性之作，不再追求于字句的雕琢，只是简捷地记录汹涌澎湃的感情，忠纯志定的节操，达到了极高的审美层次，如“衰病余生刀俎寄，还欣短鬓尚萧森”（《浩气吟八首》），仿佛秃笔重墨，直写简绘，而一腔忠贞尽瘁之意感动人心，又如“志节无同异，形骸岂合离？余生今已久，诀死亦何悲？正气遥相接，忠魂刻共随。诗篇留血泪，千载有人知”（《和别山韵》），全篇联翩而下，虽是五言只四十字，但让人觉得字字有千斤之重，意气横生，恂然大作。这类诗歌很难用诗歌的表现手法、技巧这类指标去衡量，可以说完全是人格心性在文字中的直接显现，在文学史中实际并不多见，具有极高的价值。

二、字句之炼

古人作诗，在字法、句法上都颇用心。杨载《诗法家数》说：“诗要炼字，字者眼也。”³³诗人们反复锤炼“诗眼”，历来有很多关于炼字的佳话，脍炙人口。瞿式耜的诗歌也注重字句的锻炼，功力颇深，不少佳句妙语皆缘于一二字运用巧妙到位，使全句生动，饶有余味。如“平湖远控千帆入，野钓偏宜独客寻”（《次韵似孟阳》），一“入”字，使整句画面具有了动感，仿佛风滔浪帆朝读者之面涌扑而来。又如“茅檐日暖仍雏燕，花坞春深正夕阳”（《茅舍村谈》），“仍”字，“正”字，化虚用实，整个联句立即不再凝滞，而是鲜活灵动起来，乡村清新美好的气息好似随风荡漾人前。再如“揽镜渐看梳里雪，闭门一任耳边风”（《己卯首春，和牧师《除夕》《元旦》二诗》），“渐”字，“一”字，极好的表达出了对岁月流逝的无奈和人生壮志消磨的苍凉。这种锤炼有时更多显示的是对字义的准确选择，使诗句有入木三分之力。如“笥空鼠飏啮，篷掩乱猿鸣”（《丁亥正月初九扈驾西行，夜泊昭平检校滩，风雨迷离，扁舟独宿，竟夕不成寐，枕上口占二律，以志愁怀》），“饥”字，“乱”字，深刻地展示出了当时作者身忙朝危之时的现实处境和忧虑的心情，猿鸣之乱，篷掩不住，一“乱”字更是把诗人不佳的心绪很好的衬托出来。又如“忧时祇益心头热，报国其如

鬣脚疏”(《壬午除夕和牧斋师韵》),虚词“祇益”、“其如”,成为句子极重极要的转捩点,使句意一下子仿佛增重了许多倍,堪称精警。在句子的精炼上,也颇有可圈点之处,如“每对一溪风静后,还看四野雾收时”(《中流塔影》),“最是小桥看月上,有时残刹听钟余”(《菊月饮五亩居》),“风光不逐春俱谢,水色还同花并妍”(《春涨流红》),语句均如流水畅然,读来有余音绕梁之致。又如诗歌表达技巧上,瞿式耜有时仿效古人的写法而别有佳处,如叙说生平遇雪时的各种悲辛苦乐之景状的诗句,诗人就运用叠句法:“或凭浆几读残编,或倚高楼望明月。或感松揪老泪流,或踏郊梅同志掣。或在山中拥被眠,或困长途策蹇整。或偃猾拙守荆扉,或戴貂冠趋北阙。”(《园中见雪援笔志感》)连续用“或”字,在《诗经·小雅·北山》和韩愈《南山诗》都有著名的运用。瞿式耜采用排比铺陈的这种句法技巧,很好地展现了一幅幅与雪有关的图画,而在每一幅图画中都是寄托蕴涵了诗人无限的感思!

三、修辞方面

文学创作是很讲究修辞艺术的,历代作家运用并总结出了很多修辞方法,如回文、比拟、对照、通感、托兴、用事等等。瞿式耜在其诗歌中也运用了各类的修辞手法,下面就用典、理趣、拟人三方面说。

用典:

用典,或叫用事,是诗歌中运用前代故事或前人词语帮助表情达意的一种修辞方法,恰当地使用这种修辞通常会使诗歌更加凝练,意义更加丰富。瞿式耜诗歌中有很多用典之处都是非常精确而惬意地达到了这一效果。如《送友二首》的“苏子和陶堪自慰,苍生起谢属何年”一句,用了苏轼和谢安的典故,隐居中的安天下的隐志跃然纸上。有时也反用典故,如“啣雪自甘难号节,题裙何日早成仁”(《闰十一月初六,距失守刚一月矣》),诗人用苏武和文天祥的典故,但却不愿把自己守义之举自称为“节”,只愿早早追随先烈的踪迹,足见一颗忠诚火热而又谦逊的心。瞿式耜诗歌中在引用化用前人的诗句方面最多的要数杜甫。瞿式耜对杜甫和杜甫的诗歌是热爱的,在诗歌创作中频繁地使用杜句,化用杜意。如《庚辰岁二日,牧师枉示除夕元旦诗,次韵辄得十首》中“把茅为盖秋风屋,乘兴依然春水船”一句,就是化用杜甫诗歌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和“春水船如天上坐”一句。诗句中又如“开门扫径延君后,便与梅花共掩关”(《梅下小集社中诸子,孙子长首以新诗见贻,舟次荆溪,依前韵叠和五首》)、“暮云春树句,千里各伤神”(《送孙二如三十二韵》)、“跳鱼怒跃风前浪,语燕斜飞雨后天”(《东皋次前韵》)、“回首长安真隔世,只应尊前细论文”(《毛远斋过虞不克成主,漫赋二律》)、“开门扫径延君后,便与梅花共掩关”(《梅下小集社中诸子,孙子长首以新诗见贻,舟次荆溪,依前韵叠和五首》)、“准拟销兵一挽河,朝天仿佛听鸣珂”(《次牧师元日雪诗》)等句,读者不难看出其中所化用之杜甫诗歌,这也是瞿式耜诗歌的一个特色!

大量的用典不免导致有时候一些典故在多首诗篇中反复出现,如源于杜甫“巡檐索共梅花笑,冷蕊疏枝半不禁”的梅花诗有八首,一些词语如“梅花妆”、“羌笛”等也多次使用,一定程度上造成诗歌内容和艺术形象的单调。

理趣:

理趣是说诗歌中富含的哲理意味。历代诗人如苏轼等都有富含理趣的佳作。理趣不同于议论,议论通常要直接明晰,而理趣则要隐约含蓄,要耐人寻味。瞿式耜运用这一手法写出了一些警策之句,使诗歌有了增添不少味外之味。如“寒知野鹤丰容少,老觉青松意气多”(《毛远斋过虞不克成主,漫赋二律》),把那种居寒而志健的高洁隐寓句中;“贪饵竞怜鱼入钓,倦飞偏羨鸟知还”(《再次前韵》),将人情事态与自己的心绪寄于字内,可谓精深。又如“茶碗酒铛全

部史，风箫月桨一江春”（《戊子十月既望，新兴侯焦邀游虞帝祠，金黄门首唱佳咏，依韵和之》）一联，将无限的历史时空沧桑揉入精当的对仗中，叫人寻绎不已。再如“人生境遇亦胡常，天有寒时还有热。冰炭炎凉转眼换，但期长保凌寒节。不见朝来云散日，初辉堆琼叠玉随风掣”（《园中见雪援笔志感》）数句，多少乐观积极、自信自洁，读来鼓舞人心，砥砺人志。其它如“有身徒梦役，去累得心闲。雪尽还成水，云归自有山。纲常生死际，性命友朋间”（《书怀》），“转眼浓纤都一梦，始知孤寂是良辰”《西园牡丹次林若抚韵》，“但入烦劳成火宅，肯寻闲冷胜冰丸”《石帆以余废诗，又出藏画鉴赏诗以致谢，如韵答之》，“独压群芳原有艳，扫除俗态自成妆”（《再和红梅二首》），“欲坚道力凭魔力”（《浩气吟八首》）等等，都兴味浓郁，寓理深刻，颇足寻味。

拟人：

拟人就是将事物赋予人的情态特征，将物人化。诗歌中用拟人的手法能使诗歌意趣盎然，历代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中都广泛地运用了这一手法。瞿式耜诗歌中的不少诗句即使用了这一修辞，典型的如梅花形象的拟人化：“烈日繁霜经苦战，搓琼笑玉吐春阳”（《咏梅呈牧师》），“一窗红艳倚东墙，笑日含情不受霜”（《和吴尔宁隔窗红梅二首》），“幽怀诗思相催逼，忍对佳人不举觞”（《咏月下红梅再和尔宁韵》）。其它如“时序漫应花作历，襟期私向鸟交谈”《严开宇所藏石田春游图，上书三月一日与上巳二日二诗俱妙绝，集中未载，因次韵追和。时丙子春日也》，鸟成了人交谈的对象；“归鸟趁风犹弄舌，好花怯雨倍含情”（《浣溪晚集次子后韵》），花在人眼里似含羞怯。又如在《辛未二月八日纪事》有“我来啗花花欲笑，花应笑我时相违”、“双鹤舞罢忽长唳，似欲劝我公无归”，花与鹤都在诗人的醉歌中仿佛久违的朋友了。拟人手法的使用使式耜的诗歌别具风味。

在瞿式耜的诗歌中还运用到了很多其它修辞手法，如对比、比喻等，不一列举。

2.5.3 艺术风格

瞿式耜的诗歌风格，总体来看，前期以淡雅为主，后期则悲壮为重，然而，在其现存的数百篇诗歌中，风格其实是多样的。瞿式耜曾说：“学问大进，骨力愈矫，胆气愈雄，即文笔亦滔滔滚滚，愈有波澜！”（《戊子九月书寄》）瞿式耜说的滔滔滚滚，就是诗歌文章所达到的一种境界，不再拘泥于字雕句琢，而是能藻发于其学问、气质、阅历等，在这种境界里面有的是那种超乎寻常的人性的升华、品格的造就，如果善于品味是不难领略到的！用品格写诗歌，从品格出风格，可以说是瞿式耜诗歌的一种特点。瞿式耜这种诗文境界的提升，在风格表现上就是不主单一。下面从典雅、恬淡、悲壮、豪放四方面来谈。

一、典雅

典雅是瞿式耜的诗歌的一个主要风格。《二十四诗品》描述“典雅”为：“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澹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这样的叙述尤其和瞿式耜前期很多诗歌写作时的处境相吻合。瞿式耜本身具有淡泊恬雅的气质，这种气质表现于诗歌中也是很自然的。如“闭户灌畦生计足，看云出岫世情疏”（《菊月饮五亩居》）写归乡之怡然，“冲风自达寻梅屐，冒雪谁过载酒船”（《顶山次前韵》）写狱后胸襟之洒脱。又如《留别石帆，即用前韵》一诗：“投老江湖废整冠，客心秋色正丛残。自惭浪迹沾泥絮，每羨新诗脱手丸。坐对兰芬能却暑，飞来玉屑便生寒。须知胜友真良药，莫作寻常旅聚看。”典雅之味，其澹如菊，即是这类诗歌风格的体现。

二、恬淡

恬淡的诗风集中表现于瞿式耜的“耕石斋诗”中。崇祯年间十余年被贬谪的乡居生活，除中间被诬陷而入狱的经历外，瞿式耜其它时间还是在恬淡悠然中度过的。诗人远离了政治的中心，不必也不可能再去搏击权豪，指陈时事，于是在陶渊明、林和靖式的生活中，写出了一些与这种相适应的诗篇、诗句。诗人用这些恬淡的诗句，宁静的心境来抵消掉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志士苦闷。所以，恬淡的诗歌中，有世外的冷静，又有野性的孤高，如“冰心自合山中冷，春色何妨世外狂”（《再叠除夕元旦韵》），“孤性从甘傍野墙，浓姿偏自耐冰霜”（《和吴尔宁隔窗红梅二首》）。再如《园居杂咏》中的“地静从知鸥鹭闲，高情不共俗情删。霜林返照明孤屿，野艇随潮泊小湾”，也是如此，诗人在闲适的欣赏中咏歌那份素雅，营造离尘脱俗、喧嚣不至的艺术境界。

三、悲壮

这种风格更多的体现在“桂林诗”中。瞿式耜在桂林时期力图恢疆雪耻，收复中原，然而现实的种种矛盾、艰难常使诗人陷在沉重的焦虑中。诗人因国土沦陷而痛苦，因内讧不止而痛心，因此，“桂林诗”的主调即为深沉悲壮，如“磔里青山抛战骨，松间白月照寒枝”、“老臣无力持纲纪，七尺空余未死身”（《感时三首，即用前韵》）。典型的又如《和别山韵，哭何中湘文节王》一诗是为悼念何腾蛟而作，其中“屈指五年新日月，伤心三户旧臣民”、“事业尽从难里做，身名久向死前空”之句，当时人读之，无不涕泪沾襟，传为诗史。再如瞿式耜为其孙昌文而作的一首长篇，题为《己丑六月，吾孙昌文航航海而来，抵桂林时，夫人已辞世二十日矣。昌文已哭祖母抱病月余，病小愈。因作粤行小纪一篇，余见之为作长歌以志喜，又以志悲也》，诗中尽情抒发了作者悲凉又感慨的心情，开首云“胡尘鸿动天荒荒，中华遍地无冠裳。南北迢遥隔万里，鱼书雁帛何茫茫？西睡片土偶然留，眷念中华徒感伤！无家那问平安字？有翼难飞荆棘旁”，悲之至极，作者说到“欲哭不哭转悲深”，时乱之际，可为深慨。瞿式耜桂林时期的思绪是复杂而深广的，那种慷慨悲凉转化入诗歌中即使诗歌显出悲壮的特色，这种特色也是“浩气吟”的底色。

四、豪放

瞿式耜性格中不乏豪放之处，这也是与他儒冠英雄的特点相符合的，其诗歌中也有豪放旷达之语。如《中秋夕同宋为溪、顾孝柔、苏子后、吴尔宁诸子东皋看月，席上次为溪韵》一诗中有云“追欢反觉年华近，饮隼何须语笑庄？宛转清歌风外落，玲珑低唱月中央。天高正自思长啸，露下尤堪倒急觞。胜地高朋从烂漫，嫦娥今夕耐颠狂”。豪放的性格为诗人化解了不少忧愁，诗人说自己的洒脱是：“胸中带得烟霞气，纵入愁乡不解愁”（《和密之七夕韵二首》）。这种豪放在诗歌中有时摆脱诗律束缚，颇有李白之风，如“挥手作诗见君心，剖心上可洒日月。此地阳朔酒，耳热堪十斗。请君歌，为君寿，上言努力为名臣，下言明岁同作还乡人。”（《短歌赠吴槛在》）又如《方山子歌》一诗中：“磋哉方山才不易，何不金门渴见抒奇志？不然邀游五侯间，高车肥马真得意。何为甘作江海人，头上依然辘酒巾？方山、方山归去来！与尔同食东皋药。”

2.6 诗歌渊源探讨

2.6.1 雅爱耕石，自写天趣

在瞿式耜的一生中，对前代诗人最为情所独钟的当数沈周了。钱谦益说瞿式耜为“苦爱”沈周。瞿式耜于崇祯三年乡居之时，特建耕石斋，主要收藏沈

之诗章绘画、书轴卷册，斋名取自沈周之字“石田”，寓意以毕生精力耕耘、经营石田诗画著作之意，雅士之趣好，可见一斑。这位收藏家是把“耕石”作为自己的一项事业来做的，后来，瞿式耜就有一些“耕石斋”版的书籍从这里刻印出去，其中也包括《石田先生集》。

沈周以画为世人所熟知，他的画作境界高放，方圆自造，雄深苍莽，意态自然，被人誉为“明世第一”。然而沈周的诗歌也是很有特色，为识家所贵。《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诗歌“挥洒淋漓，自写天趣，盖不以字句取工”，“不珣不琢，自然拔俗”，“可以意会而不可加之以绳削”，“可谓教外别传矣”。《总目提要》称其诗“如云容水态，不可限以方圆”。钱谦益也言其诗“才情风发，天真烂漫，抒写性情，牢笼物态”。总的来看，沈周诗歌有一个特点就是“以天趣胜”。不妨看他的两首诗歌：

三月一日喜晴小步载用士弘韵（戊午）

雨春情况闷中谳，一日初晴月已三。半湿半开花解笑，相呼相应鸟交谈。
闲行聊乐将谁伴，独咏而归也自堪。更有余怀成漫酌，好风吹面小轩南。

上巳日漫作

和风晴日正宜春，碧柳红桃得得新。老谢祓除何故事，健追行乐有闲身。
邻翁采荠分家小，游女揉花打路人。不限长安水边好，太平随地总尧民。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之《石田先生诗钞》卷八）

这两首诗歌原集没有，是瞿式耜后来收录，于刻板时补入的。瞿式耜集中更有两首诗歌特为追和，诗题为“严开宇所藏石田春游图，上书三月一日与上巳二日二诗俱妙绝，集中未载，因次韵追和。时丙子春日也”，诗如下：

闲中风味静中谳，照彻身心影共三。时序漫应花作历，襟期私向鸟交谈。
书从索醉聊行乐，病浅寻春尚不堪。丘壑自应甘废弃，明朝山北共山南。

卧病悠悠已半春，园林簇簇几番新。凭栏舞絮浑如梦，临镜看花稍悟身。
老藉药床为胜侣，闲翻卷帙起同人。风尘瀆洞非吾事，天与良时作逸民。

一者天趣，一者雅致，前后诗颇可谓神似。收藏家见到自己钟爱的名物，忽获至宝，自然有百般的兴致、乐趣与快意，百年而后的次韵追和，足见异代相通，心灵互照。沈周的“半湿半开花解笑，相呼相应鸟交谈”，是那种雨后初晴，诗人身心投入大自然，与其中的花鸟等如知己朋友似的融洽；瞿式耜的“时序漫应花作历，襟期私向鸟交谈”，则有些许似淡似浓的对时间、生命的感伤和无奈，在韵与意的追和中，后者更着意追步前者那种心思无羁无绊的几近太古风格的清新淡朴韵致。沈周的心态原本是平和的，所以他说“闲行聊乐”，是平和中的乐趣；而瞿式耜因谗而隐，“报国鬓疏”，心中有难平之块垒，所以他“索醉聊行乐”，是在酒浇块垒中的取乐。沈氏“邻翁采荠分家小，游女揉花打路人”，可谓野趣自高，淳朴难及，是诗心即景的句子；瞿氏“老藉药床为胜侣，闲翻卷帙起同人”，可说是经过一番乾坤洗练，淡而厚，声而寂，字句中透出的是静中的淳雅！一个更是那种高人逸韵式的闲咏，一个在追和的潇洒中又渗透了无限隐没的抱负。两者的时代背景不同，沈周在明之中盛，瞿式耜则在明之衰末，所以一个有“太平随地总尧民”的盛世之语，一个则悠然无奈的叹咏“风尘瀆洞非吾事，天与良时作逸民”，然而那种心性是可以相通的。

瞿式耜曾说到他自己“素不娴于诗，而最喜吟诗。归田多暇，情境偶有所

触，或率意口占，要以自适其天而已”。这里的“归田多暇”、“率意口占”、“自适其天”等语，实际上也就是“自写天趣”之另版，不难看出其异曲同工之趣。这种“自适其天”，有其人生态度的对于所处之境的安适，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创作上的态度，就是把自己的本真写出来。本着这种天然、自然的表达自己的创作旨趣，瞿式耜写下了一系列表现本性的诗歌作品，典型的如《狱中忆梅杂咏》等。

瞿式耜在为沈周之集作的跋中说到：“不佞朴素无他嗜好，惟与石田先生似有多生种因。尝邂逅梦中，音容声咏，蔼如平生”。可谓千古神交矣！文中并论及沈周诗歌的“寄托感慨”，式耜有感于这一点，他在自己各种遭遇处境中诗歌也是沿袭了这种寄寓精神，这是读者可以从瞿式耜自己的诗歌中读到的！

2.6.2 得法师门，学识纯正

瞿式耜家学深厚，更有一位人称“一代文宗”的钱谦益自其少时便为师教导。钱、瞿二人师谊情重，诗文交往甚为繁夥。二人互赠序言，次韵酬唱，作品主要存于二人各自之《初学集》与《瞿式耜集》之“耕石斋诗”中，时代则主要集中在崇祯年间，其时二人官则同在于朝，隐则同居于乡，被诬也同囚于狱。在朝、乡、狱的崇祯时期各个阶段，二人都创作了不少同题或同韵次韵的诗歌。如钱谦益《初学集》中就有《送瞿稼轩给事南还三叠前韵》、《沧酒歌怀稼轩给事兼呈孟阳》、《东皋种菊诗四首赠稼轩给谏》、《早发雄县次稼轩韵》、《题王孟端双松图为稼轩》、《题陆叔平沧桑对弈图赠稼轩五十初度》等诗歌为或赠或怀式耜。

毛子晋曾说“公居平文章得法师门”，钱谦益对瞿式耜文章诗歌方面的教导及影响，可于式耜集中之《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一文。文中推崇钱谦益为文“修词持论，崇尚体要，金科玉条，凛不可易。至于讽谕时政，磨切当世，或正而若反，或戒而若颂，微词谏，层见侧出，拟讥变化，虽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此亦古人所未有也”，赞叹其诗歌才气横放，无所不有，忠君忧国，感时叹世，原本《风》、《雅》。像“崇尚体要”、“讽谕时政，磨切当世”等特点，在瞿式耜的奏疏等文章中也是可以看到的；钱谦益诗歌主张言真性情、博学识变，在瞿式耜的创作中，实际上最特出典型的是转化成了英雄性情的表达和典雅淳厚的气质。下面就二人的和诗试为分析。

钱、瞿二人之和诗难以确计，仅略举于二人集中见得者简单列举于下。（韵举首联末字）

钱谦益：《夏日偕朱子暇憩耦耕堂次子暇访孟阳韵三首》（见《初学集》卷九）分别为“林”、“豪”、“知”韵

瞿式耜：《承牧师命次孟阳唱和诗韵》（见“耕石斋诗”）次“豪”韵
《次韵似孟阳》（见“耕石斋诗”）分别次“林”、“知”韵

钱谦益：《狱中杂诗三十首之十九》（见《初学集》卷十二）“门”韵

瞿式耜：《次牧斋师韵》（见“耕石斋诗”）次“门”韵

钱谦益：《狱中杂诗三十首之十六》（见《初学集》卷十二）“坤”韵

瞿式耜：《和牧师书事》（见“耕石斋诗”）次“坤”韵

钱谦益：《咏雪三十韵》（见《初学集》卷十二）“迟”韵

瞿式耜：《园中见雪援笔志感》（见“耕石斋诗”）同题材“结”韵

钱谦益：《雪夜次刘敬仲韵》（见《初学集》卷十二）“裘”韵

瞿式耜：《和刘简斋韵二首》（见“耕石斋诗”）次“裘”韵

钱谦益：《戊寅除夕偕孟阳守岁时萧伯玉侨居春晖园》（见《初学集》卷十四）“中”韵

《己卯元日次除夕韵》（见《初学集》卷十五）“中”韵

瞿式耜：《己卯首春，和牧师，“除夕”“元旦”二诗》（见“耕石斋诗”）次“中”韵

钱谦益：《次前韵简伯玉》（见《初学集》卷十五）“中”韵

瞿式耜：《叠前韵一首示伯玉》（见“耕石斋诗”）次“中”韵

钱谦益：《己卯除夕偕孟阳守岁崇德郁振公吴可黄二先辈俱集》（见《初学集》卷十五）“年”韵

《庚辰元日次除夕韵》（见《初学集》卷十六）“年”韵

瞿式耜：《庚辰岁二日，牧师枉示除夕元旦诗，次韵辄得十首》（见“耕石斋诗”）次“年”韵

另有《东皋次前韵》、《春晖园次前韵》、《顶山次前韵》（见“耕石斋诗”）次“年”韵

钱谦益：《乞兰诗示西隐长老》（见《初学集》卷十六）“绿”韵

瞿式耜：《次韵西隐长老乞兰诗》（见“耕石斋诗”）次“绿”韵

钱谦益：《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见《初学集》卷十八）“光”

韵

《次韵》（见《初学集》卷十八）“光”韵

《辛巳元日》（见《初学集》卷十八）“房”韵

《元日次韵》（见《初学集》卷十八）“房”韵

瞿式耜：《除夕次韵》（见“耕石斋诗”）次“光”韵

《元日次韵》（见“耕石斋诗”）次“房”韵

《再叠除夕元旦韵》（见“耕石斋诗”）分别次“光”、“房”韵

钱谦益：《壬午除夕》（见《初学集》卷十九）“渔”韵

瞿式耜：《壬午除夕和牧斋师韵》（见“耕石斋诗”）次“渔”韵

另有《次子后除夕倒押前韵》（见“耕石斋诗”）倒押

钱谦益：《壬午元日雨雪读晏元献公壬午岁元日雪诗次韵》（见《初学集》卷二十）“珂”韵

《次前韵》（见《初学集》卷二十）“珂”韵

瞿式耜：《次牧师元日雪诗》（见“耕石斋诗”）次“珂”韵

钱谦益：《癸未元日》（见《初学集》卷二十下）“生”韵

瞿式耜：《癸未元旦》（见“耕石斋诗”）次“生”韵

钱谦益：《癸未除夕》（见《初学集》卷二十下）“时”韵

瞿式耜：《甲申元旦》（见“耕石斋诗”）次“时”韵

以上所列共十四组，涉及诗歌共五十九首，分别见于《初学集》及《瞿式耜集》中“耕石斋诗”部分。这些诗歌基本都是谦益唱而式耜和，可见式耜在诗歌创作上之对其师谦益的追步。

在瞿式耜集中有《除夕次韵》、《元日次韵》及《再叠除夕元旦韵》（二首）四诗。这些诗歌是和钱谦益于庚辰（崇祯十三年、1640）除夜及辛巳（崇祯十四年、1641）元日所作的四首诗歌：“庚辰除夜偕河东君守岁我闻室中”、“次韵”、“辛巳元日”、“元日次韵”（见《初学集》卷十八“东山诗集一”）。钱谦益《牧斋书牍》中有一给式耜的短笺，谈到对式耜和诗的评价，文如下：

“和韵四首风致婉丽，以巴人之倡而辱阳春之和，吾滋愧矣。拙集已料理三卷，乞点定。俟暇当续补以凑十卷之数，旧作似难再投也。”

不难看出这位老师对自己的弟子是很满意的。不妨看看式耜的四首和诗：

除夕次韵

又将景美共辰良，宿火新葵接曙光。暖意暗归村柳上，冰条斜发野梅香。
溪云破腊偏凝黛，春灿浮烟斗晓妆。终岁闲愁消此夕，烛花何事泪成行？

元日次韵

休论揽胜与攀芳，随意松寥共竹房。户小偏宜谮昔酒，心闲作计答流光。
收书蓄画消贫癖，坐石看山类醒狂。春色从头排日过，溪花应笑为谁忙。

再叠除夕元旦韵

纸窗笔墨稍精良，挂幅鹅溪白茧光。岁事且倾浇闷酒，春心聊托辟寒香。
拥炉对雪惟枯坐，剪烛看花倩晚妆。自忖幽怀还自纪，灯前小字细成行。

多情梅柳报年芳，树树扶疏绕曲房。亚壁临风偏有致，繁枝带雪倍生光。
冰心自合山中冷，春色何妨世外狂？打点漫销闲岁月，钞诗读史正堪忙。

钱谦益原诗浓情丽语，才气横溢；式耜和诗，情厚语新，同时又别有蹊径。看式耜每首诗歌中总跳出一些重过舟载，浓如雾漫的字眼，如“闲愁”、“泪”等。“终岁闲愁消此夕，烛花何事泪成行”，烛花啊烛花，你是因为什么泪流成行？又是为何事而愁泪潸潸？读者不禁要问：压在诗人心头的“终岁闲愁”是什么呢？不妨看这一句“岁事且倾浇闷酒”，这里正是如阮籍“胸中块垒酒浇之”，式耜胸中也是有块垒，有郁结之气、苦闷之情。从崇祯十年的被诬下狱事件后，朝中是有人曾向皇帝荐举过式耜的，但“言官疏荐，不纳”³⁴。当时的国家已是岌岌可危，内忧外患，实濒倾圮。崇祯十二年的时候，式耜诗歌中也有“剩得几行忧国泪，与君洒向画桥东”（《叠前韵一首示伯玉》）的句子，一年又一年，从年头到年尾的“终岁闲愁”其实就是“忧国”二字。所以，此时再看式耜的诗歌中，“消贫癖”的“消”字，“类醒狂”的“狂”字，“拥炉对雪惟枯坐”的“对”、“枯”，“打点漫销闲岁月”的“漫销”，无不字字如有千斤之重，字字透露无边“幽怀”。朝廷不能任用贤人，使他们不得不在“心闲作计答流光”的感叹中彷徨无奈，不得不于诗史中消磨岁月，去“忙”于“钞”、“读”，而国家天下也只能眼看着一日亡于一日却无从问津了。虽然有这样的隐忧，式耜诗歌表面却似乎显示了一种洒脱，一方面式耜借诗酒以开释心怀，一方面式耜积极明朗的个性使他从黯淡中却仍然体出光辉，至沧桑时仍然看到希望。观其“亚壁临风偏有致，繁枝带雪倍生光”一句，读者不难领悟得到。这也即是钱谦益所说“风致”的典型体现了。隐约而不全吐露，所以说“婉”；掩藏而加倍修饰，所以说“丽”。式耜的如梅“冰心”就在这种诗句中呈现出一种似淡极美的品质。钱谦益的推重是很有道理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瞿式耜继承了其师钱谦益重情的诗风，同时将一颗志士之心浓浓地藏于自己的文字之下！

2.6.3 虞山一派，倡为酬酢

常熟一地文化之盛，举凡诗文书画，琴曲园林，收藏刻版等，皆成派别。在明末之诗坛上，则有“虞山诗派”与“云间诗派”、“娄东诗派”鼎足而三，蔚倡诗风。

近人张鸿³⁵在《常熟二冯先生集》跋文中云：“启、祜之间，虞山文学蔚然称盛。蒙叟、稼轩赫奕眉目，冯氏兄弟奔走疏附，允称健者。祖少陵、宗玉溪、张皇西昆，隐然立虞山学派，二先生之力也。”³⁶

天启、崇祯之际，瞿式耜曾有短暂的为仕时期，其后的十数年时间则因被谗而退隐在乡。在这期间，他的绝大部分时间其实都是投入于各种文化活动中，以排遣其报国无门的苦闷的，如收藏刻书及与当地名流的各种文化交往，其中

就包括与“虞山诗派”之诗人之间的交游酬酢，诗歌的互相唱和。

钱仲联曾说到“虞山诗派”为“明末清初转移一代风会者也。”³⁷

瞿式耜主要参与活动于“虞山诗派”之明末阶段，即其前期，也即上所谓“蔚然称盛”之际。“蒙叟、稼轩赫奕眉目”就是指钱谦益、瞿式耜师生二人对于“虞山诗派”张纲目的开创作用。“冯氏兄弟”则指冯舒（1593—1649，字己苍，号默庵）、冯班（1602—1671，字定远，号钝吟），二人有“海虞二冯”之称。“冯氏兄弟”在“虞山诗派”中稍属晚辈，他们的作用更主要的在“虞山诗派”之后期发展时期，即清初这一阶段。

台湾学者胡幼峰在《清初虞山派诗论》一书中，曾以《海虞诗苑》为据，参考《国朝诗别裁集》和《江苏诗征》，列举了虞山诗派成员近四十人。其中将冯舒（己苍）、钱曾（遵王）、钱陆灿（湘灵）、严熊（武伯）、钱良择（玉友）、王誉昌（露）、王应奎（柳南）称为虞山派重要诗人，又列“宗钱”、“宗冯”、“出人钱冯”三派和“后期弟子”数人。

宗钱派有：孙永柞（子长）、顾现（孝柔）、陈式（金如）、何云（士龙）、邓林梓（肯堂）、钱天保（羽生）、邵陵（湘南）、凌竹（南楼）、陈晨（赤城）、蒋拱辰（星来）、严虞惇（宝成）、赵廷珂（声佩）、孙淇（宝洲）。宗冯派有：陈玉齐（士衡）、孙江（岷自）、戴涂（介眉）、瞿峰（邻尧）、陈协（彦和）、马行初（小山）、龚庸（士依）、冯行贤（补之）、冯武（宴伯）。出入钱冯者如陆貽典（救先）、钱龙惕（夕公），所谓后期弟子为陆格（次公）、徐兰（芬若）、陈祖范（亦韩）、侯栓（秉衡）等。³⁸

这里胡氏所列是“虞山诗派”发展后之部分成员，自然有所缺漏，而诸如瞿式耜在“虞山诗派”开创及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影响则是断不应被忽视的。

在瞿式耜集中存有大量他与当时诗人互相酬唱的诗作，主要见于其“耕石斋诗”部分。在这些诗作中，题目中经常会标以“次韵”、“和韵”或“叠韵”等字眼。如《浣溪晚集次子后韵》、《西园牡丹次林若抚韵》、《西园牡丹正开，表弟施泰先与陶玄举适至，再叠前韵》、《朝寒口占次孝柔韵》、《中秋夕同宋为溪、顾孝柔、苏子后、吴尔宁诸子东皋看月，席上次为溪韵》、《和吴尔宁隔窗红梅二首》、《承牧师命次孟阳唱和诗韵》、《梅下小集社中诸子，孙子长首以新诗见贻，舟次荆溪，依韵叠和五首》等，其中像顾孝柔、孙子长等诗人之名已见前所引虞山诗派成员中。其实，这类诗歌在瞿式耜集中不胜枚举，大概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其酬酢集会之频繁，诗人群体也颇有质量。前面已经说过瞿式耜与其师钱谦益之间的酬和。又如上面诗歌题目之“承牧师命次孟阳唱和诗韵”，这位“孟阳”是指诗人程嘉隧，也是整个虞山文化圈圈内之人，程氏之诗极受钱谦益之推崇，于式耜为师辈，论起他们之间的关系则是亦师亦友。瞿式耜早年为官上任时，程嘉隧曾有赠书，其中即有语云：“平日私心爱兄简于人事，淡于嗜欲，专好读书，敬礼贤士”，颇足见其相知之真。师命唱和，风雅互尚，这其实就是虞山早期之交流了。

明代文人盛行结社之风，明末时各类结社活动更是频繁而众多。文社、诗社、茶社、酒社等，几乎很多行业，不同兴趣爱好的人都广泛的参与到集会结社的活动中来。见于记载的，瞿式耜本人就参与了一个叫“放生莲社”的社团。另外更多的则应该是诗歌文章方面的社团活动。瞿式耜不仅参与虞山诗人的集会，而且他本人就经常邀集这类的聚会，在会中分毫泼墨，胜友雅兴，俱畅悠怀，可谓一时之盛矣！如《梅下小集社中诸子，孙子长首以新诗见贻，舟次荆溪，依韵叠和五首》数诗风骨淳雅、寄兴深远，颇足意味。这里所谓“梅下小集社中诸子”，一是看到一个文学社团的存在，二是人数也不少。从他们在结社时的具体活动来看，“梅下小集”、“新诗见贻”、“舟次荆溪”等，可见其举行结社时先在一处聚结，地方自然应该是以雅以清为尚的，然后会有诗人首先赋诗，

大家会唱和，在这期间，诗人们应该是边游边谈边进行诗歌创作的，所以有“舟次荆溪”的说法。这一趟下来，诗社收获也应该是不菲的。如式耜在这次游赏中就留有五首佳作。其中如“诗好应须续续题”、“流想新莺求友日”、“胜侣追寻凭倚栏”等句，可见当日主贤客雅，诗家齐集，宾朋欣从，逸怀游赋之景象。又如“寒轻似放三分暖，蕊冷那禁一片飘”，国家冷暖，朝廷兴衰，不也稍能于中一意而会？“寒香会占韶华早，疏影偏知迟暮心”，春梅已谢，烈士美人，万般遭遇感慨，不也可同趣而得？“天寒笼袖深藏手，晴旭当窗早破颜”，“开门扫径延君后，便与梅花共掩关”，一种报国何路、天霁何时、千种无奈、俱付友心之感，岂非深沉溢纸？再如“冻壑故浮苍霭遍，寒林真与白云齐”一句，茫茫渺渺，意兴心景俱到，也可谓佳句之比。

关于虞山诗派，钱谦益曾有“《虞山诗约》序”一文，见其《初学集》。钱氏在其文中提出“诗不可以苟作”，他推崇《离骚》，赞同司马迁所谓《离骚》兼具《国风》、《小雅》“好色而不淫”、“怨诽而不乱”之特点。是什么原因使他这样说呢？他指出：“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困结檣，朦胧萌折，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璞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这是就《离骚》而言，《离骚》作者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竭忠尽智以事其君”，然而却被谗人陷害，其缘所遭遇而作之《离骚》，正是那种“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的作品。钱谦益即以这种“风、骚之义”来劝勉虞山派的诗人，希望他们能“深造自得”、“砭俗起雅”。我们考察钱谦益和瞿式耜师生二人的经历，二人遭遇其实与屈原有相似之处。同是被谗而贬，欲报国而不见信，所以这种诗歌创作的观念是很自然的由其学其历而来的。从其诗歌不难发现，瞿式耜诗歌中之《离骚》特点，即凝深情奇遇于寄托悠深，如“见说冰姿自姑射，但祈仙帚扫花荫”等句。虞山派诗人也是具有这些共同之处的。

至此，我们已经可以知道，瞿式耜与虞山诗人及诗派渊源颇深的关系。瞿式耜的诗歌是在与虞山派诗人的交流活动中一步步成熟起来的，其在虞山诗派早期的作用和贡献也颇足重视！

第三章 瞿式耜散文

3.1 散文创作观念

在散文创作上，瞿式耜殊少系统的理论阐发，不过有关文章之功用、创作方式，以及对当时文风之评议，仍颇有精当之语。

在《己丑五月廿二日辰刻书付昌文孙》中，瞿式耜对其孙昌文说：“汝上水十日，可将出门后，至抵梧前，一路光景，备写一日纪路程，留之他年，可当正经小说一部，且吾欲据以入告，表汝一段至性，以风厉海内也。”这里，“至性”指文章所具有之忠孝情性，显然，式耜认为写文不是徒然，应该起到劝世教化、风厉海内之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强调了文章的道德实用观念。《显考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达观瞿府君行状》一文，他赞评父汝说为首的拂水文社之文，“创为一家言，以清言名理相矜尚”，“以精深雅则为一世所宗”“残膏剩馥沾巧作者，至于今未改，说者以为靖、历之间，文苑波靡，文懿与府君咸有起雅去俗之功，盖不诬也。”所谓矜尚“清言名理”，也是主张文以载道之传统文学观，为文归宗“精深雅则”，从而产生“起雅去俗”的功用。

由于力主雅正，故瞿式耜对明末文坛表示了一定的不满。他指出“吴下相沿为沓拖、腐烂之文”，而之所以造成这种衰弊的文风，主要归源“本朝弘、正以后，以剽贼为古学，其失也倍”。我们知道，明中叶复古风气昌盛，前后七子先后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旗帜，“诸子翕然合之”³⁹。这给文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时间以剽窃为能事，死于古人笔下，文道狼籍，所在皆是。文章模拟，只能停步不前，不会贯注新的生气和变化。在《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中，瞿式耜说：“六经，文之祖也；班、马，祢也；昌黎、河东、庐陵、南丰、眉山，继别之宗也。昌黎不师班、马，庐陵不师昌黎，眉山不师庐陵，精神血脉，亘千古而行乎其间者，皆其冢适也。”显然提出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学的变化，不应一味步袭前人，力求在拟议中变化，“创为一家言”。而在变化之中，也要纵贯和坚守文章之精神恒道——即“六经、班、马”的经传传统。他非常推崇钱谦益《初学集》中的文章，认为其“自堪不朽”（《乙酉清和晦日兰溪道中寄锡儿》），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说：

“初变于历、启之交，规摹经营，不失累黍，其规矩绳尺，犹可寻也。已而学益博，思益深，气益厚，自唐、宋以迄金、元，精蓄营魄，撮合于尺幅之上，方轨横骛，而未知孰为后先；修词持论，崇尚体要，金科玉条，凛不可易。至于讽谕时政，磨切当世，或正而若反，或戒而若颂，微词谏諫，层见侧出，拟议变化，虽作者亦或不知其所以然，此亦古人所未有也。”

认为钱文随着学问益博，思力愈深，文章日渐气势厚重。其为文既撮合古人，又出入古人之外，不落痕迹，切近时政，足可经世致用，称得上是“自堪不朽”（《乙酉清和晦日兰溪道中寄锡儿》）。学者读钱谦益的文集应“熟窥其著述之指要，因是而进于古人，溯其源流，启其关键”，这样的话，“六经、班、马之学”

也许就能够因之而“昌明于末世”了！

当然达到文章的精进博大，必须有积累的过程。当学问的造诣达到一定的高度深度时，文章之作自然能够左右逢源，沛然流畅。他在《东野制义序》中说：“语有之，处穴大呼，声郁数仞；顺风长叫，响通百里。然不知穴处之苦，则亦无以与乎顺风之适。”说的就是文章积而后达的道理。

而如何具体达到学问的精进，瞿式耜也有自己的认识。《与顾玉书手札四封》云：“出门以来，生死祸福关头，一一打破，学问颇觉大进，他非所知也。”从自身的经历中，瞿式耜感到，人生真正学问必须要从实践的亲历中获得，一旦有所履历，有所体验，学问自然增进。《戊子九月书寄》中，他也说“两三年中，生死久已置于度外，学问大进，骨力愈矫，胆气愈雄，即文笔亦滔滔滚滚，愈有波澜。”丰富阅历带来对人生体悟的质的增进，这些增进可以使得文章意气风发，左开右阖，游刃有余，波澜雄健。这就构成了一种关系，文笔之壮阔浩荡是从学问之超越猛进中来的，而学问的提升又是从非常的阅历中而得的。

3.2 瞿式耜奏疏

瞿式耜现存最主要的文章为奏疏，可分两大部分：掖垣奏疏和留守封事。“掖垣奏疏”是指崇祯初年任户科给事中的大半年时间内所上之一系列奏章，今存十九篇；“留守封事”则收录任职永历政权到殉难时所上的章表奏疏，共存六十八封。两个时期的奏疏针对朝政时局，谏言建策，从用人到弹劾，从宫禁到边防等，事无巨细，皆关于心，动于虑，成于言，足见瞿式耜勤于忧国，不惰职分的耿耿胸怀，亦可见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我们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3.2.1 指陈时弊

明末从万历朝至崇祯朝，可谓时弊百端，政漏纷纭。出于一片忧国之衷，瞿式耜在许多奏疏中都有针对弊政的大胆直言。如《清苛政疏》中，他对“征缴”、“刑赎”、“盗情”、“访犯”、“越诉”等方面的弊端都有详实体微的议论，指出造成这些弊政的正是与“平民”相对的“虎狼”等缙绅吏胥之类，他们“无益于国而重害于民”，应该“重在正罪”；在《任人宜责实效疏》中，瞿式耜痛心指陈“纪纲沦斲，廉耻销糜，国是乖张，边功虚冒”，认为当时的“相业”存在极大的问题，“迩来相业，其不肖者，固无足论；即所称贤者，大都住调停之说，摸棱两可，绝无主张，甚且望意指于把持朝局之人。凡所票拟，甲乙交是，泾渭不分；间有异同，又属偏见。揆地如此，诸司何以奉行？纲目何由张举？”更是把矛头指向当时朝局的执政者。这些奏疏，条条款款，确言凿凿，深中时弊之肯綮。

3.2.2 切言直谏

对于那些附逆权奸的朝臣，瞿式耜敢于上疏弹劾。如《直纠贪昧阁臣疏》中，“极论来宗道、杨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此二人是经过枚卜会推，皇帝亲定的。瞿式耜并没有顾及诸多的情面，而是抗颜直谏道：“臣非不知两臣皆出自枚卜，岂容漫为指斥？第念当日会推阁臣之人，未必皆赤心白意之臣也。惧公论之不容，推毂固多贤者；牵情面之难割，吹竽岂乏私人？两辅臣之协梦，卜于金瓯，未必非天心之试鉴于皇上。”不仅直纠二人，并且涉及参与会推之人，甚至连也对皇帝本人进行了客气的提醒。话说得很明白透彻，崇祯帝批复：“辅臣来宗道、杨景辰经朕瓯卜，简在政地，方隆委任，以罄新猷，何得一概肆诋？”

姑不深究。该部知道。”很显然，皇帝有点爱面子，脸上挂不住了。不过，不久还是听从了瞿式耜的谏言，罢去了二人的官职。

永历时期，瞿式耜仍然保持了一位谏臣、诤臣的刚刚风骨，对于朝廷内外、军国要事，无不切言直谏，毕尽臣忠。《明史》载：“式耜身在外，政有阙，必疏谏。尝曰：‘臣与主上患难相随，休戚与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与闻。’王为褒纳。”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奏疏永历帝都完全采纳。永历帝生性怯懦，闻警即逃，又爱偏信宦官，不纳直言，因此君臣有时分歧巨大。瞿式耜曾多次上疏要求皇帝不要逃跑，要坚守阵地。如永历元年二月，清兵分兵向桂林进发，瞿式耜上疏说明胜败存亡、山川要害的道理，语气非常激切。“海内幅员，止此一隅。以全盛视西粤，则一隅似小；而就西粤恢中原，则一隅甚大。若弃而不守，愚者知其拱手送矣！”“虽然这样解释，永历帝还是要先逃。瞿式耜“跪曳上袖，涕泣请留”，不许。永历帝奔全州。瞿式耜又上《请驻全阳疏》云：“从来守成则易，开创则难。今当残破之极，而为中兴之举，事更难于开创。此必具坚忍之力，矢必为之志，处艰难险阻之际，而奋发强刚毅之神，则大小臣工，无不鼓舞，内外文武，无不凛惕，各省之督、抚、镇将，无不钦承。詎有身承大历，薄海皆以恢疆雪耻仰望新皇，而可但思退着，但思避寇，而不为自强之计者乎？”道理解释得十分清楚，形势分析得十分明白，对皇帝之怯懦的指责也极为尖锐，可惜永历帝终究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并没有听从瞿式耜的谏言，以至抗清之势，一弱再弱，抗清之时，一失再失。

在向永历谏言的奏疏中，还有《救刘湘客等五臣疏》、《再救五臣疏》、《三救五臣疏》三封比较有名。永历年间，谏官金堡上《时政八失疏》，针对时弊，侃侃直陈，由于揭发陈邦传、马吉翔、郝永忠等人结党营私，把持权柄之行径，因此举朝哗然。永历四年，永历弃肇庆而幸梧州，马、陈等人趁乱合谋，陷金堡、丁时魁、刘湘客等五人下狱。瞿式耜“阅邸报，得堡疏，爱其文，怜其遇，至于泣下”，立刻上疏申救，凡七疏，皆不报。今所存三篇，均恳请永历洞悉公私忠奸，体察五人的一片忠心，“夫人臣立心之邪正，不过从为公为私而分向者。五臣连章累牍，晓晓执奏者为公乎？为私乎？”“今五臣不避嫌怨，不畏雷霆，烦言激聒，正不敢以中主待皇上，而以圣主期皇上，岂意皇上不以忠臣待五臣，而以奸臣目五臣？”事理明白，言忠情切，可是永历没有采纳，金堡等五人遭到酷刑。《三救五臣疏》中，式耜再次激切道：“昨奏差员自梧州来者，传金堡受刑独惨，命已在旦夕矣。臣仰天长号曰：‘天乎！何不佑忠良至此极乎！’臣考……熹庙时，逆珰用以罗织善类，诬陷忠良，杨、左、周、魏诸臣考死诏狱者累累，此千载仅见之事，岂以皇上仁明英哲之主，而踵往事之覆辙乎？”甚至他甘愿引咎自罪，以谏帝行，“奏为未奏中兴之绩，先传杀谏之名，圣德有亏，臣罪当死，谨席藁行间，速赐斧钺事。”一片拳拳忠心，溢于纸表。然而，无论是拿熹宗之昏庸无能作比，还是拿崇祯之“未有漫处谏臣之事”作比，平庸的永历帝不会受到任何刺激，瞿式耜的一腔忠心也付诸东流。金堡五人事件加速了永历朝政的腐败毁灭。

3.2.3 说言建策

瞿式耜的奏疏并非仅仅指陈时弊，而更多的是说言建策，涉及治国为政的各个方面。他主张在政治上整顿内政，消除倾轧，团结一致，共同御敌；在军事上应该联合农民军一道作战；在经济上则建议广开财源，办理盐政和屯田等以筹军饷等。如《佐边储疏》一文，对明末边患缺乏粮饷的问题，提出以兵“屯田”之制、盐政、事例的方法；《严巡视疏》一文，对皇城禁卫“废弛太甚”，提出“甄别卫官，以示激励”、“革补伍长，以清蠹耗”等八款建议；在《端相

本疏》中，还针对当时的科举试士问题，建言实行“殿试法，皇上临轩而试之，令考试诸臣，即于御前定其去取，正额之外，多备副卷，以听圣裁。”由于所条陈之策略，大多有的放矢，针对当时的形势而言，都是很切时和可取的。

现存瞿式耜奏疏最多的是关于军事方面，其中一部分专门报捷，如《飞报首功疏》、《西镇两次报捷疏》、《破敌大获奇功疏》等约十余封，也有简略报告适时之军事情况，如《述湖南今日情形疏》、《楚南近日情形疏》、《述各路塘报疏》等。在这些战报中，有的同时分析军事政治形势，指出应该实施的策略，反映了瞿式耜在军事上的运筹韬略。如永历二年的《恢复大捷疏》，当时各路兵马连连奏捷，长沙、湘潭等地得到恢复，所谓“中兴大局，始有跟脚”，三楚之地是中原的上游，长沙等地又是楚省的上游，瞿式耜心切地向皇帝建议道：“目今江省尚阻，而楚路已通。皇上若不乘此机会，迅驾六龙，西幸出楚，据上游而规中原，恐时不再来”，并提醒皇帝“毋狃于偏安，坐失事机，遂逊于汉光武、唐肃宗也。”可谓帷幄肝胆，斑斑可见！

3.2.4 为国表荐

瞿式耜深刻认识到，整顿国政迫切需要有称职的人才。因此，对于收罗人才，觅求贤达，他向来不遗余力。刘湘客《临桂伯瞿公传》称：“当上躄肇庆，疏奏谆谆……一才一艺之士，靡不收罗幕府，每慨人才凋零殆尽，凡跼足而至者，非怀忠抱义之人，亦乱世取功名之士，人之岁月精神，不用之于正，则用之于邪，安可驱为他人用？故人咸以桂林为稷下。”瞿玄锡《行实》也说到：“奖借人才，惟恐不及，四方文人墨士至虞者，咸以府君为归；至岭表六年，公侯将相，半出门墙，而求贤若渴，朝夕未遑，绝无倨欷之态。则府君之虚怀乐善，礼贤下士，抑又人之所不可及矣！”

抱着涤旧布新、振兴乾坤的积极愿望，瞿式耜以博大的胸怀、特有的政治眼光，上疏表荐了不少时贤名臣，为国栋梁，共济天下。如《讲求火器疏》中，荐举徐光启、李之藻、孙元化、徐良彦等人共为筹边之才；《举程源经理黔蜀疏》中，疏荐程源经理黔、蜀；《请监军分任出楚疏》一疏中，瞿式耜举荐李树琪，倪秉秀为监军御史。这其中包含了瞿式耜多少苦心忠志，开拓之诚！而所荐举之人亦多能竭其忠，尽其才。如张同敞，史书云“以忠义激劝将士，每接战，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取胜。年四十，无子，妻死，萧然一榻，军中以是服同敞。”式耜荐其“知兵，得士心”，后二人共同就义，堪称知人甚深！

总的来看，不论历任何职，瞿式耜都能秉臣职，尽臣责。其奏疏所陈利病，所析时事，大多中肯切实，忌讳虚浮，体现了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洞察能力和管理能力。由于秉性刚直，瞿式耜针对弊政，敢于大胆发言，在明末“只以全副精神为邀荣免祸之术”（《任人宜责实效疏》）的大臣们中，无疑起到了一针见血、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式耜也以矫矫立名，直声震动朝野。然而，乱世治国不仅要有方略之才，还需贤良际会，乘时据势。瞿式耜显然生不逢时。崇祯初年，一系列满怀激情的“掖垣疏草”引来的只是党祸之害，而永历时期的“留守封事”，也不过徒然毕戎臣之心血而已。事实说明，一个行将衰败的王朝，是无法吸纳积极有为的言论和思想。瞿式耜的宏论伟策，切言直谏，只是这个朝代最后不多的几抹亮色。

3.3 瞿式耜的书牘杂文

3.3.1 尺牍书信

《瞿式耜集》中还保留了不少尺牍书信，其中家书十四封，与其他五位亲友书信共八封。这些书信大多出自弘光元年（1645）到永历四年（1650）。其时瞿式耜就职永历政权，赴任广西。在与亲人分别后，借助一封封家书，寄托对亲人家乡之怀思。信中，大至时局的叙述、时事的愤慨，小至沿途的纪游，分离的痛苦，种种甘苦，声声叮咛，都齐聚笔下，令读者欣也共欣，泪也同泪。

在与亲友的书信中，瞿式耜表达最深情、最动人的是对亲友的思念。“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可以想见，在时代大变动的时期，他是怀着怎样急迫的心情抒写了对家乡和亲人的无限深情！《丙戌九月二十日书寄》一信写到：

“吾自遭患难以来，宦兴久已索然。兼之家乡辽隔数千余里，汝兄弟俱不在前，而汝母又病中思念汝等，镇日夜眼泪不干，亦冀得命请告，便可脱身回到家乡，故每每上疏辄以病请，病固真而欲归之心尤急也。其奈北信日恶一日，江西一路径自断绝往来，即欲遣一人寄一信归，插翅能飞乎？”

隆武二年（丙戌，1646）九月，隆武帝刚刚被清军所杀，瞿式耜留寓于肇庆。在这封写给子女的信中，式耜写到妻子思念儿女的情状，以及自己请病欲归的急切之情。但是战争隔绝了与家乡的联系，式耜恨不能寄信人“插翅能飞”，传达对家人的问候！有时胜利使书信稍稍能通，但敌人的严防又使道路阻绝，“几番欲遣人归，而道途多阻，卒莫能达”（《戊子十月十三日寄吴尔宁》），这就是当时道路阻隔下通信的艰难。可什么也不能阻止瞿式耜对亲人的想念。《戊子又三月廿九日书》云：“忙着身、忙着心，遂不暇转念及他，一似有类麻木者，然合着眼时，又何夕不在家乡？何夕不与儿女骨肉相聚、相见也！”这种思念只要一闲下来，就会透心入骨，无时不在。他时时热盼着和儿女团圆，“吾刻刻思东归，恨不得插翅遂到江南，而无奈乡音又断”（《戊子九月书寄》），那种归心之切而身不由己的处境，恐怕只有异乡为客后的游子才能够很充分的理解吧！

战事纷乱，消息不通，式耜异常关心故乡亲人的安危，他在信中追问亲人的近况，“汝弟，汝二子、一女俱安否？两姑娘、两妹俱安否？兵火之后，各家存活殊难，亦常常有以周济之否？”“尔宁蘧伯、宏西三姑父近状何似？小重叔兄弟光景何如？起汾乃郎何如？吾故人钱、顾两兄，顾已先变而亡，钱不落寞否？浦舅翁仍在东皋否？光甫师暨子张景之辈如何光景？”种种悬想眷念之状，幽切关怀之情，喁响切问之意，流溢纸间，令人为之动容！也许是预感到政局乃至个人生命朝不保夕，岌岌危哉，式耜极想与亲人见上一面，他甚至说：“汝在家住落何处？果然孝子，即扮一行乞，装一行脚，亦可从人一问爷娘消息。今郑按君反有乃郎相依，而我独无，彼从南来遇贼，也曾剃发，只是见得父亲便为孝子，朝廷所谓无发为难民也庸何伤？”果然，其孙昌文首先于战火之际千里探祖，其子玄鎔后来也艰难到粤省父，都是受这些话语的启发。

思乡之情是浓厚而深沉的，但处在非常之时代，肩负非常之责任，瞿式耜同时又发誓不回乡。他说道：“然吾发愿，若世界不翻转，吾誓不还乡”（《戊子九月书寄》），“吾既以身许国，自应不复顾家。”（《戊子又三月廿九日书》）所谓“翻转世界”是指国家的太平统一，即抗清事业的成功。在他斩钉截铁的文字背后，我们看到了一个为澄清天下，甘愿远离家乡、抛亲别子的忠臣志士。

瞿式耜还在家书中大量描述了时局的状况，一方面是让亲人了解他的近况，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政局无时无刻的关心和忧虑。如《丁亥五月廿八日书》，全书如下：

三月初，虜陷平乐府。十一日直趋省下，且以数百骑入城，幸余所催焦璉先到一日，抵死却之，城幸得完。上封余为临桂世伯，荫子文武各一，余不受也。今四月十五日，上已入武冈州，为刘承胤挟之而行，余尚以督师留守桂林。

“城幸得完”，岂不是历劫脱险的欣幸？“挟之而行”，岂不是皇权衰弱的忧愤？短短数十字，简明生动地反映了时事颠簸之巨，个人忧虑之深。再如《丁亥正月昭江道中寄》一书，长达两千多字，主要叙述拥立桂王的过程。时隆武帝被杀，人情汹汹，若不早日议立新皇帝来统领号召，明朝势必就此而亡。信中瞿式耜写出自己对当局人物的看法，“吕东川每事决断，不肯模棱，第其性气太刚，度量太窄，若识其性而与之同心共事，还胜光三多多，以其本体干净，不似光之齷齪耳。”吕东川指吕大器，光三指丁魁楚。这里，并非是瞿式耜私下臧否人物，而出于一个老臣对政局的肺腑关切。事实证明，丁魁楚贪饱贿敌，身为所杀，史书叹其罔虐百姓，实是鉴戒，正体现了式耜的知人之明。该信末对永历帝还有一段评论道：

上质地甚好，真是可以为尧、舜，而所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今须用博学词臣，大开经筵，终日讲究，而内去其口衔天宪、擅作威福者，毋使炆灶凭城；再得一二有担当力量阁臣，每事主持，不为群奸所煽，将来犹可想望太平耳。

字里行间寄托了瞿式耜多少对永历中兴的热望和祈愿，只可惜这一切后来均成为泡影！

尺牍文字由于多出于私人事务或个人情性，可随心而发，信腕直寄，无须大言炎炎，深貌庄论，故颇能贴近撰者的情感内心。在瞿式耜一封封写给亲友的书信中，我们深刻感受到一位父辈对子孙的思念，一位丈夫对妻子的关爱。尽管家与国不能两全，尽管瞿式耜心中装得更多的是一个臣子对故朝的情感和责任，但他并没有压抑这份对家人故土的深挚情感，而是毫无顾忌地把它释放成滚烫的语言，有时甚至享受这种直白的内心倾诉。也许只有这样，这种思亲之情才更有一种壮士断腕的决然气概，一种为天下，舍小家的崇高内涵！

3.3.2 杂文

杂文部分今集中共收录 15 篇。这部分包括有序、跋、墓志、祭文、记传等。这些文章内容不一，其中祭文、墓志、纪传，多追述人物行年纪事，文笔尤长。

《显考江西布政使司右参议达观瞿府君行状》一文是瞿式耜为其父瞿汝说写的生平行状。该文长达四千多字，多以史传之笔写出，叙述具体，情深言尊。其中一段写其父在长沙与德安为政时期的文字，极为生动地凸显了父亲智慧勤敏之形象，深合传家之体：

府君行部长沙，宪司堂后有门，闾左而由其右，讯之门者，曰：“辟左门不利也。”府君曰：“然姑辟之。”及胥吏之入也，则相与为厌胜之法，杀鸡洒其血于左门之石龟而后入，曰：“龟有物凭之，能夜行，不禳必有咎。”府君领之。夜半擲土遍堂户，如鬼物所为，胥吏皆夜惊相告，府君曰：“嘻！我知之矣。闾左门而由右门者，迂其途以便庾匿也；洒血以厌胜者，以鬼神禁制我也；夜半擲土者实所厌也。”出门者而讯之，一一首服，吏胥皆为股栗。其在德安也，漏下三鼓，中庭有声砰然，府君出户四望，火光熠耀堂宇间。顷之，闻民舍启扉

声，火光遂隐，视诸墙下则黑蹄裹瓦砖坠焉。诘朝戒逻者曰：“若往遍启扇，我能以其声辨之，闻击柝则止。”逻者如所戒，则又命一吏往曰：“是门阖声相类，必是家也。为奸利者其户下当有渍水矣。”视之有焉，一讯而伏辜。府君未尝习外吏，其发奸摘伏如此。楚人始惮府君之严，疾府君之执，既而畏其公，服其名，习其正且壹，未尝不心折而口颂也。

在长沙，狡诈的胥吏打算用迷信的办法吓住新任长官，以便其继续进行一些私盗活动，没想到却被瞿父看穿了他们的把戏。在德安，瞿父通过辨认夜间听到的开门声，竟然找到了偷盗之人的家，也真不是一般的破案手法了。两个故事行文利炼，生动地写出人物的沉稳精敏的性格特征。

又如，《先妣施恭人行实》写其母的生平，也以饱蘸深情之笔，刻画了母亲贤惠慈爱的形象。如写母亲对待父亲应考，始终不离不弃，安慰劝告，“府君为诸生，小试辄利，而至京兆试则屡蹶。亲老家日落，情境益复不堪，相对辄攒眉浩叹，吾母且泣且慰曰：‘遇自有时，无挫厥志可也。’燃脂夜读从其旁，佐以织紵，伊吾伊轧，相和达旦，以为常岁。丁酉府君举于乡，惟时妇姑相对，为一破颜，追念十五年茹荼吞蘖光景，不知如何暗度，更泣下也。”而写对自己学习时的情形说：“不孝补郡庠诸生，母喜而且训之曰：‘秀才非易作者，吾见汝父呕心廿年，而始博一第，汝其早暮自力，无使宗伯书种一传而堕。’府君督不孝或过严，母又曲为解曰：‘仅此孱儿，吾虞其不任受劳也。’”表现了母亲既严且爱的舐犊之情，对比而读，更觉感人！

在《从伯文学冲台公小传》中，载有如下一段小故事，也颇有特色：

公生而安雅，在傅不勤，言动无妄，弱不好弄。始就外傅时，父尝携之观赛神，俄失所在，急踉跄归觅之，则独坐书斋，伊吾不辍，父呵之：“稚子不告而归，不重而父忧耶？”公跪而白：“儿以为群乡人若狂，不如与圣贤相对乐也。”父奇之。九岁即操笔为文，屈其长者。弱冠与先少参偕游于庠，相对欢甚，出入必与俱，其笃行好修，大约有相似者，不独以宗人分谊也。

冲台公指瞿斗扬，字道枢，别号冲台，于式耜为从伯行。式耜为其作小传时，选取了其幼时的一段好学的故事来描绘其人，笔墨不繁而匠心别具。文章写冲台的父亲观赛神，把小冲台给弄丢了，赶忙到处寻找，没想到小冲台却已经独自回到书斋念书去了。一面是小冲台父亲的“观赛神”，一面是小冲台的“独坐书斋”；一面是小冲台的“伊吾不辍”，一面又是小冲台父亲的“踉跄归觅”。两厢对比，把小冲台幼而颖异，安雅而好学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文章的最后一段，以史传似的结尾方式说：“瞿式耜曰：‘公于式耜为伯，少而过庭，先少参所举以训教者必称公，曰：‘一言一动皆可师法，小子毋泛然求之诸伯叔行也。’至此，从伯“冲台公”可师可敬的形象也就显得既生动又庄重，而文章的行文取择有当，笔力到位，文笔与所传写的人物也达到了充分的统一！

另有《刻兵略纂闻述》、《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等文颇具价值，足资文学考据。《刻兵略纂闻述》写到《兵略纂闻》一书的成书过程。其中写其编书之目的时说：“会建州难作，先君……复取编辑诸书，支分节解，区类标目，名曰：‘朝野纂闻’。而尤注意于兵略，撮举其老谋壮事，呼吸应机者，为国家缓急之济，庶几韬铃之万一焉耳。”可见瞿父忧心国事的一片苦心。由于用心之勤，“积渐致疾”，最后在病榻上“手一编而付之曰：‘所未竟在是，汝其图之。’”这样，前人的事业由后人来继承并完成，那种为国而谋虑、济时之艰困的心志也影响了瞿式耜后来的西南戎马边疆的生涯！

3.4 散文的艺术特点

3.4.1 情辞衷切，足动人心

读瞿式耜文，最突出之感受为其用情之真之深，此毋论政论奏疏，还是尺牍杂文，都体现了这样一个特点。

在很多奏疏中，瞿式耜都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情怀想法。如永历元年三月，永历帝已数番“移蹕”，实际是闻警而逃，瞿式耜在《省会无虞再赴行在疏》中动情的说到自己对皇帝这种逃跑路线的深深忧虑：“每皇上移蹕一番，则臣心如捣，臣颜如削”。又如永历三年六月十九日，瞿式耜之孙瞿昌文到达桂林。年少的瞿昌文这次从家乡千里迢迢跋涉寻祖，在战争混乱时期，可以说历尽艰难，也可谓是一次壮举，更是给瞿式耜带来了极大的欣慰！然而，瞿式耜的发妻却于其时病逝了！战乱之时，亲人顿失，瞿式耜悲伤之极，《报臣孙入粤疏》中这样写到：“臣不知有身，遑知有家？臣妻邵氏，万里相随，今已溘焉朝露矣。况兵烽阻隔，音信杳然，臣家久为犬羊之地，无从再问。乃于六月十九日，臣长孙忽然航海而至，具知臣家自乙酉七月十四日虏兵破城，抢掠罄尽。臣子壬午举人玄锡，窜伏穷乡，不赴虏试。嗣后行查伪官逆产，奸胥猾吏，迫索诛求，借贷既苦无门，典卖亦已告竭，不惟田房籍没，并先世所遗一二图书、画卷，售易一空。臣听之再三，恍如亲履家园，目睹奇穷惨祸也。”奏疏文字中叙述起伏，由悲而喜，由喜而又悲，前悲为音信杳然时之悲，后悲又为具知惨祸时之悲，而中间“臣长孙忽然航海而至”，使人读来仿佛也亲感作者当时家国惨变时一点欢喜，又在破涕稍慰后更体深悲。家乡的情况，家庭的情况，家人的情况，总之，凡关于家的情况，都用切切的文字凄怆悲凉而满腹衷肠的诉说着。及至“听之再三，恍如亲履家园，目睹奇穷惨祸也”一句，老人老泪满眼听孙讲述的情景也如在读者面前，谁又能不为之心有所感、心有所动呢？

瞿式耜那些书法情愫的文字，常常使人感到用笔之浓，也更是用情之浓。永历四年，瞿式耜的小儿子历险千里寻父，瞿式耜听到消息后，写信给途中的儿子，其中说“吾向知汝思念父母，年年岁岁时时日日要来，以途中难走，未便出门”（《庚寅八月廿七日书付鎔儿》）。看这“年年岁岁时时日日”数字，像是泼墨，像是吐心，包含了多少亲人累年日日夜夜的思念！其实瞿式耜说“吾向知汝思念父母”，这正是父母天天思念孩子的心理在无意识中的表露，思念孩子中百般替孩子着想，使人想到杜甫《月夜》的“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一样的反笔用之。

又如《己丑六月初二日再付昌文》这一家书是写给正在途中的孙儿，书信中说到妻子“终年惟以儿孙挂心，每一念到家乡，便哭到眩仆”，等听到人述说孙儿即将到来的消息，又悲又喜，“泪簌簌交颐，比述竟则号啕大哭，直伤心腑矣！”老人极喜极悲之下，溘然而逝。书信中写到祖孙之间的悬念之苦，哀极、痛极、叹极，世事感伤思泪也已极，可以想见当时其孙读后，痛哭失声，心如刀绞的情状！

瞿式耜把他浓浓的思家忧国等感情凝结于自己的各种文字中，使人读至则印象极深，感慨也极深！

3.4.2 叙致娓娓，有味其言

毛子晋《诗藁后序》说瞿式耜的文章：“叙致娓娓，盖有味乎其言”，这里，“叙致娓娓”指其叙述条脉清晰，细腻生动，“有味乎其言”则应是指其忠挚慷

慨、正气浩荡的文字内容，即“读者其以为梁甫之吟、出师之表矣。”⁴²这一评价颇为恰切，正是瞿式耜奏疏杂文等的一个特色。

瞿式耜文章“娓娓”的叙事表现方式，我们不妨看他写于崇祯元年六月的《特表忠清疏》。这封奏疏是为“特表忠中之忠，清中之清，惨中之惨”⁴³的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三人特意呈奏。此三人是明万历、天启间朝廷中有名的忠正之士，瞿式耜与之交往甚深，彼此“以气节道义相砥砺”⁴⁴。然而，三人在与魏忠贤阉党的斗争中，皆被陷害惨死。式耜由于亲炙其人，又亲睹其事，所以疏中文字富于表现，叙述细腻。以下不妨对照一下《明史》本传与式耜奏疏中文字的不同。

《明史》记载杨涟死事的文字如下：

“遂逮涟。士民数万人拥道攀号，所历村市，悉焚香建醮，祈祐涟生还。比下诏狱，显纯酷法拷讯，体无完肤。其年七月遂于夜中毙之，年五十四。”⁴⁵

再看式耜《特表忠清疏》中的叙述：

“逮系之日，涟自湖广达京师三千余里，只身策蹇驴，未尝一日乘小肩舆，未尝一日骑马背。入都门，小民有叹息：“杨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诘朝而叹息之人，毙命于厂卫矣！谁复敢私语称其冤者？涟死于溇暑，逾四日，方奏闻。比领尸骸，手指肿烂欲断，足之联于胫丝毫耳。”

《明史》前后用了五十多字记述杨涟被逮至拷讯而毙。在叙述拷讯的程度时，只用“体无完肤”四字一概而过。式耜疏中则用两倍的文字描述这一事件。其中，对杨涟只身蹇驴之情状，被毒掠之惨烈均出以细笔，充分表达了作者悲愤至极的内心感受。疏中还插入一个小民的故事，出现了两个问句。第一个问句是小民问的，“杨都御史清官，今日何至于此？”隐喻了对国家朝廷是非错谬，黑白颠倒的不满。然而，正因这一问，这位小民第二天就“毙命于厂卫”。写至此，作者不禁愤声疾问：“谁复敢私语称其冤者？”两个追迭的问句串连了这样一个匪夷所思的小民事件，使得整个叙述波澜有致，笔力丰满，对恶者的鞭挞，对弱者的怜悯，得到强有力的表现。相比之下，一者简，一者细，瞿疏更多从“惨”字涉笔，力求突出恶者的嚣张，朝政的黑暗和忠臣的惨烈，由于文字娓娓生动，极富张力，故具有触目惊心之效果，怪不得崇祯皇帝也批到说：“这本说杨涟、魏大中、周顺昌之死最惨”！

瞿式耜许多文字间都流露出了他那一腔忠贞之情，鞠躬尽瘁之志。这种情志体现在其文章中，以“梁甫之吟、出师之表”来比，实不为过。如在永历初的《留守需人疏》中，瞿式耜叮嘱年轻的皇帝：“若谓政地乏人，谁司票拟，则詹事府詹事、礼部尚书吴炳，识老才优，心灵手敏，兵戎之事，皆所熟闲。皇上竟简用之，不惟军国可藉平章，且朝夕用资启沃。”这与诸葛亮《出师表》“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祗、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得裨补阙漏，有所广益”等语如出一辙。又如《谨献刍言疏》有这样的话语：“盖人主之聪明，不日益则日损，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则日益，接左右近倖之时多则日损；以忠直为至计则日益，以佞谀为芳规则日损。”这又与《出师表》之“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同一心志。再如瞿式耜的《临难遗表》，这是式耜在永历四年（1650）被囚中写给皇帝的最后一封奏疏。疏中叙述“自永历元年，谬膺留守之寄，拮据四载，力尽心枯”，并说桂

林被陷情由以及自己被俘经过，可谓一字一泪，娓娓感人，如疏中所言“心痛如割，血与泪俱”，使人立即想到鞠躬尽瘁四字。这种叙述文字中寄寓的忠贞情感，正可以说是“有味”的！

3.4.3 骈散结合，落笔有致

瞿式耜现存文章中有骈体，也有散体，而最多的则是骈散结合的文体。一般说来，散体适于叙事，骈体由于形式整齐，庄重严肃，历来广泛用于一些正式的文体如奏疏等文章中。我们来看瞿式耜的相关奏疏文章，骈散结合灵活，落笔有致，在流畅的叙事说理之中，激情四溢，文采飞扬。

以《力辞勋爵疏》为例，该文写于永历元年三月。在取得第一次桂林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后，朝廷封瞿式耜为临桂世伯，进武英殿大学士、少师兼太子太师，瞿式耜上疏力辞勋爵。疏中一段关于焦琏的描写文字，非常精彩，如下：

“焦镇之功，其真莫匹矣。万矢攒来，一身抵敌；千兵散处，匹马冲锋；扫尘灭迹，斩其骁帅。会城屹然不动，残寇喙矣狂奔。此其胆气如何，勇力如何，使肇庆有焦镇，岂至有肇庆之失？使梧州有焦镇，岂至有梧州之失？使平乐有焦镇，岂至有平乐之失？即将来恢梧复肇之功，必得此才有破竹迎刃之势。臣愚以为焦镇兹捷，乃中兴第一武功，断宜先封流伯一辈，而世爵俟梧、肇既平，准与铁券，庶足以鼓其气而慰其心。仅仅官保世荫，殆非所以酬答殊勋也。”

这段话一是叙述了焦琏的赫赫战功和其在战争中的作用，二是向朝廷对焦琏之不公平待遇提出意见。我们看，写焦琏之无人能敌，用“万矢攒来，一身抵敌；千兵散处，匹马冲锋；扫尘灭迹，斩其骁帅。会城屹然不动，残寇喙矣狂奔”三十六字，对属自然，用字精准，气势万钧，可谓有“恢恢乎以无厚入有间”之千斛一收的效果。接下来数句，“此其胆气如何，勇力如何，使肇庆有焦镇，岂至有肇庆之失？使梧州有焦镇，岂至有梧州之失？使平乐有焦镇，岂至有平乐之失？即将来恢梧复肇之功，必得此才有破竹迎刃之势”，则又转为散体的排比形式，一贯而下，流畅喷薄，是越问答案越明显，越问胜算越肯定。读者读后，自可体会到那种简练而虎虎生威之势！

总的来看，瞿式耜现存文章大部分做于晚年戎马倥偬之际，无论是其情之深，味之浓，或是语之有致，可以说处处展露了这位英雄志士之真实心地，赤忠之诚！那些“先忧”的奏章以及浓情的家书等无一不向后人言说着一种可敬的人格、可佩的操守，是一笔珍贵的历史及文学财富！

结 语

在历史上，瞿式耜与文天祥、史可法等人一样，都是以其气节、精神而为人们所颂扬的！瞿式耜生于明万历年间，仕始天启，贬在崇祯，历弘光、隆武二朝，于国家板荡之际，拥立永历于西南一角，坚持抗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奏出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在永历朝的四年中，瞿式耜鞠躬尽瘁，任劳任怨，简拔贤能，任用贤才，在当时军国大政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砥柱作用。他积极联络各地抗清力量，成功组织并部署了三次桂林保卫战及南方等省的多次恢复战役，在清军势猛、人心涣散的明末抗清斗争中极其可贵。然而由于各种客观原因，明王朝在历史规律中最终被清所取代。国而忘家，国而忘身，瞿式耜的忠贞爱国在历史上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清朝廷所修的明史中也对瞿式耜进行了浓墨的赞誉。

瞿式耜在艰难的时局中用全部精力、生命来践履了他的人生信仰，其人格精神在其诗歌文章中都有明显而充分地流露显现。他的文章充满了那种浩然的人间正气，正如钱谦益云“其人则宇宙之真元气，其诗则古今之大文章”⁴⁶。用一个比较简练的词来形容瞿式耜的诗歌文章，那最合适的词就应该是“浩然之气”了！从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到立功立言立德的青史情结，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远大抱负到忠孝为大鞠躬尽瘁的古贤品格，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建功名，立纲常，忧国忧民，瞿式耜具有典型的儒士特征，他的诗歌文章也基于此而来。看瞿式耜的诗歌，尤其是其后期以《浩气吟》为代表的那些诗歌，我们可以发现，瞿式耜诗歌是和文天祥的那类诗歌一样，支撑其艺术境界、艺术架构的不是诗歌技艺、技巧层次的东西，而正是在其文字中流动着的那种浩然正气！这种浩然正气与其儒家式的人生观、价值观密切相关的！其实，当瞿式耜的浩气之吟放到人们眼前、放入人们的审美视野的时候，引起的一个艺术层次之上的问题就是对生存之价值、意义的反思与叩问。这种生存价值的叩问，应当说是直至今天人类都在求索过程中的一个带有终极关怀性的永恒问题！

参考文献

(一) 引注

- [1]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51-255
- [2]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86-292
- [3]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3
- [4]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
- [5]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页 17
- [6] 陈瓚, 常熟人, 嘉靖进士, 授永丰知县, 有政绩。与式耜“科同、筮仕同” (《瞿式耜年谱》页 16)。
- [7]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8
- [8]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85
- [9]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85
- [10]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5
- [11] 徐锡允字尔从, 自号文虹其。家畜优童, 亲自按乐句指授, 演剧之妙, 冠于一邑。
- [12]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38
- [13] 王夫之. 永历实录[M]. 岳麓书社, 1982. 卷二, “瞿严列传”
- [14]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51
- [15]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63-164
- [16]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76
- [17] 明史. 中华书局, 1974. 7184
- [18] 《石田先生诗钞·文钞》 齐鲁书社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三十七集 1997年
- [19]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96
- [20]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5
- [21]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00 页
- [22]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38 页
- [23] 邱昌员. 论文天祥后期诗歌的审美情趣[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8, 02
- [24] 邱昌员. 论文天祥后期诗歌的审美情趣[J].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1998, 02
- [25]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38
- [26]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50
- [27]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35-236
- [28]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00
- [29]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69
- [30] 陈刚. 钱谦益诗学与创作之双向观照[J]. 固原师专学报, 2004, 04
- [31] 吴建民. 中国古代诗学原理[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73
- [32] 吴建民. 中国古代诗学原理[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163
- [33] 明史. 中华书局, 1974. 列传第一百六十八
- [34] 张鸿, 原名(彳 徵), 字隐南, 别署蛮公、燕谷老人。常熟人。撰有小说《续孽海花》。
- [35] 罗时进.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J]. 苏州大学学报, 2002. 3

- [36] 钱仲联《钱遵王诗集笺校序》。载谢正光《钱遵王诗集笺校》卷首，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出版。
- [37] 罗时进. 清初虞山派及其诗文化圈. 苏州大学学报, 2002. 3
- [38] 明史. 中华书局, 1974. 李攀龙传
- [39]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06
- [40]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77
- [41]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00
- [42]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2
- [43]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3
- [44] 明史. 中华书局, 1974. 列传第一百三十二
- [45]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87

(二) 参考论著

专著类:

- [1]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2]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 [3] 王夫之. 永历实录[M]. 岳麓书社, 1982
- [4] 王夫之, 钱秉橙. 永历实录 所知录[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5] 计六奇. 明季南略[M]. 中华书局, 1982
- [6] 计六奇. 明季北略[M]. 中华书局, 1982
- [7] 谢国桢. 增订晚明史籍考[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8] [清]钱谦益. 牧斋初学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 [9] 金开诚, 葛兆光.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M]. 北京出版社, 1988
- [10] 阮荣春. 沈周[M]. 吉林美术出版社, 1996.
- [11] 修晓波. 文天祥评传[M].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12]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中华书局, 1988. 283
- [13] 徐宗泽. 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 民国丛书第一编11册. 上海书店据中华书局1949年版影印
- [14]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 [15] (清)陈济生. 天启崇祯两朝遗诗[M]. 中华书局, 1958
- [16] [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著).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7] 张玉兴. 南明诸帝[M].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6
- [18] [美]牟复礼, [英]崔瑞德. 剑桥中国明代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19] 刘世南. 清诗流派史[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
- [20] [美]司徒琳. 南明史(一六四四——一六六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 [21] 清史委员会(编). 清代人物传稿[M]. 中华书局, 1986
- [22] 裴世俊(选注). 钱谦益诗选[M]. 中华书局, 2005
- [23] 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M]. 三联书店, 2001
- [24] 谢国桢. 黄梨洲学谱[M]. 商务印书馆, 1956
- [25] 谢榛, 王夫之. 四溟诗话 姜斋诗话.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 [26] 陈垣. 陈垣学术论文集[M]. 中华书局, 1980
- [27] 何宗美. 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M].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 [28]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甲申传信录. 上海书店, 1982

- [19]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东南纪事. 上海书店, 1982
 [30]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三朝野记. 上海书店, 1982
 [31] 中国历史研究社(编). 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烈皇小识. 上海书店, 1982

论文类:

- [1] 吴奈夫. 论瞿式耜[J]. 江苏师院学报, 1981, 1
 [2] 何平. 瞿式耜略论[J]. 广东社会科学, 1991, 2
 [3] 关汉华. 瞿式耜述论[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报, 1991, 1
 [4] 李英. 瞿式耜诗歌校注[D]. [硕士学位论文]广西: 广西大学, 2003
 [5] 瞿果行. 瞿式耜“入教”和“借兵”考辨[J].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
 [6] 梁敬业. 关汉华试论瞿式耜在广西的抗清斗争[J]. 学术论坛, 1991
 [7] 严沛. 瞿式耜与桂林抗清运动[J]. 社会科学家, 1991
 [8] 戴逸. 纪念瞿式耜四百周年诞辰感言[J].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
 [9] 朱炜, 陆继忠. 民族英雄瞿式耜[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1992, 2
 [10] 鸣凯. “千载做完人”的瞿式耜[J]. 齐鲁学刊, 1987, 2
 [11] 林志仪. 从容待死与城亡——段南明抗清历史的回顾[J]. 文史春秋, 2000, 4
 [12] 丘振声. 浩气长存山水间——瞿式耜、张同敞风雨桂林吟[J]. 学术论坛, 1987, 5
 [13] 覃延欢. 略论清朝初期桂林的抗清斗争[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85, 1
 [14] 梁业敬, 关汉华. 试论瞿式耜在广西的抗清斗争[J]. 学术论坛, 1991, 3
 [15] 秦慰俭. 南明永历政权在广西的五年[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5, 2
 [16] 南炳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瞿式耜七篇奏疏抄写时代考[J]. 中国历史文物, 2006, 2
 [17] 乔实. 悲歌一曲招国魂——评《风洞山》传奇[J]. 艺术百家, 1994, 3
 [18] 李复波. 吴梅《风洞山》传奇简论[J].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8, 2
 [19] 梁淑安. 吴梅《风洞山传奇》浅析[J]. 苏州大学学报, 1985, 1
 [20] 尹秀芝, 王朝晖. 试论焦琏在抗清斗争中的作用[J]. 北方论丛, 1995, 1
 [21] 孙玲. 明末来华传教士艾儒略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 2005
 [22] 李尚英. 独辟蹊径的南明史研究——《南明诸帝》评介[J]. 清史研究, 1996, 4

附 录

一、瞿式耜教徒身份考

明末天主教在中国颇为盛行，其教徒之众，分布之广，均显示出强势的发展力量。据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估计，“中国基督徒的总数于1627年达13,000人。他还揭示了他们在江西、浙江、山东、山西和直隶诸省的存在。古伯察神父参照这些数据指出，10年之后，中国基督徒的数目增至4万人。史式徽（Serviere）神父最后指出，到了明末，除了云南和贵州省之外，中国的所有省份都建立了传教区；到1663年，在该帝国中共计算到109,900名基督徒。”¹

在天主教不断传播和渗透过程中，代表主流政治文化形态的士夫文人也与天主教产生了深刻的联系。据载“全国的七万名信徒内，有几百名官吏和知识分子”²，这个数字还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统计，挂一漏万，恐不在少。这其中瞿式耜的教徒身份就曾有争议。教史明言瞿式耜天主教徒，但由于没有相关中文资料的佐证，故使人们有一些猜测，后有学者则论证其不可能为教徒。

有关瞿式耜之为天主教徒的身份，学术界所据之资料较早的为十七世纪时传教士所著之著作。目前，笔者及见的较早记载为卫匡国《鞑靼战纪》：“广西巡抚汤姆斯瞿（瞿式耜）和全省最高的军事首领洛格斯丁（丁魁楚）都是基督徒。”³卫匡国与瞿式耜为同时代人，且与瞿式耜有相当之交往。后来教史如《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云：“最著名者，为瞿式耜，字起田……艾铎鉴其诚，与领圣水，取圣名多默。”⁴《天主教传入中国概观》云：“常熟瞿太素之子式毅亦请艾儒略至常熟开教，式毅从兄弟式耜早年登第，得闻真道，因亦归正焉。”⁵《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叙略》云：“瞿公者常熟人，受洗于艾儒略手，圣名多默。”⁶《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云：“如瞿式耜……等人，首为基督教热心信徒。”⁷《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瞿式耜”传中转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艾儒略’传引巴笃里《中国耶稣会史》”云：“一六二三年（天启三年）瞿太素子名玛赛者（按即式毅），邀艾儒略赴常熟开教。其从兄进士式耜曾经儒略授洗，由于他的努力，教务颇为发达，几个星期中便有二百二十余人入教，式耜某叔伯的功绩尤多。式耜受洗后，曾在宅门外张贴‘僧道无缘’字条，又以耶稣圣号代替一切偶像。”⁸另有（法）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云：“另外两名基督徒……就是广西的总督（临桂伯）瞿式耜（瞿多默，Thomas）和曾在桂林战斗中大败清军的焦琏（焦路加，Luc）。”⁹上述是教史中的一些相关记载，其中自然不免参考先前资料的后出资料，而原始资料则本于西文。陈垣先生有云：“有教史未必误，而教外典籍无法证明者，如瞿式耜之奉教，教史言之凿凿，而吾人至今尚无法在教外典籍证明之，颇疑其后人弥缝之密也……然则瞿式耜奉教之迹，为其后人所削，亦或有之。然终无法证明也。”¹⁰此处所谓“弥缝之密”、“后人所削”者，即谓瞿式耜“奉教之迹”为人或删或改，使其“奉教”面目全然不见之意。删改之人则必然为教外之人，其意必有所避忌，故教史中则独存，以其

势不能全删教史之故。陈垣并引金声、王徵、吴历之事云：“熊开元力为金声辩护，而金声奉教之迹愈彰；张缙彦为王徵墓志，有公通西学，与利玛窦之徒罗君善，造天主堂以居之，著畏天爱人论，为前人所未发等语，见康熙陕西通志，康熙泾阳志引此文删之。吴渔山历晚年入教，渔山不自讳，而苏州志谓其晚年绝人逃世，浮海不知所之。”¹¹由于“教外典籍”，即指中文之相关资料极少与瞿式耜信教密切相关者，故学界对于瞿式耜的信教与否稍有不同之论，见于瞿果行《瞿式耜“入教”和“借兵”的考辨》¹²一文。文中就“瞿式耜是否参加天主教”举出三点看法：一为“凡纳妾的人不能入教”，而据瞿玄锡《行实》中载瞿式耜子女中有三人为庶母出；二为“凡教士必须诚心奉敬一天主”，而“式耜一生言行中，很难找到信教迹象”，并举式耜所辑《愧林漫录》之取名及其中基本为儒、佛、道家语而独无天主教语，另及诗歌中多有佛家语而不似天主教徒语言为反证；三为“关于说瞿式耜受洗时间，教内书籍也说不清”，内举对瞿式耜受洗时间之疑。凡此三点，以考证瞿式耜之“不可能入教”。按此三点所提及之问题，都较切实，而以“纳妾”一条似更令人易为肯允。今重新一一思考，以辨问题之确实是否，以求其是。

第一是“妾”的问题。

关于式耜之“妾”，史家曾有论辨。黄宗羲《行朝录》中云：“永历元年……上驻蹕梧州……瞿式耜妾媵众多，逗留梧江”¹³《行朝录》记永历朝廷事，全祖望谓“道远传闻，最多讹错”¹⁴。又：“据越缙堂日记谓其尤误者，如永历元年以北兵日迫，桂王自梧州西奔，谓瞿式耜妾媵众多，逗留梧江。按式耜方自肇庆疾趋梧州，及至而王已西上，遂驰赴桂林。乃谓其以妾媵逗留，此语为是书之累不小。”¹⁵由于清兵进逼，永历帝于顺治三年（1646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自肇庆奔梧州，又自梧州奔桂林，于永历元年（顺治四年、1647年）正月二十二日¹⁶始到桂林。据《瞿氏家谱》之《瞿玄镜传》，玄镜即生于顺治三年¹⁷。事到紧急，妥当以安排家属，于情于理，倒无不妥。何况永历帝为历史上有名之“闻警即逃”之皇帝，当时形势并非紧急到不可收拾。瞿式耜之妾，按瞿玄锡《行实》云：“次玄鎔，以省府君死于粤，庶母顾出；次玄镜，尚幼，庶母孙出……次女，庶母李出”¹⁸。此处提及三妾。玄鎔生于崇祯元年（1628年）十月，则式耜在天启中已有妾。由此可见，瞿式耜确然有妾。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有妻而又有妾，本不为怪。此处言“妾”之问题，在于辨明瞿式耜之信仰方面之问题。瞿式耜受洗的时间原本没有很确切的记载，大概则推测为天启间艾儒略至常熟时，即天启三年（1623年）左右或稍后。按照天主教一夫一妻之教义，受洗之人，当然不能有妾。所以极有可能式耜因与艾儒略交谈而大为感服¹⁹，遂欣然领洗。而其时尚无妾，当然儒略即为其施洗。至儒略走后，更无像儒略这等“西来孔子”般的人与其讨论研磨，而当初领洗之热心也或渐渐淡漠，又加上式耜本有心用世之人，天启间因丁父忧归里，热心既然淡漠之后，在封建时代里，娶妾为社会所认同的正常之事，若无信仰之束缚，自然即娶妾了。如式耜之师钱谦益后来以六十之龄娶柳如是，式耜也曾和其伉俪守岁之诗歌，可见式耜后期信仰当有所淡漠，而于娶妾之问题自然不具特殊考虑了，所以在《行实》中能看到其三妾之记载。这里要说的是，一个人后来的信仰淡漠和领洗之时曾有热心为二事，二者实无冲突。即使揆之今日中外凡有称其有某信仰之人，谁保其日后也必定仍然完全坚守其信仰之每一严格原则？所以，方豪先生有一段话说的极为中允，引如下：

按近年吾国学者论及明末清初国人信教者，必中西文均有史料可资证明，始肯采信；实则，中文史料，如属可信，不必借助于西文史料；西文史料，

如确当时人记当时事，则必可信，亦无庸求证于中文史料也；当然，能中西文史料皆备，自更可喜，但当明末战火漫天，播迁东西南之际；国人一般思想，又多不以信教为然，中文史料中不及某某大吏信教事，实无足奇；或先有而后人删改，亦属可能。再如有妾者固不可受洗，但若受洗后又违教规纳妾，则亦乌能据此谓其‘决非信徒’？盖信教为一事，信教而先虔诚后淡漠，淡漠而又虔诚为另一事。²⁰

第二是关于诗歌文章中所见关于儒释道文字的问题。

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结构虽然以儒家为正统思想，然佛教、道教之影响实是非常深巨。自两晋南北朝以来，士子们往往浸淫其间，以为圣贤别宗。宋代以后，儒者们更是出入释道，并不为怪。明代如大儒王阳明之“心学”，黄宗羲认为出入于佛老而归本孟子。在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社会上层建筑架构的文化底蕴下，封建时代的文人是绝难逃脱其共同合力造成之影响的。如式耜之伯瞿汝稷“嗜宗门”²¹，有《指月录》等佛教著述；而式耜之叔瞿太素最初与利玛窦交往也有为获其“炼丹”密术之意。这样，在瞿式耜的诗歌文章中出入释道的文字，倒并不太怪。如就其诗题而言，诗歌中就有《次韵西隐长老乞兰诗》、《次道开上人游东皋见赠扇头短歌》、《次匡沅上人瞻云阁韵》、《观瀑逢僧即事感述》诸诗；以诗句来看，有“临行郑重语僧雏，香积随常到我取”、“疏林馨发知僧近，隔浦榔鸣觉浪生”等句，日常之生活中，都有释道之间的交往。至于《愧林漫录》之取名及其中无天主教语，则《愧林漫录》付梓于崇祯九年（1636年），其自序有云：“归田多暇，深自循省，举髫年所诵记及齿至而更阅者，徵之古人，如合左券，因取先后之，缮採类次十种，彙成一帙，名曰：愧林漫录。盖内典中有‘惭愧林之义也’。”又云：“刻刻引愧，惟恐出则沦戮冠裳，居则流毒桑梓，其无暇以钟鼎而易山林也明矣！”²²其内容则是“林居时录以自警，大旨归于为善”²³的。刘荣嗣序则云：“盖辑古今大儒之法言，可为身心修养之裨益者也。”²⁴书中所录言语，大概都是自幼时素所熟悉而深觉其理的，故凡片言有益于“反身”而醒的便录于其中。佛家语有道理的即录佛家语，道家语道理的即录道家语，而最多的则是儒家大儒的语录，佛道是其中少量而已。录佛家语、道家语不证明式耜是佛教徒或道教徒，未录天主教语也不证明其未“入教”。而马相伯“题《愧林漫录》”则曰：“伯略文名颇早，奉教颇晚，故其伯父每以为忧，兹所辑盖少年之作也。其自序以万劫之苦而抵百世之债云云，似为奉教后悟道语。”²⁵再有，式耜也有《性学摘述序》，其中也详述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中之“三魂”之说。²⁶可见，一个人一部辑录性质的书中没有收某方面之言论，不证明其不熟悉或不明白其未收言论之道理。式耜著作其实甚多，一部《愧林漫录》用“惭愧林之义”的意思而取名，其中未收天主教语，实不能因之证明其整个人一生中曾有否天主教信仰。

第三是其受洗时间问题。

这个问题较为易解。其受洗时间之不明源于其最初之记载并未确定写明其具体受洗年月，故后来之著述，即便是教史类书如方豪之《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对于像南明永历朝中至今已清楚明白其为天主教徒之庞天寿²⁷，其受洗年月，也未确指。关于瞿式耜受洗年份，其实只是各著史之人依据现有可见之材料推测逆料而已，故其受洗时日的不明确不证明其未受洗或未“入教”。

综上，有关妾与诗歌著述及受洗时间都不足证瞿式耜之“不可能入教”，然其也足以表达对于此种身份的推敲怀疑。而如上所说，在尚无充分中文资料的证明下，既然有西文原始之资料，则即当以之为更有把握之依据，因为依靠有充分之可信度的资料远比依靠对于部分资料的猜测怀疑为更合学理研究之规

律，所以，瞿式耜之具有天主教徒之身份是可以更大的程度上确定的。这样，就信仰问题而言，质问其信仰是否够虔诚纯粹、一意完全则可，若入未入教之疑则论据稍显偏而不够充分。

接下来，有两个问题可以考虑：第一是明末的一些信教人士，就如瞿式耜，在国家板荡之际，并在中西文化碰撞过程中，是在怎样的程度层次上去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的？他们面临着哪些因素的冲突、调整与谐和？以瞿式耜为例，从个人之层面意义上来看，其个性特点、出身背景、成长环境以及人生种种阅历，都构成对其在信仰层面上的选择与深度的一定影响。式耜出身于典型仕宦家庭，成长过程中有其父母、伯叔、师长等的影响，以其所谓“朴素”的性格面对相对宽裕轻松的环境，使他能有足够的资质、时机等来处理其在中西互动过程中对于信仰问题的回应。从社会层面意义上来说，师友交际、传统风俗、政权变化等也足够对其信仰产生极大的作用，如古代“妾”的问题，在当时的式耜，实际形成一种对其信仰的挑战，如何回应，便成为其信仰生活中比较重要之转折点。又如战争动乱，也很显然得造成一定的影响，据《天主教传行中国考》：“永历皇上又给神父银两，俾另建一堂。奉教各官，莫不解囊捐助。迨堂工完竣，瞿神父在内举行弥撒，宣讲圣道，瞿式耜、庞天寿等。有暇必以身立表，倡率士民，进堂与礼，一时被化者颇多。特以时际艰难，人心惶惶，未能安心受教耳。”²⁸其中，“以身立表，倡率士民”、“被化者颇多”是人际之间的影响，“人心惶惶，未能安心受教”则是时代对于信仰之冲击。而“未能安心受教”之语正好很好地表明了当时信教之人的现实信仰处境及状况，即如式耜，当时有军国之事日夜操劳，其能投十分之精力于信仰之深入否？何况其他受影响而初“被化者”！从文化的层面意义上来分析，从小所受儒家之传统教育，佛教、道教等各种文化因子都足以给信仰的成胎与成长带来促进或阻止，如前述《愧林漫录》显示出的各种文化质素的互相影响平衡，应当说都是当时与后来人们讨论瞿式耜时不得不权衡考虑、对比把握的问题。天主教信仰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有其互相契合的地方，如二者都主张敬天爱人等。以孔子等上古儒家思想者对于“上帝”或“天”的阐释以及儒家的一整套伦理道德体系尤其与天主教信仰的精髓有很多的相通之处，这是为瞿式耜当时的很多士人所认同的。上述各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上给个人及其信仰造成某种机会、挑战与危机，在时代、社会与文化里，个人怎样去面对、选择并实践就显示透露出了此问题的张力。对于瞿式耜，其实，他最终是以儒家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忠孝观来践履了其人生及其持有的信念！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前述“弥缝”、“削迹”的。恰恰就是在上面对其信仰身份已经一定程度上肯定过的瞿式耜，其现存诗歌文章中相关反应信仰之明显的迹象却少之又少。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所以，前面所引之“颇疑其后人弥缝之密也”、“为其后人所削”便成为不得不做一定考虑的疑点。是什么人后来故意删削或改变了一些文字吗？这些文字是否即包括那些涉及与其信仰有某种联系的文字？首先，肯定的就是有删削，或至少是某些故意的遗漏。如据《瞿式耜年谱》186页记载：

“按：原刻本《浩气吟》所载《自入囚中，频梦牧师周旋缱绻异于平时，诗以志感》诗，仅七律一首，而以后瞿氏所刊东日堂版《桂林遗诗》亦七律一首，同《浩气吟》。而《虞山集》（清稿本）载该诗共有二首，以上两书仅录第二首。其第一首云：“何事虞山入梦频，是余仇也是余亲。当年道义称师弟，岂料华夷易主臣。三局緘书明大势，千秋遗史恨完人。君来睨就余滋惧，莫是将归告我神？”估计当时此诗未为牧斋所见，故刻《浩气吟》时未列入；刻《桂

林遗诗》时，玄锡也未敢列入；李刻《瞿忠宣公集》时，钱已列入《贰臣传》；《瞿式耜集》亦未录入。因补录。”

为什么初刻时未列入，再刻时又未敢列入呢？这显然是为避免敏感人物和敏感问题所做的权宜之举。式耜诗歌中的疑问：“何事虞山入梦频，是余仇也是余亲？”伤感叹嗟：“当年道义称师弟，岂料华夷易主臣。”既肯定又遗憾：“三局缄书²⁹明大势，千秋遗史恨完人。”惊悸隔膜与困惑：“君来睚就余滋惧，莫是将归告我神？”这些无一不是针对钱谦益而发，这样的诗歌瞿式耜的后人当然不能、不愿也不敢给钱谦益看。这样，原诗就被当然地删削了，同时也就弥缝了一种裂痕，消除了某种关系的紧张，并避免了不必要的人情风波。

那还有没有其它对于一定人或某个范围层面上是敏感的问题呢？有。例如，天主教信仰方面。明末天主教传入中国后，天主教与儒家和佛教等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矛盾冲突。在士大夫中间也产生过激烈的争论和问辨。如就传教士是否会带来国家安全隐患的问题，保守的士大夫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者“戎获是膺，荆舒是怨”。总之，对于传教士的到来，采取极不欢迎的态度，并极力排挤。有攻击禁止者，当然也有鼓励劝教者，如“左光都之弟左光先为建宁县知县，则示劝进教。一迎一拒，真奇观也。”³⁰对于其宗教活动，不了解的士人也怀疑其是否为搞邪术妖法，并进而不同程度的猜测与诬蔑。前面说过，就连瞿式耜的伯父瞿太素，在与利玛窦交往了一些时间后，还是希望能从利氏处取得炼丹秘诀。极端者则认为传教士在做骗害杀人等事，这种讹传起于稍后时期。天主教和佛教的冲突由于二者教义本质上的不同而从一开始就不希见，见之于各种论著、史籍中所记载之天主教人士与佛教人士之间的辩论争执的文字。如《利玛窦中国札记》记有当时利玛窦与雪浪大师³¹论辩之事³²。据说，论辩之后，“只有那位僧人不肯承认失败，尽管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他失败了。他们对利玛窦神父所阐述的论点十分满意，以致后来在他们的集会上，他们又对这些问题讨论了好几个月。”³³刚开始的这种辩论是在宴席间，但后来就呈愈演愈烈之势。兹引相关叙述如后：“至佛教高僧攻教者，先则有祿宏和尚（即云棲）著天说四篇，后则有圆悟（即密云）著辨天说三篇，通容（即费隐）著原道闢邪说四篇，如纯著天学初闢九篇，普润至辑为祿左集。盖当时佛教徒视天主教为劲敌，不得不下总攻击也。”³⁴这种种显示，二者之间所具有的争端是比较激烈的，几乎将势不水火。

再回到瞿式耜及其著作。瞿式耜殉难后，其诗文由其子其孙相继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十四年（1657年）等时期卷版刊刻，其后又有别种刊版。如前所述，瞿子已因钱谦益故将《浩气吟》中一篇略去不刊。那么有没有关于瞿式耜的信仰、涉及其天主教徒身份的文字被删削或更改的呢？众所周知，钱谦益晚年笃信佛教，钦尊华严一宗，即如前所提及之雪浪、祿宏等，钱谦益就极其推崇并与之有极深之交往。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即言钱谦益云：“癸酉居太夫人丧，读《华严经》，益叹服子瞻之文，以为从华严法界中流出。戊寅春逾冬颂繁，卒業《三史》，反复《封禅》、《平準》诸篇，恍然悟华严楼阁于世谛文字中。”³⁵钱谦益于其藏书楼“绛云楼”曾收有不少西学著作，至晚年则指“西人之教”为“世间大妖孽”。³⁶其他，又如黄宗羲，瞿式耜到广西时以母在，未能随往³⁷，后与钱谦益共同从事于抗清之秘密活动。其所著《破邪论》否定天主为上帝，斥为邪说，主张排除。又，曾为《浩气吟》作序作跋之性因，原名金堡，人称澹归大师，式耜囚系期间，曾与“诗筒缱绻一月余日”，式耜歿后，“誓于佛前，不复作诗”³⁸。其实，作为天主教徒的瞿式耜要坚持实践其信仰，在生前有周围交往人物、客观条件环境的影响，势必有多牵碍。

所以，如前，有说法云其“张贴‘僧道无缘’字条”，其事即在其早时，至后来与其师谦益及竟由其师而与诸大师有所交往，恐怕便不复如前不必虑及诸多；在身后则文字之事，其子其孙作为姻亲晚辈³⁹，凡鐫刻刊版恐不免、也不得不至少商议于这位“一代宗师”，所以，既然瞿式耜之子瞿玄锡曾因避钱之讳刊落一诗，作为式耜之师的谦益在玄锡等求序请阅中代笔润色，谁又有才华足够能或敢说做的不好呢？若有润色，处在“绛云余烬”⁴⁰中的钱谦益，以佛弟子身份未免不略为隐饰碍眼文字等。这是对于谦益方面做可能之猜测。证以一例如：著名之“浩气吟八首”之第一首第三联云：“九死如飴遑惜苦，三生有石只随缘。”按《瞿式耜集》诗后校记，此为瞿氏东日堂刻《浩气吟》版本中之文字。“瞿氏东日堂刻《浩气吟》”指顺治十四年（1657年）瞿玄锡哀集式耜在桂林所作诗，刻《桂林遗诗》，该书诗页中缝刻《东日堂诗》⁴¹。东日堂为式耜桂林小东皋之堂名。此联接诗后校记，桂林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印之《桂林石刻》载此诗该联云：“九死自甘遑恤苦，千秋公论亦随缘。”“三生有石”、“千秋公论”数字之异，读者不难品味，其旨趣已有变化。三生石出自佛教典故，言唐代李源与高僧圆泽故事。圆泽并有歌云：“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第一是此典故古代文人恐无人不知，不同版本诗句所出之手，其人必精通于此，且感于此故事中之意味。“三生有石”之句不是瞿式耜之原诗，即为他人所改。若是式耜原诗，则“浩气吟八首”末首末句有云“黄冠莫拟故乡游”，看其慷慨之词，连故乡且不拟于游，岂有同时作诗之人而恋恋不甚忘于三生后事？若是他人代改，则“却回烟棹上瞿塘”等句，实足以感动代笔之人，使千里思念，一种至痛无法诉说之情跃然心目。读者如再看谦益后期集中之诗歌，则若“瞿”、“桂”等字一旦联翩目睫，其中总必多有寄寓。“九死”之语，源自屈原《离骚》之“虽九死其尤未悔”句。司马迁说屈原是“忠而被谤”。瞿式耜曾云“公论乃天地之正气”（见瞿式耜《三救五臣疏》）。瞿式耜之坚守桂林与浩然赋诗，事迹与诗歌其实都源于那种古代士人所执信之忠正之气的感发。前后相较对比之下，不难看出何者应是瞿式耜原语。另，据集中诗后校记，“最后一首张同敞的《自警》诗，为东日堂刻本所无，据《桂林石刻》补入。”东日堂刻本是什么原因刊入其它七首而单单没有刊入该诗呢？看补入之诗歌，仅举最后一句云：“三百年来恩怨血，先皇应许得从游。”其实，就诗意而说，“先皇应许得从游”对于瞿式耜、张同敞等没什么问题，若对于他人，恐怕还得看其有否辜负于那位“先皇”吧？即如钱谦益，虽说后期参与抗清活动，对于此句，恐怕也应汗颜了。

总的来看，明朝盛行刊刻作品时代笔为原作者润色修改甚至删削文字，有的不免成段成篇而代之以去取，这在当时是很普遍的，当然，这些修改是按修改者的主观意思来的，为要合于圣贤或合于观众，但总是先得合于删修者自己。就如上世纪出版之《瞿式耜集》“前言”中也有云“另外，原文中对少数民族污蔑性的称谓，也都一一改正”⁴²。不同时代的刊刻者对于瞿式耜诗歌有不同的态度和处理方法，这出于各自不同的考虑，一方面对于修改者来说避免了某些可能的情境或时代尴尬，一方面同时使得越是后来的读者看那些在某种程度上经修改过的文字时越距离作者原文字远了一点。《瞿式耜集》中未收入诸如瞿式耜《〈性学摘述〉序》⁴³关于天主教之类的文字，这或者由于经当时丧乱之后，未能尽收，或因以为不足为式而落收，或也可能由于有某种不合宜而难收。但，也许可以说，假如还有一些只是与当时之情境、人物、时代有所违碍的文字的话，恐怕由于其违碍，也是不可能尽数收刻于其集的。由以上所述看来，那些被刊刻时所删改的文字或许也包含涉及式耜之天主教徒身份者。这是对于“弥缝”、“削迹”等疑点的补说。实际上，信仰之与文学，有联系而属于不同之层

面，式耜集中有否关于信仰之诗歌文章并不决定其是否具有天主教徒之身份，有则证明其信仰与人生之文艺达到某种结合，无则说明其文字尚未完全与融于信仰之领域。利玛窦曾云：“况事物之文，时有换易，不可以无其文，即云无其事。”所言中肯，可资理证。

注释：

- [1] [法]沙百里(著).中国基督徒史[M].耿昇,郑德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5
- [2] [联邦德国]恩斯特·斯托莫(著).“通玄教师”汤若望[M].(联邦德国)达素彬,张晓虎(译).魏永昌(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43
- [3] (意)卫匡国(著).鞞鞞战纪[M].戴寅(译).41
- [4] 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M].民国丛书.第一编11卷.174
- [5] 萧若瑟(著).天主教传行中国考[M].民国丛书.第一编11卷.20-21
- [6] 徐宗泽(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叙略[M].民国丛书.第二编11卷.338.
- [7] 王治心(编).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M].188
- [8]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中华书局,1988.277
- [9] [法]沙百里(著).中国基督徒史.耿昇、郑德第(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28
- [10] 陈垣(著).陈垣学术论文集[M].中华书局,1980.200-201
- [11] 陈垣(著).陈垣学术论文集[M].中华书局,1980.200-201
- [12] 瞿果行.瞿式耜“入教”和“借兵”考辨[J].清史研究通讯,1990,4:3-7
- [13] 瞿果行.瞿式耜年谱[M].齐鲁书社,1987.74
- [14] 谢国桢(著).黄梨洲学谱[M].商务印书馆,1957.84
- [15] 谢国桢(著).黄梨洲学谱[M].商务印书馆,1957.84
- [16] 按瞿式耜《丁亥正月初旬再书》一书云：“廿二日，上始到桂林。”而瞿玄锡《行实》则云：“正月十五日驾至桂林。”(见《瞿式耜年谱》页73、74)瞿式耜为亲历之人，且事后不久写书信，自当为据。而瞿玄锡本收该信之人，亦有此差。注：瞿式耜书信标题有误，集中已标明。另：瞿式耜书信中云“十二月廿八日，余在肇庆起身”，而瞿玄锡《行实》则云“二十六日，上遂登舟……府君部署四日，稍有头绪，始从肇启行。”瞿共美《东明闻见录》则云“上舟西，耜部署五日，始疾发，抵梧，上行又五日矣。”(俱见《瞿式耜年谱》页72)此处时日也当以式耜“廿八日”为准，则所谓四五日之语并不为确，而逗留之语也觉有过。盖草莽之际，事本难一一核记，何况时日有一二日之差？辨此，一为式耜于此事有所谓“逗留”与“部署”之别，二为见史书难以事事确核，虽是父子之传，仍不免有所差误。
- [17] 瞿果行.瞿式耜年谱[M].齐鲁书社,1987.72
- [18] 瞿果行.瞿式耜“入教”和“借兵”考辨[J].清史研究通讯,1990,4:3-7
- [19] 瞿式耜曾为艾儒略《性学述》作序，见附录“著述考”。
- [20]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中华书局,1988.285—286
- [21] 瞿果行.瞿式耜年谱[M].齐鲁书社,1987.2
- [22] 瞿果行.瞿式耜年谱[M].齐鲁书社,1987.43
- [23] 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一四四册所附《四库全书总目·愧林漫录十卷》提要。

- [24]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43
- [25] 方豪(编). 马相伯先生文集续编[M]. 民国丛书第二编 97 卷. 上海书店, 61
- [26] 见附录著述考。
- [27] 按庞天寿以及永历朝中皇太后、皇子等之信教, 后经于梵蒂岗发现他们当时的致罗马教宗书而确凿无疑。
- [28] 萧若瑟(著). 天主教传行中国考[M]. 民国丛书. 第一编 11 卷. 237
- [29] 按永历三年(1649年)九月, 瞿式耜上奏《报中兴机会疏》, 该疏中叙述钱谦益致瞿式耜之书信, 书信内容以有以棋局譬喻当时军事形势之语。参见交游考之“钱谦益”条所述桂林书信事。
- [30] 陈垣(著). 陈垣学术论文集[M]. 中华书局, 1980. 88
- [31] 雪浪大师: 黄洪恩, 字三怀, 号雪浪, 金陵人, 为晚明四大高僧之一。
- [32] [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著).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55—260. 第七章: “利玛窦神父和一位拜偶像的和尚辩论”。
- [33] [意]利玛窦, [比]金尼阁(著). 利玛窦中国札记[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259
- [34] 陈垣(著). 陈垣学术论文集[M]. 中华书局, 1980. 88
- [35]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04
- [36] 参: 瞿杰《明末清初南、北方士人对待西学态度之比较》。
- [37]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中华书局, 1988. 283
- [38]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87
- [39] 按: 钱谦益子孙爰为式耜孙婿。
- [40] 参见钱谦益《〈浩气吟〉序》(《瞿式耜年谱》页 186—187) 谦益绛云楼失火后, 仅余若干佛籍, 故信佛愈笃。
- [41]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98
- [42]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参见“前言”页四。
- [43] 见附录著述考。

二、交游考

瞿式耜作为明末一位重要的人士，师友关系非常复杂。他早年为官时就曾广泛的结识了当时的一些著名人物，壮年归隐在乡时则主要与其师钱谦益及其周围人士交游甚密，至晚年成为抗清重要领袖人物，更是有许多名士投于他的门下。要想将与瞿式耜所有交游密切之人作一细致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下面仅就个人论文写作过程中考索的几个人物做一介绍。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1、钱谦益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江苏常熟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授编修。谦益博学工词章，名隶东林党。天启时典试浙江，转右春坊中允，参与修《神宗实录》。魏忠贤罗织东林党，谦益被劾罢，削籍归里。崇祯元年（1628），起官，不数月至礼部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十月，会推阁臣，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争权，谦益被抨击，夺官。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贿常熟人张汉儒讦钱谦益、瞿式耜居乡不法，下法司逮治。后狱解，削籍归。南明弘光朝，为礼部尚书。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定江南，谦益迎降，命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充明史馆副总裁。顺治三年（1646）辞归。暗中联络抗清复明之士。顺治五年（1648），因江阴黄毓祺起义案牵连，被逮入狱。谦益诉辨，得放还。筑绛云楼藏书检校，以著述自娱。康熙三年（1664），卒。《清史稿》有传，评其“为文博瞻，谙悉朝典，诗尤擅其胜”。谦益领袖明末文坛，人称“文宗”。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著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苦海集》、《开国群雄事略》、《列朝诗集》、《杜诗笺注》、《内典文藏》等。

钱谦益对瞿式耜的一生学问事业影响深巨。

一、少年从学时期

瞿式耜早年即从学于钱谦益。据瞿式耜长子瞿玄锡所著《显考明柱国特进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师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临桂伯稼轩瞿府君暨显妣诰封一品夫人邵氏合葬行实》载：“乙巳，受业于宗伯钱公谦益，读书拂水山房，与执友顾公云鸿、邵公濂及族叔祖纯仁互相砥砺，学业大进。”¹《有学集》亦载云：“万历乙巳，稼轩年十六，从余读书拂水。余录柳柳州文，至《襄阳丞赵君墓志》，余为言此文叙徒行求葬事，详委曲折。稼轩喜之，每雠诵，辄十数过。稼轩就义后，灯明月白，思其少年诵读声音，琅琅然如在吾耳，不自知涕之无从也。”²可知，瞿式耜受业钱谦益始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时瞿当十六，钱亦不过二十三，年岁相仿，亦师亦友，彼此砥砺文章，相得甚欢。此后数十年一直保持着这种融洽的师友关系。

二、中年从政时期

万历四十五年（1617），瞿式耜授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令。钱谦益作《送瞿起田令永丰序》云：“起田守文懿家法，与其父学宪之教训。其游吾门，奉手抠衣，视童子时，慊慊不改，可谓吉士矣。”并励之：“诚欲作而任大臣之事，则问学

铤砺之道，乌可苟焉而已乎？”最后以名士陈庄靖“望起田”。式耜初次为官，仅两月，便“颂声鹊起”。崇祯元年（1628），任户科给事中，钱谦益再次寓书式耜，谆谆劝勉：“今幸遇维新之朝，事不世出之主，不以此时为国家持数十世之局，其何以副清时、报圣主乎？足下今日既当事，当以辨别人才邪正为第一义。”³此次任职期间，式耜疏荐纠劾，有《直纠贪昧阁臣疏》、《严诛附党台臣疏》、《特表忠清疏》、《端用人之源疏》等疏，史称其“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⁴，这与钱谦益“辨别人才邪正”的厚望和激励也不无关系。

该年十月，二人同在朝中，因“枚卜”事件，导致温体仁发难诋钱谦益主试浙江时受贿，延儒助之，钱谦益遂被夺官闲住，式耜坐贬谪。崇祯十年（1637），温体仁贿无赖子张汉儒诬陷钱、瞿五十八款，赃三四百万，二人又同被下狱。狱解，“谦益坐削籍，式耜赎徒”⁵。在明末波谲云诡的政治风雨中，式耜与谦益两次同时罹难，同遭下狱，却始终师友互应，荣辱共进，体现了相同的政治倾向和斗争精神。

三、晚岁南疆时期

明末天崩地裂，鼎革巨变。随着清军铁蹄的南下，强守一隅的南明弘光朝瞬间瓦解。钱谦益降旗屈节，出仕清庭，引起众议哗然。而瞿式耜驰任广西，与丁魁楚等拥立桂王，建立南明永历政权，鞠躬尽瘁，苦苦维系着南明最后的抗清事业。值此裂变，多年休戚与共、步调一致的二人，在面临忠诚与背叛，抗清与仕清的抉择时，竟会如此背道而驰。由于钱谦益在政坛、文坛的一贯影响力，世人对钱氏的降清留下了一片诟骂声。然而，尽管走上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且天涯悬隔，再未谋面，瞿式耜却没有与钱谦益绝交，反而书信往还，砥志砺节，其中大可透出钱谦益的良苦深心。

永历三年（1649），瞿式耜有《报中兴机会疏》，中言：“臣子……玄锡……遣家僮胡科探视……赍带臣同邑旧礼臣钱谦益寄臣手书一通，累数百言，绝不道及寒温家常字句，惟有忠驱义感，溢于楮墨之间。盖谦益身在虏中，未尝须臾不念本朝，而规画形势，了如指掌，绰有成算。”⁶紧接着，式耜引谦益分析当时天下形势，指出其“全着、要着、急着”的抗清谋划方略。并云：“臣反复批阅，虽谦益远隔万里，其言岂果当于中兴之庙算？而彼身为异域之臣，犹知眷恋本朝，早夜筹维，思一得以图报效，岂非上苍悔祸，默膺其衷？亦以见天下人心未尽渐灭，真祖宗三百年恩养之报，臣敢不据实奏闻？”疏中所言书信，是瞿式耜在桂林时，与钱谦益的一次联络。书信当然不是仅道“寒温家常”，而旨在讨论军国密计，共举抗清复兴之大业。此时，钱谦益已托病返乡，以降清为幌子，暗中从事反清复明的秘密活动。此次书信无疑是其联络式耜，密图大事之举动之一。考瞿式耜集之“家书”及“致亲友书”部分，永历之时式耜曾多次派人或托人寄与家乡书信。对于关系密切的钱谦益，二人信牒之往恐绝不止于此，其间内容亦应多涉抗清联络之语，只是揆诸当时形势与情理，或已付之火焚，难存留于世。疏中，作为深交多年，心灵互通的师友，瞿式耜谅解钱谦益降清的无奈与悔恨，深谙其对故朝的眷恋之心，因此力图替谦益一辩，并将他秘谋抗清之举，誉为人心未泯，“真祖宗三百年恩养之报！”深有意味的是，这与《明史》赞评瞿式耜“明代二百七十余年养士之报，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何其类也！

然而，抗清未成，永历政权隳败。在清军的狱中，瞿式耜已无与外界通信之可能。但这并没有阻断他对钱谦益的怀想，反而与之频频梦会。一方面，他流露出对往昔师友情谊的深深眷恋，《浩气吟》小序云：“自入囚中，频梦牧师周旋缱绻异于平时，诗以志感”，该诗末句有：“自分此生无见日，到头期不负门墙”，表达了难忘师恩，绝不负谦益期许的真挚情感；另一方面，身处异军图

園，每每想到华夷之防、是非之节，又不禁对钱谦益产生是亲是仇的困惑。在同题的另一首诗中，其云：“何事虞山入梦频，是余仇也是余亲。当年道义称师弟，岂料华夷易主臣！”（《浩气吟》，清稿本《虞山集》）⁷。可见，在式耜的内心始终无法摆脱师情与臣忠的矛盾，尤其当抗清大业彻底无望之时，这种忠义阡防则更加剧对钱氏的仇亲之感。

2、郑成功

郑成功（1624—1662），初名森，字大木，福建南安人。父芝龙娶日本妇，生森。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故俗称“国姓爷”。清兵入闽，芝龙率所部迎降，成功哭谏不听。于是成功起兵反清，用唐王隆武号，自称“招讨大将军”。成功年少而有文武略，近远皆属目。永历三年（1649），永历帝封郑成功延平王，故亦有称其为郑延平者。成功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永历帝入缅甸后，声援断绝，形势日蹙，乃规取台湾，率将士自厦门出发，于台湾鹿耳门及禾寮港登陆，经九月苦战，击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号台湾为东都，以示候永历帝东来之意。康熙元年（1662）卒，年三十九。《清史稿》“列传十一”有传。

《瞿式耜年谱》“崇祯十一年”条引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戊寅，五十七岁……郑森执贽先生之门。先生字之曰‘大木’。时年十五。”瞿式耜与钱谦益于崇祯十年（1637）因温体仁指示张汉儒诬陷贪肆不法而共同下狱，次年即崇祯十一年始狱解，十月后二人回到家乡。这年郑成功从钱谦益读书，则瞿式耜与郑成功的相识也当在是年。

一、抗清之联络。

南明永历元年（1647），郑成功率师抗清。永历二年（1648）八月，郑成功知道永历帝立的消息后，遣使奉表于肇庆。永历三年（1649），使者报还，明封郑成功延平王，郑成功用永历年号，始称“永历三年”。⁸郑成功与瞿式耜抗清时之联络，当是自遣使奉表、使者报还开始。其后，瞿式耜族弟瞿共美“从家乡至桂林，备述鲁监国舟山情形，可资外援”。瞿式耜上疏“使臣必求将命之实，微臣不避内举之嫌”，荐共美联络闽、浙。⁹所谓“闽、浙”，即指当时在东南福建、浙江一带抗清势力，包括张名振、郑成功等诸部。这次联络，因“兵烽阻道，不果行”¹⁰。永历四年（1650）八月，瞿式耜、瞿共美等又拟联络东南，其时，陈璧（字昆良）已奉朝命，并来桂林与瞿式耜商议联络事宜¹¹。瞿式耜与郑成功共举抗清，又具同门之谊，从中介绍定计当然要式耜亲自致书寄辞。然而，其后两三月间，形势急转直下，抗清之西南、东南均失利，故此次联络仍未成功。¹²永历四年（1650）冬，瞿式耜被孔有德所杀。永历六年（1652）七月，李定国收复桂林，见瞿式耜孙瞿昌文。李定国以蜡书命钱谦益及前兵部主事严栻联络东南之郑成功。根据郭影秋分析，“定国东联郑成功，有很多媒介，最初的媒介是瞿式耜的孙子瞿昌文。桂林收复以后，昌文曾向定国陈说‘东南恢剿大计’……这次陈说，对于定国确立打通与海上的联系的战略思想，可能有很大的启发。”¹³

二、文字交往之遗存。《延平二王遗集》有郑成功诗作“越旬日复同孙爱游桃源涧二首”，钱谦益与瞿式耜为之作评语，诗与评如下：

闲来涉林趣，信步渡古原。松柏夹道许，瞻盼无尘喧。清气荡胸臆，心旷山无言。行行过草庐，瞻仰古人园。直上除荆棘，攀援上桃源。桃源何秀实，风清庶草蕃。仰见浮云驰，俯视危石蹲。拔石寻旧游，隐隐古迹存。借问何朝题，宋元遑须论。长啸激流泉，层烟断屐痕。遐迹欣一览，锦绮罗江村。黄鸟

飞以鸣，天净树温温。远色夕以丽，落日艳危墩。顾盼何所之，洒然灭尘根。归来忘所历，明月上柴门。

孟夏草木长，林泉多淑气。芳草欣道侧，百卉皆郁蔚。乘兴快登临，好风袞我襟。濯足清流下，晴山绿转深。不见樵父过，但闻牧童吟。寺远忽闻钟，杳然入林际。声盈白云飞，谁能窥真谛？真谛不能窥，好景聊相娱。相娱能几何？景逝曾斯须。胡不自结束，入洛索名妹。

钱谦益评：声调清越，不染俗气，少年得此，诚天才也。

瞿式耜评：桃源上首曲折写来，如入图画，一结尤清绝。次首瞻瞩极高，他日必为伟器，可为我师得人庆。¹⁴

孙爰为钱谦益之子，又为瞿式耜孙婿。¹⁵这两首诗歌大概写于崇祯十七年（1644）三、四月间。¹⁶朱育礼评论到：“瞿式耜当年为郑成功诗所作评语，集中未见，即使有家藏稿，亦恐与《浩气吟》手迹一样同化劫灰。幸赖郑成功一直珍藏着，被辗转传抄，遗给后人一段两公文字翰墨之交的佳话，从中也可以看出郑成功对瞿式耜的怀念与崇敬。”¹⁷

3、刘铎

刘铎，字我以，号洞初，江西安福县人。著有《来复斋集》，见《千顷堂书目》。

刘铎与瞿式耜同为万历丙辰科进士（刘铎之从父刘佃与式耜祖瞿文懿公为嘉靖二十三年同榜进士），官扬州知府。天启六年，以诗祸为魏党害，据《明季北略》载：“方逮周顺昌等时，田尔耕逻执游方僧本福，有诗扇为扬州知府刘铎所书，讥刺时事。即逮刘铎杀之。”¹⁸次年冤狱平反，追赠太仆寺少卿。永历二年，江西复为明土，刘铎女淑英归葬其父，瞿式耜为之志墓。

刘铎有《丰江瞿父起田翁考绩应召序》叙述式耜为永丰知县时政绩，颇为详尽。文中云：“瞿父芥拾上第，来莅丰江，人以为年少贵介，宜不称为吏。至则质性朴恬，无殊寒畯……棱棱其骨，未尝蜷局以事当路……蝉蜕俗吏之中，屹然鸡鹤，虽不乏词客骚人之游，而未尝一诣人饮。却馈遗，蠲赋徭，除羨耗，噉溪之毛，不有廉者之色。讼牒日不一二，伍伯如木偶人，持三日粮毕事矣；其馘决也，若三老持是非，不是钩钜而两造帖服。岁祿，崔苇啸聚，父外关不掩，而四履宴然。丰俗尚鬼，父至，即其鬼不神，三年不为疫。居无何，而学宫葺矣，道葺治矣，桥梁修矣，边饷给、庾廩储矣，而不费县官一钱；甚者，事势抵牾，有前令所不敢发端者，父毅然担之，靡推委。”¹⁹可见式耜出宰百里，已崭露政治才能。又述二人交往云：“余僦居郭外，瞿父每以公事入郡，必过我邸中，剧谈移时，凡古今成败，时局变端，嘉赏不已而感慨，谯笑不已而涕泣，两人相喻，不欲使吾党士知也。瞿父家藏东观书，习耳朝庙故实，其于文章政事，如赤堊青蓝，不期而化，乃其弘深酝藉，有过余者，而瞿父独有解于余，中心好余，谓余当求之千百年以前，千百年以后也。噫！余固憾世无知己，将凿穴力田，著书以自老，不欲为苟仕，兹何幸，得一瞿父。世无瞿父，山川可藏，名琴可断，东海可蹈也”²⁰末署：“时天启癸亥季春穀旦，庐陵治年弟刘铎拜手赠”。天启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是年春三月，式耜离永丰任。该序文即作于二人相别之际。

4、焦琏

焦琏（？—1651），字瑞庭，一字国器，陕西人²¹。行伍起家，历官参将，

为平蛮将军杨国威中军官。隆武元年（1645）八月，国威挟靖江王朱亨嘉反，称“监国”，劫持瞿式耜欲其推戴。瞿式耜不从，将遇害，在焦璉的保护下，得以免害。焦璉密与式耜谋，助式耜斩杨国威，擒靖江王，功居第一。永历间，三次桂林保卫战，焦璉更是立下了卓越的战功。永历元年冬，封新兴伯。永历二年，晋封新兴侯。永历四年，瞿式耜表奏焦璉“历战功出诸将上，徒以不为己求，爵列诸将下，非驭臣之道。”²²晋封宣国公。永历五年（1651）夏，焦璉为陈邦傅所诱杀，以其首降清。

据王夫之《永历实录》卷八载：“璉敢战耻走，身为士卒先，而与诸将交，谦让不竞，诸将皆安之。……尤敛束部兵，于民无扰。恂恂如文吏，言笑和煦，而时闻寇警，则蓐食驰赴，不畏危险，顾以粮响不给，兵不满万，故不能成大功。”²³

下面简述在永历时期二人之关系。瞿式耜在焦璉的协助下，成功地平息了靖江王乱，二人已然建立了亲密的战友关系。徐鼐《小腆纪年》记载，拥立永历后，“丁亥（永历元年，1647）……明进瞿式耜文渊阁大学士兼吏、兵二尚书，留守桂林，以新兴侯焦璉兵隶之。”²⁴第一次桂林战前，桂林“虚无甲兵”，瞿式耜“连檄召焦璉”，焦璉闻召后，马上率三百骑来。当时山水泛滥，水及马腹，焦璉于三月初十日薄暮到达留守府。焦璉到达后，“留守欢甚，拊其背而劳之，如家人父子。”²⁵焦璉的抵达，对孤身守城的式耜如同吃了定心丸。第二天，清兵数万来犯，瞿式耜亲帅焦璉战守，大挫虏锋。在其后的飞报首功疏及《力辞勋爵疏》里，瞿式耜大大称赞了焦璉的战功，以为“焦镇兹捷，乃中兴第一武功”²⁶，并为其请封。是年五月，清兵侦知桂林有变，又犯桂林。当时“积雨城坏”，然而这次战斗还是获得了重大的胜利。在式耜随后上的《破敌大获奇功疏》中，式耜写到“幸勋镇焦璉一闻此信，负创忍痛，披甲介马，督率诸将分门扼守……枵腹出战，贼出不意，弃甲抛马，尽气狂奔。”²⁷《明季南略》评论到：“王师南下，将相闻风迎避；惟钱唐江两战，差强人意。入闽、入广，势如破竹；其能鏖战以却兵者，惟瞿、焦二公，真人杰也哉！”²⁸然而瞿式耜为什么能够得到焦璉如此尽心尽力的协助呢？除了焦璉本身一心为国外，“公国士遇璉，故独得璉死力。”²⁹瞿式耜于焦璉，实有非同寻常之眼光对待。而每到紧急时分，能紧随式耜左右而输心力战的，也就是焦璉。七月，式耜督焦璉恢阳朔，下平乐。永历二年（1648）二月，清孔有德复陷全州，逼严关。郝永忠返桂林，兵变，大掠桂林。式耜也被劫。兵变过后，桂林一片狼籍。清兵也马上乘虚而来。当时，“式耜奉赐剑，督璉卷战，斩数十骑”³⁰。桂林得保后，式耜又遣焦璉北会何腾蛟。后来人评价到：“是役也，桂林危同累卵，非式耜忍死镇定，岭西如破竹矣！”³¹客观的说，式耜与焦璉并肩作战，焦璉所起作用之重要可以想见的。十一月，式耜上《请派饷疏》，为焦璉鸣不平，请充焦璉军饷，言“新兴侯焦璉麾下战兵万余，年来苦挣，地方得有今日……大勋告成，忍见枵腹如故，强梁者日凭陵以不堪，循礼者仅仰屋而兴叹，乃尚曰桂林暂给也？况桂林已尽之饷，又如画饼不可充饥哉？”永历三年（1649）四月，因督师何腾蛟之死而新投桂林的滇兵与焦璉兵不和，滇兵劫掠，为焦璉部赵兴所恶，攻杀其四五人。式耜谕解之。焦璉斩赵兴以谢。出于大局考虑，式耜遣焦璉屯阳朔。这次事件后，因部下良将或战死或被诛，焦璉所率军队开始削弱，而这支首挫清军、逢战能胜的南明最优秀的军队之一也从此离开瞿式耜的身边。焦璉不无叹息的说到：“瞿公骄客兵，轻腹心，吾不知死所矣！”永历四年（1650）十月，全州破。当时，“桂林所特重者，滇营三将”³²，这三将指被封为开国公的赵印选、卫国公胡一青、宁远伯王永祚，无奈这三人各怀私怨，“不肯协力以守封疆”³³，这三人不战而退，一退再退之下，清兵遂得以从全州长驱直入，终至于十一月五

日，清孔有德陷桂林，式耜被执。而此时，“三次却虏保全省会之宣国公焦璉，驻师平乐，呼应不灵”，清兵根本没有阻挡。式耜被执后，曾贻书焦璉，谕焦璉提兵抵桂。然而书信被获，式耜就义。焦璉后“泣曰：‘瞿公远我，致我仓猝不及救；今公既死，我又谁与共功名？’长号不已。”³⁴

瞿昌文《粤行纪事》云：“国士之知，于王父最深”³⁵。二人又有信仰方面的共同。据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³⁶考证，焦璉与瞿式耜同为当时天主教徒。其引《天主教传行中国考》云：“焦璉圣名路加（Lucas），南京人……隶瞿式耜麾下，三人（注：指瞿式耜、庞天寿、焦璉，三人同为天主教徒）同心协力，为国尽忠，《纲鉴》亦多褒语。”又：“孔有德帅兵破浚州，明将陈邦傅邀焦璉投降；焦璉以奉教故，不敢作此不忠事，叱邦傅妄言，邦傅怒，乃设计杀之，函其首投降于清。厥后焦璉得谥‘烈愍’。”则焦璉与式耜不仅在抗清斗争中密为战友，而且尚有信仰这一层面之共同处。

从以上的分析看来，焦璉与瞿式耜实非寻常之文武臣僚或将师隶属关系，而是有并肩战斗的深厚情谊，焦璉在瞿式耜擒靖江王及桂林抗清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则举足轻重，客观来说，实是关系成败，所以，式耜殉难后，人们不得不叹，如果焦璉在式耜身边，如同永历元年、二年之三次桂林保卫战时，永历四年冬之劫，或许未必如彼！

式耜集中有《戊子十月既望，新兴侯焦邀游虞帝祠，金黄门首唱佳咏，依韵和之》、《新正十日，招方密之、朱子暇、毛恭则、吴青闻、朱月生复游虞山，薄暮，鲁儒发掉舟携酒，焦瑞亭、吴檻在继至，泛月而归。密之再用虞山原韵，枉投佳咏。特奉和以博一粲》二诗提及二人当时之邀游。其中，“新兴侯焦”、“焦瑞亭”即指焦璉。焦璉虽行伍出身，也时参与当时式耜等的文人雅会，可见其品性自非一般！

5、张同敞

张同敞（？—1650），别号别山，湖北江陵人。张居正曾孙。崇祯三年，应诏出补中书舍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奉敕命慰问湖广诸王，未复命而北京陷。弘光时期，痛崇祯帝之死，不仕。湖北陷后，漂泊江湖间。隆武帝立于福建，诣朝陛见。隆武念其祖居正功，复锦衣世廕，授指挥僉事。后奉使湖南。汀州破后，依何腾蛟于武冈。被荐，授侍读学士。永历三年（1649），擢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务。永历四年（清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清孔有德陷桂林，与瞿式耜守城不去，被俘，囚禁四十余日后殉难。有《张忠烈遗集》行世。谥“文烈”。

永历二年（1648）春，张同敞“崎岖达桂林”³⁷。时永历帝正在桂林，擢同敞詹事府詹事³⁸。大约就是在这时，瞿、张患难师生开始了他们在朝廷、抗清事业中以及文字的交往。

一、相知之鉴。永历三年（1649）正月，湘潭陷，督师何腾蛟被执而杀。消息传至，举朝震动。瞿式耜以留守督师江、楚各省军马。六月二十三日，瞿式耜上疏荐同敞“知兵，得士心，乃命以兵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总督诸路军马”³⁹。当时，何腾蛟败没，“楚师惊溃，入广西，依何文瑞（注：何腾蛟之子），文瑞不能礼”⁴⁰。同敞受任楚事后，“楚西诸帅马进忠等，皆奉节制”⁴¹。王夫之《永历实录》载“同敞至性过人，局度恢廓，每鼓励诸将，辄流涕被面，诸将翕然钦感之……尽瘁行间，身无余衣，厨无兼肉，尤为诸武人所重。”⁴²《明史》也言：“同敞有文武材，意气慷慨。每出师，辄跃马为诸将先。或败奔，同敞危坐不去，诸将复还战，或取胜。军中以是服同敞。”张同敞于式耜执师礼，

师生于永历间共韬略文武，而式耜于同敞实有相知之识。

二、共难之荣。当年十二月初一日，孔有德之兵已至衡州。瞿式耜与张同敞会合焦璉与滇营兵马防范清兵。当时，清将李东斗坚守永州不去，王永祚、张明纲军围之已有五个月了。“孔有德规知虚实……来援永州。”⁴³十二日，孔有德统兵至，乘其不意，袭其营。结果，南明军队“自相扰乱，弃甲兵而走，逃入山谷”⁴⁴。而百姓恨滇营平时之掳掠，“争缚而献诸定南（注：孔有德被封定南王）”⁴⁵。“滇将普明全军复没”⁴⁶。“唯焦璉部将张明纲全师而还”⁴⁷。从这以后，“粤西门户，危如累卵”⁴⁸。形势十分危急，败绩的消息报至，正在“病羸”⁴⁹中的瞿式耜飞檄杨国栋选劲旅驻全州策应，由张同敞“星驰赴全州”⁵⁰，命杨国栋驻全，并“催督各镇并力捍御”⁵¹。在瞿式耜、张同敞二人的偕肩指挥下，清兵最终“解去”。永历四年（1650）春，永历帝因文瑞年少文弱，解其兵权，付同敞。不过，所督者仅“滇杨及马养麟而已”⁵²。同敞曾亲到严关，与胡一青商议守桂之策，却因王化澄怒同敞抗疏为言官伸理而擢于元晔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尽督王、马、滇、杨之兵，以夺同敞权”⁵³。于元晔到桂林后，稼女于赵印选，“印选遂拥之为军主，与同敞抗”⁵⁴。由于军食被减，“严关守军皆馁”。而孔有德来进攻的时候，赵印选不加援助胡一青的军队，致使孤军而溃，赵印选则匆忙“携帑走”。及至十一月五日，孔有德进兵桂林，自灵川至，“单骑麾兵，兵皆惊散不听”⁵⁵。最后，同敞返回桂林城，与留守城中的瞿式耜吟咏赋诗，共待清兵。被执后，孔有德命壮士“捶之，折一臂，一目突出”⁵⁶，与式耜共被拘于民舍，二人复隔室遥相唱和。诗存《浩气吟》中。

三、诗心之盟。张同敞为诸生时，即“有文名，工诗歌，悲壮开朗，不为近今之调”⁵⁷，并且还“善行草及八分书”⁵⁸。瞿式耜与张同敞二人的文字之交开始于同敞到达桂林后。永历三年，督师何腾蛟被杀后，式耜有《和别山韵，哭何中湘文节王》一诗凭吊何腾蛟，其中有“屈指五年新日月，伤心三户旧臣民”、“事业尽从难里做，身名久向死前空”之句，“读者无不泪涕沾襟，传为诗史焉”。该年六月十九日，瞿昌文至桂林，式耜赋七古一首，同敞等也有诗纪其事，见附于式耜集中。秋，式耜又有《小东皋诗四首》，其序云：“江东对伏波山有林一丛，晦暖亏蔽。己丑秋日，访别山（同敞号别山）于隔岸小楼，遥望见之，欣然欲往。时余正为亡妻觅权厝之所，就而观之，有屋三楹，半毁于兵矣。鳩工葺之，复为编篱拓圃，遂成一宅，乃舁灵輓厝焉。水色山光，晨夕供养，每一憩止，心旷神怡，竟忘身之在粤西矣。别山颜之为小东皋，予喜其深合吾旨也，漫题纪胜”。关于“小东皋”，同敞曾为题一联云：“当阶老树思尧叟，隔水名山看伏波”。这种种文字之间，使人看到瞿、张二人心性之相知互通，故而能有同患难、共赴义的感人之史迹！在他们的文字交往中，当然最为著名的就是二人被拘期间《浩气吟》的唱和。式耜有《示别山》二首、《自叹示别山》、《和别山韵》二首、《赠别山》二首、《闰十一月十五日付别山》及《赠别山》等专为赠同敞诸诗。如《示别山》中说：“难中资益友，世外结芳邻”，赞同敞“识力超凡近，操持历辛苦”，并说自己“每闻君议论，辄便长精神”。在《赠别山》“其二”中说到“惟子最予钦”，紧接着有“矢志经营久，临危志气沉。骨坚神亦助，识老崇难侵”两联，同敞则评道：“志沉节定，夫子自道耳。”其实，二人之取义成仁，实是皆具有相同之节操抱负，所以能在危急时刻表现出那种凜然的镇定与勇敢。同敞于狱中所和式耜诸诗，附于式耜《浩气吟》中，录《自警》一首以见其诗风：

翰林骨莫葬青山，见有沙场咫尺间。老大徒伤千里骥，艰难胜度万重关。
朝朝良史思三杰，夜夜悲歌困八蛮。久已无家家即在，丈夫原不望生还！
诗歌可谓“文笔遒劲”⁵⁹！古代士人尚以忠义为家，古诗有云“临危赴国

难，视死忽如归！”瞿式耜、张同敞二人之守城不去，并非身不能去，而是因其平素所奉信之“义”当以留。在清兵的大举进攻及南明朝廷的内部私斗中，明王朝之余绪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后的灭亡，而那些志士们所苦心争创的抗清事业也最后付之流水，那么，历史所留给后人的是什么呢？诚如式耜所言：“城亡身即继，国难气犹伸”（《闰十一月十五日付别山》），是那股浩然的正气，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

注释：

- [1]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0
- [2]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83
- [3] 见附录著述考。
- [4]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06
- [5]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07
- [6]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104
- [7]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86
- [8]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08
- [9]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38
- [10]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38
- [11]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272
- [12] 朱育礼. 略述瞿式耜与郑成功之关系.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8-10
- [13]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93
- [14] 朱育礼. 略述瞿式耜与郑成功之关系.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8-10
- [15] 陈寅恪. 柳如是别传(下). 三联书店, 2001. 886
- [16] 朱育礼. 略述瞿式耜与郑成功之关系.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8-10
- [17] 朱育礼. 略述瞿式耜与郑成功之关系.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8-10
- [1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天启元年辛酉始、至七年丁卯止”。
- [19] 吴慧虞. 刘铎《丰江瞿父起田翁考绩应召序》.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11-12
- [20] 吴慧虞. 刘铎《丰江瞿父起田翁考绩应召序》. 清史研究通讯, 1990. 4:11-12
- [21] 《南疆逸史》记为河北宣府人；《小腆纪传》、《明季南略》记为山西人。
- [22]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八
- [23]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八
- [24]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78
- [25]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79
- [26]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0
- [27]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69
- [28]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之十二“粤纪”
- [29]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86
- [30]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00
- [31]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01
- [32]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63
- [33]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63
- [34]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76
- [35]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82
- [36]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中华书局, 1988. 284-286
- [37]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38]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24
- [39]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24
- [40]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41]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42]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43]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44]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1
- [45]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1
- [46]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2
- [47]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1
- [48]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1
- [49]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2
- [50]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2
- [51]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42
- [52]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53]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54]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55]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56]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57]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58]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 [59] 王夫之. 永历实录. 岳麓书社, 1982. 卷十八。

三、瞿式耜佚文考

瞿式耜（1590—1650），字起田、伯略，号稼轩，江苏常熟人。瞿式耜不徒为耿耿志节之士，诗文亦有很高造诣，堪与其气节相辉映。钱谦益云：“其人则宇宙之真元气，其诗则古今之大文章。”¹式耜就义后，其孙瞿昌文曾蒐集他的奏疏、诰敕、杂文、诗词等，成《虞山集》。然是集直至道光间方刊刻行世，更名为《瞿忠宣公集》，传本殊少。1981年江苏师院历史系苏州地方史研究室，以此为底本，并参照了清初瞿氏东日堂刊本《浩气吟》、民国年间国学保存会影印本《明瞿忠宣公手札及蜡丸书》等资料，编校成《瞿式耜集》。此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分四卷，是目前所见瞿氏最为完备之著述，为研究式耜生平、思想、文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87年齐鲁书社又梓行了瞿果行所编《瞿式耜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瞿著版本、卷数、真伪、存佚等做了细致考辨，并辑补了《瞿式耜集》中未收作品。然而，瞿式耜生平著述颇富，散佚者当不在少数。《年谱》即称式耜“生平所著诗文甚富，惜多不存稿，存者携入粤西，散佚殆尽。”²笔者翻检文献，即发现了以上二书未及之瞿氏佚文佚诗数则。这些文章有的颇能见出瞿氏之思想、旨趣，辑录如下，并略次考证，供研究者参考。

1 《牧斋书牒》跋

式耜编纂先生文集，诸体略备，而书牒犹寥寥数章。盖先生少而高简自命，无投知自炫之启。壮而登朝，所言大抵关于国是人材，不欲以先觉居己，不欲以私恩示人，故概从削稿。式耜亦编辑未繇也。犹记戊辰首夏，闻式耜掖垣之信，喜而寓书长安，谆谆勸勉，其略曰：“凡人立朝，先于布局。有为数十世之局者，有为数十年之局者，递而降之，有为不终朝之局矣。欲速见小，进锐退速。无论营身家、保妻子之徒，即果有志于功名气节，而见不出目睫，志不在久远，亦所谓为不终朝之局者也。今幸遇维新之朝，事不世出之主，不以此时为国家持数十世之局，其何以副清时、报圣主乎？足下今日既当事，当以辨别人才邪正为第一义。某朴而忠，某材而奸；某响而贤，某辨而佞。大都忠国家、利社稷者必忠，不忠国家、不利社稷者必奸。忠者必真，奸者必伪。真者多朴多拙，伪者必佞必巧。以此衡之，百不失一。苟其不忠国家，不利社稷，则虽营三窟之巧，借百足之助，口舌澜翻，心力翕张，必当锄而去之，剪而薙之。若其他不关宗社利害，不系善类消长，有可以功名驱使，可以名义摄持者，一一当涣群散党，引而归之。大道如此，则仕路日清，人才日富，元气日厚，此为国家持数十世之局者也。新咨中贤者蔚起，幸以此意真切商量，必有同声同气，群起而应求者，太平之期，可立而待也。”即此一篇，先生立朝之概，不可想见乎？盖先生平生持论，一味主于和平，绝无歆帆侧柁之意。特忌者不知，必欲以伐异党同之见，尽力排挤，使之沉埋挫抑，槁项山林而后快。假使先生得乘时遵会，吐气伸眉，以虚公坦荡之怀，履平康正直之道，与天下扫荆棘而还太平，雍熙之绩，岂不立奏？而无如天心未欲治平，人事转相挠阻，岁月云

迈，白首空山。徒令其垂老门生，闭户诵读，共抱园桃之叹，此式耜于编纂之余，而窃不胜世道之感也。因并述之，以缀于后。崇祯癸未八月，门人瞿式耜谨跋。

此跋系崇祯十六年瞿式耜编定钱谦益尺牍后所作，见《牧斋初学集》第七十九卷末。题目为笔者所拟。跋中提及“戊辰”，为崇祯元年，据《年谱》，是年“四月，式耜任户科给事中”，其后约半载，连连抗章上疏，《瞿式耜集》中之《任人宜责实效疏》、《直纠贪昧阁臣疏》、《严诛附党台臣疏》、《特表清忠疏》等，皆此时所撰。尤当重要的是，式耜在《讲求火器疏》中，特荐“学究天人，才兼文武”的徐光启，“可备顾问”。³而这些做法，实与乃师牧斋所称之“当以辨别人才邪正为第一义”应和同气。

《明史本传》谓：“式耜矫矫立名，所建白多当帝意；然搏击权豪，大臣多畏其口。”而阴狹特忌之人，则更以伐异党同之见，尽力排挤之。十月，“枚卜”事起，温体仁发难扞钱谦益于浙江主试时受贿，然其狱已久定，显与谦益无涉，而谦益与式耜亦因之被削职回乡。崇祯十年，二人又遭温体仁构陷而下狱。狱解后家居于乡。当明末动荡之际，瞿、钱二氏虽有“澄清”之志，却难以伸展，苦闷之深，自不必言。故当式耜撰写此跋，有“窃不胜世道之感”之语，其言所感于谦益，而实亦含式耜之自慨。

《牧斋初学集》共一百一十卷，诗二十卷，文九十卷。据《年谱》，崇祯十六年“九月，式耜为钱谦益梓行《初学集》”。不过，金开诚、葛兆光所著《历代诗文要籍详解》中指出：“这个本子历来都题为崇祯十六年刊本，而卷二十最末一诗乃《癸未除夕》，癸未乃崇祯十六年，所以此本显然应当是崇祯十七年（1645）所刻。”⁴《牧斋有学集》瞿氏原刻本，在乾隆年间遭到严厉禁毁，传本甚少，直至民国年间，商务印书馆编《四部丛刊》，方据此本影印。

2 书《石田先生集》后

右石田先生诗钞八卷、文钞一卷，其事略一卷，则吾师牧斋公所裒辑也。诗与文不称集而系之以钞，识一时恣选之意也。不佞朴素，无他嗜好，惟与石田先生似有多生种因。尝邂逅梦中，音容声咏，蔼如平生。已而获见其遗炤，方袍幅巾，不异宿规。固知结爱成癖，非偶然也。每得一缣片纸，为稽其岁月而徐阅其篇咏，恍如当年作者志意之有在，非世之图绘为工者可以同年而语。会吾师方评定本集，因搜录题款，进备采择，间有旧刻所未载，亦补入是集中。于是读石田之书者，庶可以无憾矣。呜呼！先生风流弘长，映被一代，当时李文正、吴文定之流俱惜其以画掩诗，而君谦尤目为文章大家，谓山水树石乃其余事。然吾读其诗，如《与杨宫詹论事》、《周文襄画像》等篇，此其寄托感慨，又岂仅仅欲以文章名世哉！第后之尚友先生者，舍是篇章，更无从仿佛万一耳。苏长公有言：“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好其诗与文者，盖寡矣，而况有好其德如好其画者乎？”由此观之，古来高人韵士，遭逢盛代，意匠经营，使人流连感叹于豪素间者，固不惟石田先生一人已也！编成付梓，味吾师之序言，聊述简末，以视后之读书论世者云。崇祯甲申仲秋耕石斋主人瞿式耜谨跋。

此文系瞿式耜为刊刻《石田先生文集》而作之跋语，见《石田先生诗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崇祯十七年瞿式耜刻本影印）卷首，题“书石田先生

集后”。石田，乃沈周之号。沈周（1427-1509），字启南，号石田，又号白石翁、玉田生、有居竹居主人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擅绘画，创有“吴门画派”，亦工诗，《四库全书总目》称其诗“挥洒淋漓，但自写其天趣，如云容水态，不可限以方圆”。⁵

式耜极倾慕沈周之高格与才华，涵咏讽颂之间，有意搜集其诗文。据《年谱》载，崇祯三年（庚午），“爱沈石田画，建耕石堂，刻《沈石田先生诗文集》。”并引《行实》云：“府君（指式耜）不善画而能识画，尤爱本朝沈石田先生笔，凡一缣片纸，不惜重价购之。因取堂之西室，颜曰‘耕石’，刻石田诗文若干卷藏其内。”⁶

《沈石田先生诗文集》共十卷。卷一至卷八系古今体诗，附诗余，卷九为文集；卷十系钱谦益撰《石田先生事略》。《年谱》称是“书成当在壬申或壬申以后”。⁷“壬申”即崇祯五年。考《瞿式耜集》卷二“耕石斋诗”中，有《严开字所藏〈石田春游图〉，上书“三月一日”与“上巳日”，二诗俱妙绝，集中未载，因次韵追和，时丙子春日也》诗二首。“丙子”为崇祯九年。复查《石田先生诗钞》卷八有《三月一日喜晴小步载用士弘韵（戊午）》和《上巳日漫作》二诗，实即瞿氏丙子春日次韵追和之诗也。于此可知，式耜编石田集，乃随时增补之，非一时所成，此与跋中“间有旧刻所未载，亦补入是集中”云云，亦合。是书最终刻成乃在“崇祯甲申（即崇祯十七年）仲秋”，十二月式耜授职擢用，则无复多暇矣。

瞿式耜所刻之《石田先生诗文集》，对沈周诗文的保存亦功莫大焉。沈周诗文集版本甚夥，据阮荣春介绍，沈周尚在世时，即有成化二十年、弘治十六年、正德三年的三种刻本行世。去世后，长洲陈仁锡于万历七年复编有《石田先生集》，钱谦益、程嘉燧又编有《石田先生诗文》八卷和《石田先生文集》一卷，钱撰补《石田先生事略》一卷，合为《沈石田先生诗文集附事略》十卷本。流传至今的沈周诗文版本，主要有正德三年刻本《石田诗选》、陈仁锡编《石田先生集》本，钱、程合编的《沈石田先生诗文集附事略》十卷本。⁸按，此处钱、程合编之《沈石田先生诗文集附事略》十卷本，亦即“瞿式耜刻本”。刻本前有钱谦益《石田诗钞序》云：“石田先生诗集凡十余本，余与孟阳（即程嘉燧）居耦耕堂，互为评定……稼轩苦爱石翁画，一缣片纸，搜访不遗余力，名其斋曰耕石，遂刻诗钞，藏之斋中，并汇其古文若干篇及余所辑事略附焉，刻成，属余序之。”据此，瞿氏于沈周诗文，不止深爱而搜访，即刊刻汇编，亦皆深与力焉。有关著述俱未及此，故顺笔提之。

3 《性学统述》序

自造物主生天地人物，莫不各有当然之则，故天以覆，地以载，而人物中处其间。世固知人灵而物蠢矣，人贵而物贱矣，从未闻以生魂、觉魂、灵魂判草木、禽鱼与人之界者。闻之自西士利西泰始。其言曰：世界之魂有三品：下曰生魂，草木者是，扶草木以生长，及枯萎，魂亦消灭焉；中曰觉魂，禽兽者是，附禽兽以视听嗅嗅，但不能推论道理，至死而魂亦灭焉；上曰灵魂，即人魂也，此兼生觉，以扶长养，使人知觉，又能推论事物，明推理义，人虽死而魂盖永存焉。其为说已彰彰中土，但无有得其说之详者。

甲子春，予获与艾先生游，自存养省察，以至明庭屋漏，昭之为仪象，幽之为鬼神，议之为德行，制之为度数，靡不娓娓剧谈，洞其当然，澈其所以然，为极致。一日出其《性学》以示曰：“儒者致知，必先格物。物有魂觉，灵实兼

之。欲实灵之为灵，宜先知觉之为觉。”予退而阅之，接外则五官效其职，循内则四识列其曹，发用则嗜欲运动提其总，续篇则记忆寤寐、嘘唏夭寿、老稚生死，挈其全而折其委，详哉言乎。然味其大旨，则不在是。夫学莫大于人禽之辨，此虞廷危微宗旨，明于庶物，正为察于人伦。彼生之谓性一言，子與氏直斥为犬牛，人性不少贯；政虑此觉魂不明，将天下万世，不卒归于禽兽不止也。故居屋漏则心志之鸿鹄、旦昼之牛羊必驱；在明廷则当道豺狼、凭城之狐鼠必询。务使祥麟与威凤偕来，鸟兽共鱼鳖咸若；而灵者庶不为觉殉，觉者且赖灵以安全调剂之；庶上主所以生物之意，生人能物物，不物于物之意，皆洞达无疑，殆如梦者一唤而使知觉乎。咏鳶鱼之诗，先儒尝活泼地，读是编而不于官骸知觉外，恍有所存焉，亦难语万物之灵矣。海虞瞿式耜伯略父撰。

此文见《民国丛书》第一编十一卷徐宗泽编著之《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系瞿式耜为艾儒略《性学刍述》所作。艾儒略(Julius Aleni S. J., 1582-1649)，字思及，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1613年至中国，有“西来孔子”之称。其所著《性学刍述》，刊行于顺治三年(1646)。此书采用问答体，多述及生理学和病理学内容，“皆为当时中国人闻所未闻。”⁹

序中所言利西泰，即著名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西泰为其字。“三魂”之说则取自利玛窦所著《天主实义》第三篇“论人魂不灭大异禽兽”。¹⁰据方豪《中国天主教人物传》：“天启三年(1623)儒略至常熟，瞿式耜即在彼手中受洗。”¹¹艾儒略至常熟，实受式耜从弟式毅(教名玛窦)所邀。序云“甲子春，予获与艾先生游”，甲子为天启四年(1624)，时式耜丁父忧在家。《性学刍述》艾儒略自序作于“天启甲子仲春既望”，式耜此序，或即作于甲子春“与艾先生游”时。

此序简撮要旨，深寄思悟，方豪云：“式耜既经此一唤，必自梦中觉，必恍然知有所存，必自知为万物之灵，亦必肯奉教。”¹²按教史载，式耜为天主教徒，圣名多默。陈垣云：“有教史未必误，而教外典籍无法证明者，如瞿式耜之奉教，教史言之凿凿，而吾人至今尚无法在教外典籍证明之”，“瞿式耜奉教之迹，为其后人所削，亦或有之。然终无法证明也。”¹³观其对“三魂”说之推崇，与“不于官骸知觉外，恍有所存焉，亦难语万物之灵”等语，如方豪所言，此序实可略窥式耜“奉教之迹”。

4 寿袁节母

陶贞曾截发，孟教屡迁居。画获成书法，缝裳课曳裾。种桃花甲满，啮菜廿年馀。何日邀天宠，还旌卧雪庐。

此诗见收于《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十卷(前八卷为初集，后二卷属于续集)，清顺治间陈济生辑。该书继钱谦益《列朝诗集》之后，补其未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吴生“两朝遗诗选序”云：“陈子盖录其人因以存其诗”。“以人为重，以节义为主”是其编选宗旨。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云：“皇士名济生，号定叔，江苏长洲人。文庄公(仁锡)之子。以荫历官至太仆寺丞。娶荫生顾仲从(同应)之女。宁人(炎武)之姊婿也。”《天启崇祯两朝遗诗》刻于顺治十六年(1659)(分次刻成，初编刻于顺治十二年，仅八卷)。“本书在清初刊版后；遭奸人告扞，因干厉禁，流传绝少。”1958年中华书局参较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所藏陈乃乾先生手订抄补本和上海图书馆藏本影印，后附陈乃乾《启祯两朝遗诗考》。

钱谦益《有学集》卷二五有“吴门袁母吴氏旌节颂十章并序”云：“有明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吴县民袁应诏物故，妻袁氏年二十九岁，生二男，子骏三岁，驩一岁。母家欲夺其志，尅面髡耳，与孤存亡。骏稍长，傭书以养母，人称袁孝子。今岁癸卯，吴年八十，骏徧走士大夫，请乞诗文，煌煌乎盈门塞屋。俛仰周览，喟然叹息。”钱谦益《初学集》卷第十“识字行（题吴门袁节母册子）”有句云“羨君佣书养母能不忧”，又云“篱边使者星驰报天子，诏书一夕来青冥”与上序文及瞿诗意思相关合，当即为同一人。“节母”为其“能识节”，故敬称“节母”，如“节妇”之意。“识字行”一诗为《初学集》卷第十最末一首，该卷诗属钱谦益诗“崇祯诗集六”（起五年壬申尽九年丙子），故是作当作于崇祯九年。瞿式耜“寿袁节母”或即作于同时。

注释：

- [1]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187.
- [2]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210.
- [3] 瞿式耜. 瞿式耜集[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32.
- [4] 金开诚, 葛兆光. 历代诗文要籍详解[M]. 北京出版社, 1988. 682.
- [5] 阮荣春. 沈周[M]. 吉林美术出版社, 1996. 见第6章第1节。
- [6] 按《瞿式耜年谱》虽言式耜“刻《沈石田先生诗文集》”，但并未提及《书石田先生集后》一跋。
- [7] 瞿果行. 瞿式耜年谱[M]. 齐鲁书社, 1987. 39页。
- [8] 阮荣春. 沈周[M]. 吉林美术出版社, 1996. 见第6章第1节。
- [9]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中华书局, 1988. 197.
- [10] 朱维铮. 利玛窦中文著译集.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26.
- [11]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中华书局, 1988. 189.
- [12] 方豪. 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M]. 中华书局, 1988. 280.
- [13] 陈垣（著）. 陈垣学术论文集[M]. 中华书局, 1980. 200-201.

后 记

“须知胜友真良药，莫作寻常旅聚看！”

特别喜欢瞿式耜这句诗给人的感动，在完成论文的过程中，自己也常常从瞿式耜的文字中揣摩这位诗人的心思、情志，体会他当时对于国与家的感情，对于人生的领悟，以及对于亲情、友情等的挚热！作论文的过程，其实也是与这位古人从文字中交友的过程。

研究生的学习完成了，检视三年以来的收获并那些或轻松或沉重中度过的日子，如同累累的葡萄枝带雨映着天际的彩虹，佳酿仍然在成长中，自己满心感谢！一个学习阶段完成了，接下来是另一个学习阶段，会更加丰富；人生的一小程路走过了，接下来要开始更美好的旅程！读书不读死文字，做人要识真正理，在这个环境中学习、陶炼，从这个环境中走出、继续迈进，又是一个新的高度、起点！感谢培育过自己的地方，感谢这里那些在他们诚实的工作中使人心灵得益的人们！

三年的读书开阔了很多的视野，三年的读书也增长了不少的见识，在此，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欧阳江琳老师以及李舜臣老师，三年的学习生涯中，他们给了极大的关怀，在论文的完成过程中，多亏他们的指点与帮助，文章也凝聚了他们的心血！同时感谢其他老师、同学以及那些甚至还未曾见过面的朋友们，在写作期间，通过谈话或文字的交流，他们给了我诸多的启发，也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谢谢你们！

2008、5

瞿式耜诗文研究

作者：[魏建毅](#)
学位授予单位：[江西师范大学](#)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Thesis_Y1429288.aspx

授权使用：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授权号：8505a7f8-2326-4116-96d0-9e4d0094cf6f

下载时间：2010年12月15日